

白鳥庫吉著
方壯猷譯

東胡民族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685.1
869
3



3 0605 9192 6

東
胡
民
族
考

白鳥庫吉著
方壯猷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0105~~

A 210646



傳序

白鳥氏此考，遠在今二十年前，依次登載於史學雜誌中，計有十餘篇之多。首辨東胡與通古斯之同異，而因以遍考東胡諸族之種類、地名、言語、姓氏等等，以滿蒙突厥乃至朝鮮日本等語證明之。

其用力可云勤至，試觀其吐谷渾氏考內恪尊一條，引魏書吐谷渾傳云：『自號可汗，號其妻為恪尊。』已知吐谷渾語（即鮮卑語），稱君主曰可汗，王后曰恪尊。又引北史吐谷渾傳恪尊作母尊，而周書仍作恪尊，知母字誤。於是將唐書突厥傳之可汗妻曰可敦，舊唐書之突厥可汗妻曰可賀敦，南齊書魏虜傳之皇后可孫，一一羅入，視為相比之語。更據唐玄宗開元年間所撰之突厥闕特勤碑文，突厥國語謂王后曰 Katun，謂：『唐書突厥傳之可敦，正為此 Katun 之對音，舊唐書之可賀敦，魏書之恪尊，南齊書之可孫，皆其轉音也。』云云。

白鳥之考據猶未已，更試求之現今語言中，將西人所編之各民族語彙，逐細鈔集。從蒙古語謂皇后、公主、貴婦人曰 Khatoon，Katu 起，以至土耳其其語族中之 Yakut（雅庫）語，Kirgin（吉利吉思）語，Kara-Kirgin（喀喇吉利吉思）語，旁及阿爾泰語，基華語，諾垓語，葉尼賽語，共二十種以上所有稱主婦或妻或婦女之名詞，列表分載，以證明突厥語之可敦，及元史所見之蒙古語哈敦，乃前述 Katun，Khatoon 之音譯，無疑也。

白鳥因吐谷渾語之恪尊，托跋語之可孫，在聲音上有些少差異，乃又求之日本音讀，朝鮮音讀，及梵語乃至安

南語廣東語中，而認鮮卑語之可孫與匈奴語之闕氏，語脈相通。引史記匈奴傳闕氏註索隱曰：「闕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謂曷氏與可孫顯相類似，更廣引現今通古斯各族語以對照之，所引各族稱妻之名詞，亦有二十餘種之多，以與曷氏之音對比。白鳥遂決定闕氏一語，與通古斯語之 *asi*，皆不外蒙古語與土耳其語 *Katun*，*Katun* 之轉訛。因標示此語之系統，以可敦 (*Katun*) 爲原語，分訛爲三支：甲，訛爲哈敦 (*hatun*) 又展轉訛爲闕氏 (*asi*)；乙，訛爲可賀敦 (*Khotun*)；丙，訛爲恪尊 (*Katsun*) 可孫 (*Kusun*) 又展轉訛爲現今通古斯語之 (*azi*)。別有異說謂闕氏音烟支者，則駁斥其誤。

白鳥氏此考十餘篇，其體裁大率類此。搜羅務爲廣泛，尤置重於各民族之語音，不分中外古今，強爲比附。因之其結果不免於失敗。例如以漢初之闕氏，竟斷爲乃唐時可敦之轉訛，而以現今通古斯語謂妻曰 *asi* 者爲證，不惜顛倒中國數千年之歷史，是豈合於考據之規則耶。卽其首篇謂東胡非通古斯，雖有所本，語亦未圓。惟此書引證甚繁博，可利用之，藉省吾輩檢視各書籍之勞。如其間烏侯秦水諸考，亦有可取者。且此編出於二十年前，嗣後白鳥氏卽專研究西北地理，所發表著作，謬戾雖仍未免，而精審處往往過之。卽如此考謂匈奴薰粥爲一族，係依史記舊說。彼後讀賈子新書：「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疑灌窳卽薰粥，乃在匈奴北方，故知薰粥非卽匈奴。此可見其讀書之勤，有鏗而不舍之概。學者所當法也。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傅運森序

536.23
800

目錄

上編

東胡考	一
烏桓鮮卑考	一九
慕容氏考	五七
宇文氏考	七九
吐谷渾氏考	八九
乞伏氏考	一〇九
秃髮氏考	一一五
托跋氏考	一二七

下編

地豆子及鬻	一
-------	-------	---

失韋考……………二五

羯胡考……………五七

蠕蠕考……………六五

庫莫奚……………八五

東胡民族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編

古來中國北方與亡之民族，其名稱之傳於史籍者爲數雖不少；然而此等民族果屬於今日之何人種，則議論尙多，頗無定說。殊如與亞細亞歷史有重大關係之匈奴及東胡諸族之人種問題，從來雖經幾多學者之研鑽，至今依然不見解決，是誠學界之憾事也。近代東洋學者大概皆以匈奴爲蒙古種，東胡爲通古斯種；然此皆不過便宜上之假定，而非經嚴密的科學的考證而得之定說也。故吾人先年曾撰蒙古民族之起源一文，排斥從來以匈奴爲土耳其種之謬見，而痛論此民族之形成，實以蒙古種爲骨幹。嗣復頻加研究，近漸對於東胡及其苗裔之烏丸，鮮卑，慕容，宇文，吐谷渾，乞伏，秃髮，拓跋，地豆于，室韋，羯胡，蠕蠕，奚，契丹等之種類問題，略有確信之處，因更揭本題，以披瀝卑見，仰大方諸彥之批評焉。

東胡民族考

東胡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編第四號

明末清初秦西宣教師相率至中國傳布聖教，彼等因布教之必要而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諸般事項；匈奴及東胡諸族自亦不能逃出彼等注意之外。如 Deguignes 氏著匈奴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以匈奴擬之西史之 Hun 人，而譯東胡爲 Tartares Orientaux。又如 Visdelon 氏著韃靼史（*Histoire de la Tartarie*）以匈奴擬之希臘記錄之 Ouvroi（Houmnoi），拉丁記錄之 Hunni，而譯東胡爲 Tartares Orientaux，則與 Deguignes 同（p. 18-19）。是當時之東洋學者雖考定匈奴爲西史之 Huns，而於東胡則但直譯漢名而止；至其種類則猶未有何等說法也。至1820年法國之東洋學者 Abel Rémusat 氏始倡東胡（Tung-hu）爲蔓延於西比利亞及滿洲民族之總稱，通古斯（Tunguse）之對譯之說；且以東胡之名爲通古斯族之自稱，中國人譯出之時，特選此東胡二字者，蓋欲

以兼示此民族之方位云 (Rémusat: -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p. 12-13) 至1831年, Rémusat氏之學友以東方學大家博盛名於當時之 Klaproth 氏著亞洲方言彙書 (Asia Polyglotta) 一書, 以語言爲標準, 分亞細亞民族之種類, 亦如 Rémusat 氏之說, 信東胡爲通古斯 (Tunguse) 之對譯, 而驚此名稱起原之古。氏又著亞細亞史表 (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一書, 其中插有人種一覽表, 其通古斯種欄內, 列有肅慎, 挹婁, 勿吉, 靺鞨, 失韋, 地豆于, 烏洛侯, 渤海, 契丹, 女真; 又於東部鮮卑種欄內舉烏丸, 鮮卑, 軻比能, 禿髮, 宇文, 段, 拓跋, 吐谷渾, 奚, 柔然。乃後起之地理學者 Ritter 氏, 又直譯東胡爲 Ostliche Barbaren, 以爲此乃包容通古斯及蒙古人之汎稱, 似於上述二氏以通古斯與東胡爲同名之說, 未肯贊同 (Die Erdkunde von Asien, VII, p. 587) 降至1895年英國漢學者 Parker 氏著韃靼千年史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於鮮卑國之卷頭, 就東胡之名號試加解釋。今欲譯出其全文, 頗有冗長之嫌, 故約裁其大要, 略云: 東胡者, 卽東方之胡之謂, 原爲中國人對朝鮮人滿洲人之稱, 與吾人所呼通古斯之名相同。是故, 東胡與通古斯初無何等語言上之關係。通古斯 (Tunguse) 云者, 土耳其語, 豕之義; 其所以成爲東胡民族之總名者, 蓋有二說。其一曰: 初, 土耳其種之匈奴人嘗聞中國人呼其隣族爲東胡 (Tungshu), 其音適與其本國 (匈奴) 之 Tunguse (豕) 一語相近; 彌覺以此爲常食豕肉之隣國民之稱呼, 最相適切; 遂輕侮之而稱之曰 Tunguse 也。若不然, 則又一說曰: 通古斯云者, 原爲匈奴人呼其隣民族之名; 中國人聞之, 因以東胡二字音譯之也。佐證此種見解之據: 西胡之名見於史籍者甚稀, 卽有之亦絕未有指

其一定之邦國者 (Ibid., p. 117-119)。此後學者於東胡之名，未聞更立新說，而以東胡爲通古斯種之說，依然有力。現代以中國學碩儒見稱之沙畹 (Chavannes) 氏所撰 *Voyageurs Chinois* 論文中引用魏志烏丸傳「烏丸者東胡也」一句，譯云 *Les Ou-houan sont des Tougousses* (見亞細亞學報 *Journal Asiatique*, XI, p. 389, Note I), 可見一斑矣。

西人以東胡爲通古斯之對音之說，其論據之薄弱，已如上述；則此說之未爲定論，亦不待言。吾人於東胡民族問題陳述新見解之先，首當研究所謂通古斯之名稱之起源及其意義，次當說明所謂東胡之名稱之起源及其意義，然後乃可判定此二民族之果可視爲同一種族與否也。

通古斯之名稱起源及其意義

所謂通古斯 (Tunguse) 之名稱之傳於歐人始於何時，見於何書，余之寡聞，雖尙未能確言，然 1736 年開版之 *Du Halde* 氏所著中國及華領韃靼誌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有韃靼史概說一章，謂莫斯科人呼居住貝加爾湖 (Baikal Nor) 周圍之土人曰通古斯 (Tougousses)，韃靼人則稱之曰鄂倫春 (Ortchen) 云云 (T. IV, p. 47)。此章之文字乃據十七世紀後半期時奉清朝皇帝之命往復於韃靼地方凡數回之 *Gerbillon* (張誠) 氏之遊記，是通古斯之名之爲俄國人所知，至少當在十七世紀末葉以前矣。其後 *Fischer* 氏著西北

利亞史(Sibirische Geschichte)其緒論(Ibid., Th. I, s. 63, p. 112)述通古斯之起源曰：所謂通古斯之名稱之起原，諸說紛紛，尙無定論。據 Abulcasi 之註釋家言：以爲此名稱乃因彼民族食豚肉，而 Kaltak 及西方蒙古人遂輕侮之而予彼等以此名稱。然通古斯 (Tunguse) 者，韃靼人（卽土耳其人）呼此動物之名，而非蒙古語也。又據 Strahlenberg 氏之說：謂住於葉尼塞 (Yenisei) 河上有所謂 Arin 之貧小的土民間，呼此民族曰 Tongx-Kse（卽三種類之民之義）；然據鄙見，則以爲通古斯者，蓋卽從來史家所謂水蒙古 (Wasser-mongolen) 者是也。意者，韃靼語謂海洋曰 Tingis，而氏遂以擬通古斯之名。然此等諸說，皆無一考之價值。就吾人所知，通古斯之名，絕未聞爲彼民族之自稱。惟住於 Net 河上游之 Ostjak 人，稱彼民族曰通古斯；則俄國人或由此處聞其名，因而知之者耶？Penshin 湖畔固猶有 Tungusir 一姓；然不可以此爲通古斯名稱之起源。何也？蓋通古斯人皆自稱曰 Ovön 也。Klaproth 氏謂通古斯人未有表其全種族之總稱。但住於西比利亞之多數通古斯人，自稱曰 bove, boya 或 bye，皆同一語之轉，人之義；而滿洲語謂身體自己曰 beye，亦卽此語之轉訛者也。然而有些部落自稱曰 Donki，土民之義，通古斯之名或卽由此轉訛而來，亦未可知也。更考之 Strahlenberg 氏之說，謂通古斯之名爲 Arin 語 Tonga（三之義）及 Kse（姓之義）二語結合而成；Ob河上之 Ostjak 人呼通古斯人曰 Kellena 或 Kuellem，皆土語，厥義亦三也，則氏之說亦非無一考之價值（Asia Polyglotta, p. 288-9）。據 Castren 氏，謂通古斯之有些部落自稱曰 bove，人之義；有些部落自稱曰 Donki。

土民之義；有些部落自稱曰 *Lann*，海之義；有些自稱曰 *Övön* 或 *Övönki*，有些自稱曰 *Čapögir*，滿洲人則凡稱其他通古斯人曰鄂倫春 (*Orotchen*) (*Ethnologische Vorlesungen über die Altaischen Völker*, p. 29)。通古斯人常分散爲多數之小部落，其全部未嘗統一於一大勢力之下，故因時因地而異其稱呼，古來未有全族之總稱，固理所當然之事也。因此其隣民族所以呼之之名稱亦不一。Burjat人呼之曰 *Kannagang*，*Khamnagang* (*Castrén: Versuch einer Buryatische Sprachlehre*, p. 217, b)；Tawgi-Samoyed人呼之曰 *Aša*；Yenisei人呼之曰 *Oša*；Ostjak人呼之曰 *Küelem*，*Küäläm*，*Küälın*，*Küelung*；又曰 *Pömbak*，*Pömbang*，*Pombang* (*Castrén: Somojedische Sprachlehre*, p. 293)。

玩索上述諸說，如 *Klaproth* 氏以通古斯之名爲此民族一部之自稱 *Donki* 之轉訛之說，頗有附會之嫌，實難首肯，此名稱當從多數學者所說，非此民族之自稱，而爲其周圍隣近之他人種呼此民族之名也。據 *Böthlingk* 氏謂自貝加爾湖 (*Baikal Nor*) 附近移於北冰洋方面之土耳其之一支之 *Yakut* 人稱此民族曰 *Tongus*，則通古斯之名，實起於此民族之間，更由此傳入俄國者也。*Yakut* 語謂豕亦 *tongus*，則從來釋通古斯之名以豕者，頗得其正鵠者也 (*über die sprache der Jakut*, p. 96)。土耳其語系中之各種方言謂豕曰 *Tongus* 者，*Yakut* 語之外，尚有 *Kadan*，*Baskir*，*Meščeräk*，*Tobolosk*，*Kasakh*，*Karaçai*，*Čazik*，*Yenisei*，*Kuznezsk*，*Telent* 等方言，其餘諸方言，則聲音微有差異。例如：

Uigur 語謂豕曰 *tunkuz*,

Nogai 語 曰 *donguz*,

Baraba 語 曰 *dónguz*,

Kirgiz 語 曰 *denguz*,

Chiwa 語 曰 *dôngoz*,

Turkman 語 曰 *dongaz*,

Kümük 語 曰 *dóngaz*,

Kizilbaş 語 曰 *donguz*,

Osmanly 語 曰 *dongüs*, *dous* (Klaproth:—Asia Polyglotta, p. 27)。

(朝鮮語謂豕曰 *ᄃᆞᆫᄃᆞᆫ*, 或亦與有關聯。)

由此可知稱豕曰 *tongus* 者固不必限於 *Yakut* 方言，惟稱通古斯民族亦爲 *Tongus*，則其他土耳其人間未聞有之耳。然則 *Tungus* (通古斯) 之名，信爲 *tongus* 之轉，乃 *Yakut* 人首先給與其隣民族之貶稱也。若此說爲無誤，則此名稱傳入俄國之年代，亦可大概推知。前述通古斯之名，十七世紀之後半既爲 *Gerbillon* 所知，則前乎此而此民族之名已傳於俄國人之間，固甚確也。俄國人與 *Yakut* 人之接觸，始於一六二〇年，則通古

斯之名傳入俄國人之耳，當在此年以至同世紀後半期之間矣。

東胡名稱之起源及其意義

通古斯之起源既如上述，然則春秋時代爲中國人所知之東胡，果可與此通古斯相比擬與否？是不可不徵之中國之記錄，以探東胡名稱之起源焉。案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傳云：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緜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是東胡之名，自春秋時代，已爲中國人所知矣。又其下文云：

「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此可見秦趙二國於隴西北地上郡、雲中、雁門代郡等六郡之邊緣築長城，以防禦匈奴之侵寇爲主；則當時之匈奴，實以陰山一帶之草地爲根據。又燕國於造陽至襄平之間築長城，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於塞內，專以防禦東胡；則當時東胡之占領遼水上游之老哈木倫、西喇木倫二水之流域，亦甚明矣。又匈奴與東胡國境相接之

處有中立地帶；史記匈奴傳云：

「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莫能至也，吾欲有之。』」

索隱於注甌脫云：『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然案史記之文字則甌脫既置於匈奴與東胡之間，是該二國互爲敵國，互相窺伺彼此之動靜耳，不可視爲窺伺漢人之處，固甚明也。此種地帶之位置雖不明確，然此二國之間，有與安嶺連亙於南北，則此甌脫必布於此山脈之左右矣。

兩敵國之中間，置閑空地，以杜糾紛禍源，蓋當時夷夏通行之風習。讀史記朝鮮傳，知秦漢之際，中國與箕子朝鮮之間，亦用甌脫之制。傳云：「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涓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涓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是也。按此文，全燕時，依涓水，卽鴨綠江南之山脈，築鄣塞，以爲燕與朝鮮之界；此形勢迄秦無改。迨漢承秦後，一統天下，以鄣塞絕遠，防守不易之故，修復遼東故塞，更以涓水爲與朝鮮之界；自此河以南，至於燕之鄣塞，其間地域，放棄爲閑空地。而燕人衛滿，乘中國之混亂，占據此「秦故空地」，於是養其勢力，遂襲破箕準，而爲朝鮮之王。史記此文而可作如是解者，則滿、韓兩國之間設中立之地帶，當遠溯其淵源於秦漢時代；而後世清朝之初，以

鴨綠豆滿二江左右爲間曠地，自可謂合於上代遺制者也。

（此段有足窺見彼中言東北史地者之用意，譯文從省，補錄於此。白鳥此文發表於明治四十三年，尙在清宣統二年。尤可注意者，必謂滿韓兩國間設中立地帶。）

由上述之紀事以考東胡之境域，其東南南二面，蓋自造陽（卽今宣化府懷來縣）以至襄平（卽奉天遼陽之北邊）以長城與中國接境，西方則以興安嶺左右之地與匈奴相連。關於其東北方面之界線，傳中雖無明文，然居東胡故地之匈奴，卽左賢王之封地，據匈奴傳云：「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獫狁朝鮮。」是則東胡強盛時代，此方面已與據有哈爾濱以南，鐵嶺以北一帶平原之獫狁相臨矣。惟東胡之北界毫無文獻可徵。然後世據遼水上游之民族，其東西南三方面限於如上述地域者，其北境亦不聞有越黑龍江而達西比利亞之事；則東胡之時，其北境蓋亦同然。關於東胡之領域，若以上之推定爲無大過，則其版圖限於今蒙古人所住居之範圍以內，而與通古斯人所住居之本地西比利亞，不可不謂道程甚相懸絕矣。

東胡與通古斯二民族之住地方位既異，又就其名稱而言，亦如多數學者之說，並非同名異譯。證之以史記匈奴傳東胡山戎條註云：

「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

可見胡爲實稱，而東字則不過示此族去匈奴或中國之方位之形容詞也。凡史記漢書中之單稱胡者，皆專指匈奴。

言之，絕不見有指他民族者。讀冒頓單于遺漢帝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一句，亦可悟當時胡之一語之用法矣。蓋漢以前漢人於胡之名稱，乃表示一種民族之名，與他方之夷屬劃然有別。如匈奴傳謂「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謂「媯羌國王號去胡來王」，顏師古注云「言離胡戎來附漢也」，可見當時漢人之視西藏種之羌人與胡種之匈奴有別也。又漢書西域傳於尉犁國之官名有擊胡君；於車師後王國有擊胡侯；於危須國有擊胡侯，擊胡都尉及擊胡君；於焉耆國有擊胡侯，卻胡侯，擊胡君等。此等官名蓋見其欲西域臣民之忠順於漢天子，而專禦匈奴（胡國）之意之稱號；由此觀之，亦知當時西域之城郭諸國，皆非胡種。

由上舉諸例觀之，知史記漢書之所謂胡，乃專指匈奴而言，服虔解東胡之名，謂以其在匈奴之東故曰東胡，蓋得其正鵠者也。東胡之語言，雖不幸無片言隻語傳於後世，不能積極證明此民族之屬何種類。然此族既與匈奴同為胡種之一國，有如上所推論；且就此民族之苗裔鮮卑慕容托跋等之語言，皆含有多量之蒙古語與匈奴同，事實俱在，則不得不推定其亦為蒙古種之一族。又 Martin Hartmann 氏考定突厥碑文所見 Oghuz 之名為唐書之回鶻（Hui-hu）而推斷中國史上之胡（Hu）字為此 Oghuz 之略稱；又謂胡（Hu 即 Westliche Barbaren）既係 Oghuz 之略，則中國人所謂東胡（Tung-hu 即 Östliche-Hu）當為 Tung（東）-Oghuz。此種解釋實不免有附會之嫌。何也？Oghuz 為突厥種，既考定為回鶻矣，而又以通古斯為東 Oghuz，是論理上應以通古斯為突厥種，此顯然陷於謬誤者也。（Zur Geschichte Eurasiens, p. 15-18）

自春秋時代亘及漢代，與匈奴同種之國，東胡以外，有林胡樓煩。林胡之名，見於漢書匈奴傳「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則此胡戎之名，自春秋時代已與東胡同為中國人所知矣。又關於樓煩之事，其下文謂「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索隱雖謂樓煩縣屬雁門郡；然此戎之住於河南郡（即今鄂爾多斯之地），上文已明言之。奈何謂雁門為樓煩之住地耶？白羊王為樓煩王之名，案通古斯蒙古土耳其三族語皆謂富曰 *bayan*，白羊蓋即其音譯。華夷譯語中之女真語謂富曰伯羊（*Grube:—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čen, p. 49*）音同白羊。*bayan* 為通古斯蒙古土耳其三族語中之共同語，雖不能即以此為判斷樓煩種類之材料，然與余之臆測，欲以此王之名稱為蒙古種之一族，不為抵觸。又東胡之苗裔烏丸之會長有名樓班者，見於魏志烏丸傳；此樓班疑亦與史記之樓煩為同語也。

據上所述，自春秋時代以迄漢代，自陝西之北邊鄂爾多斯之地沿東長城達遼東之北境之塞外一帶地方，悉為胡族之根據地，其中以游牧於陰山之匈奴為其宗族；漢人單稱之曰胡，而稱其東據遼水上游之胡之一派曰東胡，以與匈奴相別。

史記漢書等正史常視胡為特別之一民族，與其隣族獫狁貉羌等截然相別；而山海經海內東經則云：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崑崙虛東南，崑崙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又相傳為東方朔所著之海內十州記云：

『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盃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

汎用西胡字如西戎。讀此等書者，對余所持關於胡種之說，難保無懷疑者；故於此二書之性質頗有置辯之必要。以山海經爲伯益之作，其妄固不待論；然司馬遷時代，山海經之書名已流布於世間，觀史記大宛傳云：『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一語可知。今日所傳山海經有武帝時始爲中國所知之身毒國之名，則此書中之多有後人插入之記事，可想而知。如海內東經記西胡之事，或係西漢以後所竄入者。卽令此書之全部成於武帝之時，而此書原不過小說之一種，不必其言之盡實；然則此書於漢爲防胡（匈奴）而置擊胡侯，擊胡君，擊胡都尉等官之地方，亦稱之曰西胡，初不足怪爲矛盾。又相傳爲東方朔所著之十州記，亦僞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其言或稱臣朔，似對君之詞；或稱武帝，又似追記之文；又盛稱武帝不能盡朔之術，故不得長生，則似道家夸大之語；大抵恍惚支離，不可究詰。考劉向所錄朔書無此名，書中載武帝幸華林園射虎事，案文選應貞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註引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玉芳改爲華林，武帝時安有是號，蓋六朝詞人所依託。』此可見十州記明爲胡已成爲汎稱之後久歷年代之六朝僞作；其見西胡之名，亦不足訝也。

凡考名號變遷之跡，有始則單爲一地方之小名，因歷史上之關係，其後漸次擴張範圍，遂成爲一國或一洲之總稱，其例頗不尠。如以邪馬臺之爲日本國號，以亞細亞之爲大陸總稱，其尤顯著者也。或有最初原不過一小部落之名，因其部落一旦得勢，建設大國，因而其名亦遂成爲國家之稱，或更擴而爲同風俗之民族之號者，歷史上亦屢

見不尠。如中國人之所謂蠻貊，波斯人之所謂 Sakai，西人之所謂 Skythai 等是也。又或一日既爲泛稱，其後更縮小範圍，而限用於某特別民族者亦有之。如所謂韃靼 (Tatar)，在唐宋時代，專指住於黑龍江上游之蒙古種之一部落而言，至元代變而爲廣漠之汎稱，其後復變而爲僅限於土耳其之一部之名是也。胡之一名，亦曾經此種變遷。故胡之一語，在西漢時乃包含數國之一民族 (nation) 之名，至東漢之時始漸離其原義，而表示範圍乃漠然廣泛。如後漢書西羌傳云：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

由此可見胡之名已移化於羌俗之土耳其種之月氏矣。又晉書西域傳云：

『及會立，襲破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略善籌畫，遂霸西胡。』

又後漢書西域傳贊云：

『邊矣西胡，天之外區，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

可見此等所謂西胡與山海經十州記之所謂西胡同，乃西戎之意，不能以之與史記漢書之東胡爲相對之名稱解之也。如此則胡之名稱，自後漢時代已爲外夷之泛稱；從此以後，因時因地而所指不一，觀下舉之例可知。如魏志引魏略云『浮圖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又魏志西域傳大秦國條云『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言本中國一別種也，嘗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國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

胡書。』晉書林邑傳云「其書皆胡字」。晉書扶南傳云「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魏書釋老傳云「乞以自給，謂之沙門，又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波斯傳云「文字與胡書異」。康國傳云「俗奉佛爲胡書」。東夷傳濊條云「漢武帝伐濊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韓國條云「又有洲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髮如鮮卑」。梁書林邑傳云「鎖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祟」。周書高昌傳云「大夫從胡法……文字亦用華夏兼用胡書」。南史滑國傳云「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注顯佛國記云「從此西行，行經諸國，類皆如此，唯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通典引杜環經行記云「嶺北是突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胡境而入北海」。大食國傳云「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由此等諸例，可見後世胡字用法之不一定，或指印度，或指波斯，或指土耳其斯坦，或指西比利亞，或指朝鮮，或爲蠻夷之汎稱，與史記漢書之所謂胡，全異其性質與範圍矣。

東胡者爲東方之胡之義，乃中國人所選之稱呼，有如上所述，但匈奴之稱胡，果爲中國人所與之名稱，抑爲匈奴人所自稱之國號，是更待考索之問題也。中國人動輒於外國之名稱，有一種厭其長而縮之爲一字之風習。如元魏時之賀賴氏，漢人改爲賀氏，僕蘭氏改爲僕氏，阿伏于氏改爲阿氏，等例證，不遑枚舉。然則中國人之所謂胡（Hun），豈非匈奴（Hiungnu）一語之首音匈（Hun-Hu）之譯音耶？魏志官氏志謂「獻帝以兄爲紇骨氏，後改爲胡

氏，匈奴之省略爲胡，似亦從同樣之省略法者也。

中國人稱北方之敵國，特選此所謂匈奴之不美之字面，以表示輕侮之意，頗爲明顯；然此譯名之傳其原音，亦係事實。史記匈奴傳註云：

「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章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別名。則漚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此可見匈奴之異名，因時代而異。中國註釋家雖謂葷粥，獯粥，獫狁等爲匈奴之別名；然拘泥於文字，乃中國古來之常弊，不足措信也。然中國文字之性質頗不適宜於外國名稱之音譯。若於匈奴之名，僅信賴中國史籍所傳，以尋繹其原義，或招無謀之譏；幸而匈奴之名，亦有見於其他文明國之記錄者，余乃確信可以解釋此名義。例如希臘人之所謂 *Xouvoι* 或 *Xozvoι*，拉丁人所謂 *Hinni* 或 *Chunni*，印度人所謂 *Hina*，阿美尼亞人所謂 *Hunk* 等，皆匈奴原稱之譯名也。然則匈奴之名，又何以能如此傳於絕遠之國耶？此則因秦末漢初之際，冒頓單于崛起於漠北，一代之間討平亞細亞之北半，以建設廣大之國家；於是匈奴之名，遂傳播於西域諸國。而此等諸國一聞北狄匈奴之名，自後亞細亞北部興起之戎狄，不問其種族之何屬，遂一律以 *Hun* 稱之矣。故西域諸國之所謂匈奴（即 *Hun*），其民族雖未必爲原來之匈奴，而其名稱則當傳其原來之真像者也。因此，余以爲彼諸國呼北狄曰 *Xouvoι*, *Chunni*, *Hna*, *Hunk* 諸稱，與中國史之匈奴，獯粥，葷粥，獫狁等，不可不信爲同是匈奴之異譯也。

如此則匈奴之名殆得彷彿其實際，由此可以討究其意義矣。泰西之東洋學者之間固亦有說及此名義者，然彼等或於西史之 Hun 與中國之匈奴果屬同一種與否，各殊其見解；或於匈奴民族之種類，不一其說；因而名義之解釋，異說紛紛。例如 Klaproth 氏主西史之 Hun 人屬 Fin 種，而中國史之匈奴屬土耳其種之說，故以匈奴擬之 Woghul 語之 Kum, Khum, Hun, 人之義也。又 Grémm 氏主 Hun 屬印度日耳曼人種之說，故以匈奴擬之德意志 West phalia 方言之 Hüne, 巨人之義也。又 Erdmann 氏主匈奴屬土耳其種之說，故考定匈奴 Un-Uigur 之省略 un 之對譯，或 Ughuz 汗之長子名 Gun 之名之對譯 (Erdmann: Remudschin Unerschütterliche, p. 78, ann. 7) 又 Wolf 氏亦主匈奴為土耳其種說之一人，因謂匈奴為土耳其語 Kun 或 Kunen 之音譯人之義也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p. 2, ann. 21) 然吾聞土耳其語謂人曰 Kisi, 而不聞謂人曰 Kun, Kunen 也。又 Vainbery 氏亦主 Hun 屬土耳其種之一人，故以匈奴擬之匈牙利語之 Kün。此 Kün 延長其母音 n 則變 Kogun, 由此更變為 Koyun 或 Koun, 則為土耳其語集羣軍隊等之義矣 (Der Ursprung der Magyaren, p. 43) 如此，學者對於匈奴名義之解釋，議論不一，無從解決；其理由有二：一曰彼等關於匈奴 (Hun) 之種類問題，各異其見解，各於其所自信之種類之語系中求一語以解說此名義；此一因也。二曰彼等欲於古代西域諸國之以 Hun 為汎稱之諸民族之語言中以求此名義，而不顧慮當初首呼此名稱之原語族；此又一因也。如上所述，匈奴之名，乃離其原民族，而移轉於他民族之上

者，故於此等外民族之語言中探求匈奴之名義，是所謂緣木求魚之類，其不得要領，蓋當然之事也。余於蒙古之起源一文中曾謂匈奴亦如今之達瑚爾（Dakur）人，乃含有多量通古斯種成分之蒙古種，故欲解釋其名稱時，自信以蒙古語擬之，最爲適當之方法也。蒙古語族中之 *Khalkha* 語謂人曰 *Kung*；*Burjat* 語曰 *Kun*，*Kung*，*Khung*；*Kalmuk* 語曰 *Kün*，*Kümün*；*Dakur* 語曰 *Ku*，*Khun*（*Iwanowski*，*Schmidt*，*Klaproth*，*Castren*）；則匈奴（*Hinggnu*，*Hun*）一語當即此等諸語之轉訛，人之義也。如前段所述 *Klaproth* 氏及 *Wolf* 氏，雖皆解匈奴一語爲人之義，然 *Klaproth* 氏以 *Woghul* 語擬之，*Wolf* 氏以土耳其語擬之，則與余意不同也。世間野蠻國人之選人字之義之語以爲其本國之名號者，其例頗多。如前所述通古斯之或部落自稱曰 *boye*，或部落自稱曰 *Donki*，卽人或土民之義也。又日本北海道之蝦夷人自稱曰 *Aino*，亦人之義也。庫頁島及黑龍江口之 *Gilyak* 人自稱 *Nibakh*，亦人之義也。〔又日本人往北韃地方之遊記中，載有所謂「ニクブン」(*nikubun*) 者，卽此 *nibakh* 之譯自他方言 *nikbung*，*nikbyng* (*nibukh*，*nibykh* 等之譯語，亦謂 *Gilyak* 人也。(*Schrenck*:—*Die Völker des Amurlandes*, p. 99)] 又 *Himalaya* 族之 *Sinpho* 人自稱曰 *Sinpho* 亦人之義也 (*Needham*:—*Outline of the Gram. of Sinpho*, p. 102) 又 *Samoyed* 人自稱曰 *Kasovo*，亦人之義也 (*Wassili Krestinin*:—*Notices sur les Samoyedes*, *Magazin Asiatique*, I, 2nd, p. 64) 又稱曰 *Nyenyeyz*，*Nenez* 者，亦民之義也 (*Klaproth*:—*Asia Polyglotta*, p. 139) 又

Kamčadal 人自稱曰 Itelmen, 亦住民之義也 (Schlözer—Allgemeine Nordische Geschichte, p. 434)。又 Yakut 人自稱曰 Sakha, 亦土語人之義也 (Radloff:—Die Jakutische Sprache, p. 53)。如此可見亞細亞各民族中, 尤以北部民族中, 以人字之義爲其國號者特多, 故吾人以此解說匈奴之名義, 決非無憑據之臆斷也。

總上所述, 通古斯之名, 原來爲土耳其種之 Yakut 人輕侮其隣民族之稱, 豕之義也。十七世紀已傳於俄國, 由此復傳於歐洲, 遂以此爲亞細亞北部住民通古斯之總稱矣。

而東胡之名, 則爲自春秋時代以迄漢代稱游牧於遼河上游之蒙古人之漢名, 其名義已如其文字本身所表現, 卽東方之胡之謂也。胡之一語, 乃中國人省略匈奴 (Hing-nu) 之原名, 蒙古語人之義也。

然則東胡 (Tung-hu) 與通古斯 (Tunguse) 二名, 在聲音上雖相酷似, 而就住地論, 就種類論, 就名義論, 皆可證其爲互無關係之二民族也明矣。

烏桓鮮卑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編第七號第九號

1. 鮮卑部落帶

2. 作樂水(饒樂水)

3. 烏侯秦水

4. 檀石槐

5. 那連山

6. 彈汗山

7. 烏桓山

自匈奴冒頓單于擊亡東胡之後，東胡之名遂絕跡於史籍。然其苗裔之顯者，前有烏桓，後有鮮卑。關於烏桓之事。後漢書(卷一百二十)烏桓傳云：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烏桓自為冒頓所破，衆遂孤弱，

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

漢武帝自何處誘來烏桓以配置於五郡之塞外，雖不能知；然就此民族之稱東胡苗裔察之，其本地當在今西喇穆楞及老哈穆楞流域甚明。文中五郡，僅舉四郡之名者，蓋脫遼西一郡之名也。

關於鮮卑之事，後漢書（卷百二十）鮮卑傳云：

「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

是其本地之在西喇穆楞流域，亦不難察也。而鮮卑之通中國，始於後漢建武二十五年，其以前絕無交涉；由此觀之，其根據地之不在遼東附近可知也。

泰西東方學者以東胡爲通古斯種，故於其後裔之烏桓鮮卑，亦信爲同種，毫不置疑。然若如吾人前回所論，東胡非通古斯種而與匈奴同爲蒙古種之一族，則烏桓鮮卑亦不可不爲同種矣。吾人此種假設之得正鵠與否，由此民族之語言可得證明。雖烏桓之語言無片言隻語傳於後世，不能積極推知其種類；然與烏桓同語言風俗之鮮卑，則尙存數語。吾人試加以解釋，庶可以闡明此二民族之性質矣。

鮮卑部落帶

鮮卑名稱之起源，魏志（卷三十）鮮卑傳引魏書云：

「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

若此說而確，則鮮卑之名稱，乃因此民族所放牧之山名而起也。然此鮮卑山之方位，諸說紛紛，尙無定論。熱河志（卷六十八）鮮卑山條云：

「後漢書鮮卑者，東胡之支；別依鮮卑山。杜佑通典柳城有鮮卑山，在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按通典於鮮卑山二說並存，杜佑時已莫定所在。太平寰宇記諸書，皆兩仍其說。一統志原本據後漢書「鮮卑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謂遼之東京大定府，在饒樂水南」則古鮮卑山，當相去不遠。饒樂水爲今英金河，流經赤峯，建昌，朝陽三縣地；則鮮卑山究難據以審定也。」

又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八）直隸省青山條云：

「舊志柳城東二百里有鮮卑山，東胡因以爲號，或曰鮮卑山卽青山。」

又青山之方位，同條云：

「青山在營州東南。通典徒河縣，青山在柳城東百九十里。」

然紀要雖有鮮卑山卽青山之說，而舊唐書（卷百九十九）契丹傳云：

「臣本突厥，好與奚鬪，不利則遁保青山及鮮卑山。」

是此二山爲不同之處可知。又蒙古遊牧記（卷一）科爾沁右翼中旗塔勒布拉克條註云：

「七十里接左翼中旗界，旗西三十里有鮮卑山，土人名蒙格。」

鮮卑山之方位，諸說紛紛，若是而古鮮卑山之所在，至今依然不得正確之知識。據魏書謂鮮卑之名乃因此民族所據之山名而起，此說之果爲事實與否，猶未可遽知也。

然史記匈奴傳黃金胥紕條注云：

「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

是鮮卑之名或因此民族好用鮮卑郭落帶之故耶？若然，則鮮卑山之名得無轉因此民族之嘗據於此而起乎？要之，鮮卑一名稱之意義，可由張晏之註釋胥紕而得知之。然胥紕之解釋，諸家意見各異，史記匈奴傳胥紕條註云：

「徐廣曰，或作犀毗，索隱云，漢書作犀毗，此作胥者，犀胥聲相近，或誤。張晏曰，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又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九四上）注漢書匈奴傳犀毗條云：

「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曰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注〕沈欽韓曰：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鮑彪〕云：帶飾。」

之佩也，猶具劍。案：具當作貝。淮南王主術訓：趙武靈王具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倭幸傳：孝惠帝時，郎中冠鷓鴣具帶，鷓鴣蓋鷓之譌。〕高誘注：以大具飾帶，胡服鷓鴣，讀曰私鉞頭，二字三音，曰郭落帶。案：誘此註當有脫文。云私鉞頭者，指師比言之；其云郭落帶，一名鮮卑帶，與張晏說合。東觀記詔賜鄧遵金剛鮮卑緹帶一具，魏志注：典略：文帝嘗賜劉楨郭落帶；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又延篤國策注云：胡革帶鉤爲師比，蓋賜帶必連鉤故。徐廣曰犀毗或無一字。先謙曰：史記飭作飾，此誤；犀毗，史記作胥紕，具疑當作貝。〕

又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十）丙午神鉤解云：

「右丙午神鉤七字，銀絲填文，元所藏器。案造銅器必於丙午日，取干支皆火。元所見帶鉤有作丙午釗君宜官者，有作五月丙午造者。此云丙午，亦鑄鉤之日也。君高遷者，頌禱之詞，此鉤嵌金銀絲，作神人鳥喙抱魚食象，首作獸面，故曰神鉤。考山海經大荒南經云：白水山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有人名曰張宏，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宏之國，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於海。郭注：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谿水內出善金。蓋當時取善金作鉤，因象其地之神人以爲飾也。首作獸面，蓋師比形。史記漢文帝遺匈奴黃金胥紕一，漢書作犀毗，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黃金師比以傳王子，延篤云師比革帶鉤也，班固與竇憲牋云：復賜固犀比金頭帶，東觀漢記鄧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卑緹帶一，然則師比，胥紕，犀毗，鮮卑，犀比，聲相近而文互異，其實一也。」

綜合以上關於胥紕諸說，或以爲革帶鉤，或以爲瑞獸之名，或以爲帶飾之佩，或以爲胡帶之鉤，或以爲腰中大帶，或以爲革鉤，解釋紛紛，莫衷一是。關於此物品如此諸說歧出者，蓋因胥紕之名義畢竟未得解說故也。若此語之意義得解釋，則疑團冰釋，無復議論之餘地矣。

胥紕者，胡語而非中國語。故雖亦作鮮卑，作犀毗，作師比，作犀比，作和銳，皆同一語之對譯耳。而爲此語與以譯解者，張晏其注釋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蓋鮮卑郭落爲胡語，而瑞獸則其漢譯也。鮮卑之鮮，今雖讀 *hsien*，而古音與犀均讀 *sei*。此事唐韻正（卷一）鮮字條有精詳之考證，茲引於此：

「鮮，相然切；古音犀。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毗，一師古曰，犀毗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楚辭大招小腰秀頸，非鮮卑只；註鮮卑，衰帶頭也，此卽古所云犀毗，亦曰鮮卑者也。爾雅釋畜疏引魏時西卑獻千里馬；西卑卽鮮卑也。詩有兔斯，音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尙書大傳西方者何，鮮方也，白虎通：洗者鮮也。西本音先，今讀犀；鮮本音犀，今讀仙；洗本音銑，今讀先；禮反三字互誤。今鱣字在五支韻，音斯。說文：從雨，鮮聲；上聲則先禮反。詩新臺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遶蔕不鮮；當改入齊韻。」

案日本音鮮讀 *sen*，犀讀 *sai*，胥讀 *so*，師私均讀 *si*，西讀 *sai* 或 *sei*，而朝鮮音鮮讀 *syon*，胥西犀皆讀 *syo*，師私皆讀 *so*，又中國方言鮮字溫州音讀 *no*，揚州音讀 *hoio*。此等字面之發音，雖因時因地而有如此差異，然日本

字音之犀西均讀 *sai*，朝鮮字音之師私均讀 *sa*，皆傳古音者也。因此等例證，鮮字古音讀 *sei* 之說可以斷定。而鮮卑與胥紕，犀毗，師比，私銳，等之皆當讀 *sai-pi* 或 *sa-pi* 可知矣。

滿洲語謂瑞，祥，吉兆，靈異之天象，異人曰 *sabi*，鮮卑當係此 *sabi* 之對譯。張晏之譯鮮卑郭落為瑞獸之義，決非杜撰可悟也。又滿洲語謂麒曰 *Sabitun*，謂麟曰 *Sabintu*，皆以其為瑞獸故也。又同國語謂注意觀察命令，曰 *Sabumbi*；亦與 *Sabi* 為同語。蓋 *Sabi* 為名詞之形，而 *Sabumbi* 則動詞之形耳。又女真語謂計量曰撒必別，即當於滿洲語之 *Sabumbi*，其撒必 (*Sapi*) 為語根，而別則表動詞之語尾也。（Grube: Die Sprache und die Schrift der Jüden, p. 45）又與滿洲及女真最有密切關係之 Gold 語，謂記號曰 *sai*，謂附記號曰 *sai-ku*，謂命令曰 *sai*，謂使知曰 *sawa*。此等語亦明與滿洲語之 *sabi*，*sabumbi* 及女真語之撒必別為同語（Grube: Goldisches Wört, p. 88-90）又朝鮮語謂計算曰 *사* ㅁ *ㅅ* (*syöi-ta*)（動詞）ㅁ *ㅁ* (*syöhm*)（名詞）而 *syöi* 為語根，*ta* 為表動詞之語尾，*ㅁ* 為表名詞之語尾也。又 Gold 語之 *sai*，朝鮮語之 *syöi*，皆 *Sabi*，撒必之轉訛也。

胡語有瑞獸之義之鮮卑郭落一語，其鮮卑二字為瑞字之義，既如上述，然則郭落二字之必為土語獸字之義亦易明矣。滿洲語謂獸曰 *suruŋu*，蒙古語謂獸曰 *suruksu*；郭落即此等語之音譯也。郭落之字音雖讀 *kwak-lak*，而廣東音則讀 *kwok-lok*；故以此二字譯胡語原形之 *suruk*，及今蒙古語之 *suruksu*，其保存當時

之形體可察也。滿洲語謂獸曰 *surugū* 者亦 *suruk* 之轉訛，全與蒙古語之 *suruksu* 爲同語也。又蒙古語謂文書曰 *bitik*，土耳其語曰 *bitik*，滿洲語曰 *bithe*；此恰可與蒙古語 *suruksu* (*gurk*)，滿洲語 *surugn* 相比擬之一例也。

若以上之考證爲不誤，則張晏所謂「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之說，蓋得正鵠者也。鮮卑二字，僅祥瑞之義；旣非指帶，亦非指鉤，明矣。然因附於帶上之鉤，其一面刻鏤鮮卑獸之形，故通常遂稱此帶或鉤曰鮮卑耳。

作樂水(饒樂水)

魏志(卷三十)鮮卑傳引魏書記鮮卑疆土云：

「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域，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

此作樂水，後漢書鮮卑傳作饒樂水，蓋同語之異譯也。此作樂水或饒樂水當爲鮮卑境內之河水，其事甚明；然果當於今日之何水，則僅此文面，難遽斷言。惟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八)直隸九云：

「饒樂水在衛北(大寧)，源亦出馬孟山，其下流東北入潢河。志云，魏武北征烏桓之後，庫莫奚建牙於此。大寧三年，石勒遣宇文乞得歸侵慕容廆，廆遣世子皝等擊之，乞得歸據澆水拒皝，皝等大破之；澆水卽饒樂水矣。亦曰弱洛水。太元十三年拓跋珪破庫莫奚于弱落水南。又謂之澆落水；隆安二年時慕容寶還都龍城，

議襲庫莫奚，北渡澆落水不果；皆此水也。遼志庫莫奚爲慕容皝所破，徙居松漠間，既復營於饒樂水南，温榆水北。唐因置饒樂都督府，亦謂之黃河，以其下流入潢水也。北邊事實：黃河離薊門邊約千三百里，水不甚深廣，俗多駐牧於此。亦曰北黃河，譯名哈刺母林，或謂之烏龍江；舊志大寧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卽饒樂水矣。」

據此則饒樂水之別名尙有弱落水，澆落水，澆水諸稱。此河發源於連互大寧衛南境之馬孟山，東北流入潢水，云云。然此結論果何從來？如上所引證，則尙未見有可如此遽下論斷之理由也。此饒樂水果當今之何水，則文中尙未舉其名，此不可謂非粗漏也。但由饒樂水發源馬孟山，其下流東北入潢河之文而觀察之，編者似將此河當今之老哈河；然文中記温榆河爲土河（卽老哈穆楞），卽同處所謂「復營於饒樂水南，温榆河北」云云，則饒樂水似又係擬之別一水矣。英金河者，通過赤峯縣，注入土河（卽老哈穆楞），是方輿記要或以此河擬饒樂水亦未可知矣。方輿記要所考證既有如此缺點，熱河志（卷七十）對此乃加詳細之考察，遂考定饒樂水爲今之英金河焉。其說云：「案饒樂水，魏書作弱落水，十六國春秋作澆樂水，通典又作如洛環水，稱名雖有稍異，實一水也。一統志原本以饒樂水爲今潢河之別名，考漢書注但稱饒樂水在營州北，而不詳其理。然至隋唐諸史，皆以潢水爲契丹所居，而饒樂水別爲奚地。魏書太祖紀，十六國春秋言：因征襲庫莫奚而度此水。通典亦謂奚理饒樂水北。則饒樂水之爲奚所居無可疑矣。唐書奚契丹傳，凡契丹酋長內附者皆封松漠府都督，以平地松林在其國。」

也；奚酋長內附者皆封饒樂府都督，以饒樂在其國也。契丹富弼行程錄，自中京北二百六十里至崇信館，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其南皆奚也。是奚之疆域，北不過松陁嶺，不得遠取契丹境內之水爲奚之府名也。且舊唐書契丹傳曰：居黃水（即潢水）之南，於奚傳曰：「自營州西北饒樂水以至其國；」兩名分見，知其必非一水。而大寧以北之水，源遠流長，無如英金河者；故知爲古饒樂水也。大寧爲遼中京，云在水之南，則水在中京北境可知。遼史又云，高州有樂州；高州南至中京一百四十里，正當中京之北，與今英金河之在平泉州（即八溝廳）北方位亦合。若方輿紀要謂饒樂水在大寧北，源亦出馬孟山，其下流東北入於潢河。今以水道論之，發源馬孟山者，惟有老河；至英金河發源之處，去馬孟山絕遠。方輿紀要所稱，蓋未盡可據也。

熱河志所考證者，較方輿紀要雖更精細；然其考定饒樂水爲今英金河，又將黃河與饒樂水劃別爲二；是亦不過演繹方輿紀要所開始之前提，而得之結論已耳，未嘗有新的解釋也。又據熱河志所言，一統志之原本考定饒樂水爲潢河；然亦未嘗示其理由，實猶未足令人首肯也。要之，諸書所考證皆不完全，不足信據。饒樂水之問題，不可謂非猶未至解決也。地理的考證，雖非本文之主眼；然饒樂水位置之確定，與求其名稱之意義大有關係；故余由他方面試爲此河水之考察焉。

杜佑通典（卷百九十六）鮮卑傳饒樂水條注云：「今在柳城郡界。」柳城者，今朝陽府附近。由此文面觀之，饒樂水當在距朝陽不遠之地矣。然通典（卷二百）庫莫奚傳云：「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其注云：「一名如

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又其下文注云：「奚部落並在今柳城東北二千餘里。」據此，則庫莫奚當時之根據地，乃在距柳城甚遠之處，甚明；是則饒樂水之決不在朝陽附近，又可悟矣。特通典注謂饒樂水一作如洛環水一語，實可爲解決此河水方位問題之鍵鑰。此如洛環水與魏書勿吉傳所見之如洛環水，殆係同名。魏書勿吉傳記自和龍（即今朝陽）至勿吉（即靺鞨）之道程云：

「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里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環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

又下文記自勿吉至和龍之道程云：

「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沂難河，西上至大徐河，沉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界達和龍。」

此文之洛孤水即上文之如洛環水，北史亦作洛瓊水；此文之太徐水，即上文之太魯水，北史亦作太岳魯水。如此同一傳中所舉地名，前後譯名互異者，蓋魏書編者所使用之史料不同也。考此行程：和龍即今朝陽；太魯水（太徐水），新唐書作它漏河，遼金史作滔爾河，即今陶爾河（洮兒河）也。速末水，唐作粟末水，亦作涑末水，即今松花江也。難河，魏書亦作捺水，唐書作那河，即今黑龍江也。故自和龍至勿吉，初由朝陽發程，北行出敖漢部，更北行經Narout河流域，至奈曼部，涉西喇穆楞河，更東北斷沙漠，達陶爾河下游，由此乘船沂松花江，終抵黑龍江，而如洛環水，乃在距和龍（即朝陽）約二十二日程及太魯水（即陶爾河）下游十五日程之間，其廣一里餘，則捨今西喇穆楞河

外，他無可擬者。魏書之如洛瓌水，卽通典之如洛環水，而饒樂，作樂二稱，皆其轉訛。是知魏志鮮卑傳之作樂水，卽指今西喇穆楞河言也。熱河志雖考定過典之如洛環水爲今之英金河，然自朝陽北行至松花江，謂必紆迴西北而渡英金河，頗爲無理；其爲推測之誤，固不待言。熱河志（卷七十）引十六國春秋云：「慕容寶襲庫莫奚，己未北行，甲申渡澆樂水，距龍城一日程。」此處所見之澆樂水，爲饒樂水之異譯，雖甚明；然若拘泥距龍城（卽朝陽）一日程之文面，則似可疑澆樂水之非指西喇穆楞河者。然精讀上文：慕容寶己未發龍城，甲申達澆樂水，其行程需二十六日。則此所謂距龍城一日程之一日，當係一月之誤寫，固甚明。可知澆樂水乃爲距朝陽頗遠之河水，而決非可以英金河擬定之也。

饒樂，作樂，乃胡語之音譯；故其譯名因人，因書，因時，因地而異，決不足怪。故魏書作如洛瓌水，洛孤水，弱洛水，弱水；北史作洛瓌水；十六國春秋作澆樂水，澆水；通典作如洛環水；皆同一名稱之對譯也。又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傳云：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烏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

此文所見之烏羅箇沒里，譯言烏羅箇河；此烏羅箇亦與上述諸名稱爲同名異譯也。而明說解此名稱之意義者，爲契丹國志；契丹初興本末云：

「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北七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馬孟山，東北流，華言

所謂土河是也。曰梟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黃河也。』

據此文，則契丹語梟羅箇沒里爲黃河之義。沒里爲河之義，已如上述；可知梟羅箇一語爲黃之義矣。今遼河上游曰西喇穆楞 (Sira-muren) 者，亦蒙古語黃河之義，分別譯之，則西喇 (Sira) 爲黃之義，穆楞 (Muren) 爲河之義。故契丹語之梟羅箇，似可以蒙古語 Sira 擬之，而沒里，卽蒙古語之 Muren 也。蒙古語系中有許多方言因地而發音不同，如：

長城附近蒙語及其文言謂黃 曰 Sira,

西喇木倫及老哈河流域 蒙語謂黃曰 Šara,

黑龍江畔之 Dakhur 語 曰 Šira,

Butha-Solon 語 曰 Šara,

Manegir-Solon 語 曰 Šira, Šare (Iwanowski:— p. 63)

Burjat 語 曰 Šara

Ojot 語 曰 Šara (Castrén:— p. 138)

又蒙古語表色之微弱，例於語尾附以 na, kha (ka) 或 han, khan (xan)。故謂黃曰 Šira, 謂微黃則曰

Šira-ha, Šira-kha (Šira-xa), Šira-han, Šira-khan (Šira-xan); 又他方言謂黃曰 Šara, 則徵黃曰 Šara-ha, Šara-kha, (Šara-xa), Šara-han, Šara-khan (Šara-xan). 因案魏書之如洛瓌、五代史契丹國志之裊羅箇皆上述 Šara-kha, Šara-ha之音譯, 而通典之如洛瓌則上述 Šara-khan, Šara-han之音譯也。而魏志之作樂, 饒樂, 及魏書之弱洛, 十六國春秋之澆洛, 皆似 Šara 之對譯; 樂洛等之古音 lak, 譯名好簡單之中國人, 遂以之爲 Šara-kha 之譯名也。又蒙古語謂河曰 muren, 達瑚爾語謂河曰 muru (Iwanowski:-p.69); 契丹語之沒里, 卽其對譯也。若如上之考察爲不誤, 則鮮卑語之作樂, 饒樂, 爲蒙古語及達瑚爾語 Šara-kha (Šara-xa) 之音譯也。又鮮卑爲契丹之祖先, 若吾人此推測爲確, 則鮮卑民族當呼今西喇木倫河爲 Šara-kha-muri 也。若更進而求此名稱之語源, 則土耳其語族中之

Koibal 語黃 曰 sâréx, sâryg, sârak,

Karagas 語 曰 sareg (Casirén:-p. 143),

Uryanhai 語 曰 sarig,

Uigur 語 曰 sarik,

Žagatai 語 曰 sarıq, sarıg,

Sart 語 曰 sarıq, sarıg,

Taranči	𐰽𐰺𐰍	} III serik,
Turfan	𐰽𐰺𐰍	
Xami	𐰽𐰺𐰍	
Kašgar	𐰽𐰺𐰍	} III sarig,
Torsk	𐰽𐰺𐰍	
Kizil	𐰽𐰺𐰍	
Karagas	𐰽𐰺𐰍	} III sariš,
Beltir	𐰽𐰺𐰍	
Teleut	𐰽𐰺𐰍	III sarū,
Aderbaizan	𐰽𐰺𐰍	III sari,
Altai	𐰽𐰺𐰍	} III sari,
Tatar	𐰽𐰺𐰍	
Kirgiz	𐰽𐰺𐰍	
Baškir	𐰽𐰺𐰍	III sari (Ratanoff: -: p. 70-80).

據此則蒙古語之 *Sara, Sira*, 與此等土耳其語皆同語源, 亦不待辯。故鮮卑語之作樂, 饒樂, 粗觀之頗似土耳其語 *Sarak* 之對譯; 然東胡民族之語言, 原來土耳其語之成分極少, 且作樂水, 魏書亦譯如洛瓌水, 因此理由, 吾人以爲鮮卑之作樂, 乃蒙古語 *Sarakha* 之對譯, 而不以之爲土耳其語 *Sarak* 之音譯也。又 *Magyar* 語謂黃曰 *Sarga*, 亦與蒙古語之 *Sara, Sira* 及土耳其語之 *Sarik, Sarak* 同語源, 西人已說之矣。

據上所考證, 則遼河上源自漢魏至遼時代皆稱 *Sara-kha-muri*, 乃屬蒙古語之達瑚爾 (*Dakhur*) 語, 微黃河或淡黃河之義也。今 *Sira Muren* 乃蒙古語, 亦黃河義, 則此二名之爲黃河同, 然實則微有差異也。熱河志以今英金河當 *Sara-kha* 之對譯之饒樂水, 其不合事實, 已如上述。然熱河志所見之英金河, 支流有稱錫爾哈河者; 又 *D'Auvville* 之地圖, 以英金河爲 *Sirga*。此熱河志之錫爾哈與 *D'Auvville* 之 *Sirga* 爲同名, 此名於蒙古之文語亦微黃之義; 然則熱河志之編者, 考定饒樂水爲英金河者, 蓋因英金河之一稱錫爾哈 (*Sirga*) 與饒樂水聲音相類, 意義相同之故, 亦未可知也。作樂水, 饒樂水, 皆胡語, 黃水之義 (應云微黃水之義) 此譯名之見於史籍, 蓋屬當然之事。新唐書地理志云:

『營州北四百里至潢水。』

又新唐書契丹傳云:

『中部曾比能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 衆遂微, 逃黃水之南, 黃龍之北。』

此潢水舊唐書契丹傳及安祿山傳皆作黃水，熱河志（卷七十一）潢河條記其理由云：

「按舊唐書契丹傳及安祿山傳，于潢水皆作黃水，新唐書始作潢字，遼金史因之。一統志原本謂別於西黃河，故曰潢。遼上京臨潢府以此得名，證以武經總要，富弼行程錄，方輿紀要諸書，均相符合。」

是知 *Sira-muren*，諸書皆譯作潢河者，蓋以別於黃河故也。黃水者，饒樂水之譯名，其同爲一水毫無可疑也。但至唐代似已有將黃水與饒樂水視爲不同之二水之跡，例如示契丹之位置時則曰在黃水之南，而示庫莫奚之位置時則曰在饒樂水之北；又如奚之可度者部內屬時特置饒樂都督府，以其別部分置弱水州，祁黎州，洛瓌州，大魯州，渴野州；而契丹窟哥部內屬時特置松漠都督府，以其別部分置峭落州，無逢州，羽陵州，白連州，徒何州，萬丹州，正黎州，赤山州；通唐之一代，凡庫莫奚之酋長內附者皆封饒樂都督府，凡契丹酋長內附者皆封松漠都督府之類是也。觀奚部分設之弱水州，洛瓌州，大魯州，祁黎州諸名，皆取於魏使自和龍經契丹西境至勿吉國沿道所見山水名，故此等諸名與其以之爲奚部落之名稱，毋寧以之爲契丹部落之名稱之爲穩妥也。又據杜氏通典謂奚之部落住饒樂水之北，而其注謂饒樂水爲如洛瓌水之訛。此如洛瓌水，魏之使者自和龍至勿吉時，在契丹北境所涉之如洛瓌水；則此如洛瓌水，與其以之名奚部落，毋寧以之名契丹部落之爲至當也。如此，則唐時代饒樂，如洛瓌以下諸稱，原與契丹國有關係之名稱；何故皆連結於奚國耶？據余所考證，則因契丹接近營州，與唐人交通頻繁，而貫流其國內之 *Sara-xa-muri*（饒樂水），唐人但知其譯名黃水，若土名之饒樂水，如洛瓌水等諸稱，則指占據此河上游

之奚部落爲主。迨其後契丹得勢，統一漠北，領有中原，而北人與中國人之關係愈加親密；於是饒樂水之名，遂不復見，而此河（*Sira-xa-muri*）之上游，亦以黃水稱矣。觀契丹京城之上京亦稱臨潢府，則中國名之如何壓倒土稱，可想見矣。然稱黃水之名者，以中國人及受中國文化影響之契丹上流人士爲限，而一般土人，依然用其方言；觀契丹國志、五代史所記作烏羅箇沒里可知。遼金以次滅亡，及蒙古崛起漠北，成亞細亞一大勢力，於是據遼河上游之東胡民族，或被蒙古人所驅逐，或被其同化吸收，而地理上之名稱，自亦受其影響。迄遼時代尙沿用之黃水，烏羅箇水，不知何時消滅；至近代而此河遂專稱西喇木倫矣。

契丹語之烏羅箇沒里乃蒙古語黃河之義，既如上所考證，契丹國志舉其別稱之女古沒里亦係同義。考滿洲語謂黃曰 *suwayan*，亦曰 *sohon*；又女真語謂黃曰瑯江（*Grube: p. 33*）則契丹語女古沒里之女古，疑卽 *sohon*（*soho*）之對譯也。遼史（卷三十一）宮衛志云：「女古幹魯朶，聖宗置，是爲興盛宮，金曰女古」是契丹語謂金亦曰女古。案蒙古語謂金曰 *altan*，女真語謂金曰 *aisin*，土耳其語謂金曰 *altun*。此等語與契丹語之女古，全無語緣，亦不待言。因思女古原爲黃之義，而因金之色黃，故通俗遂亦稱之曰女古歟。今舉一類似之例，高麗朝之朝鮮語謂黃曰那論，謂金曰那論義。那論義者，黃色之物之謂也。今朝鮮語謂黃曰 *nu-nu*，謂黃犬之類曰 *nu-rön-si*：黃金亦然否，則未知也。

附錄

饒樂弱洛已如前述，爲蒙古語黃之義，負此名稱之河水，當不限於一水。如魏書（卷一百三）蠕蠕傳云：

「社崙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併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

此弱洛自非指西喇木倫河，而爲漠北別有同名之河水。然欲考定此弱洛水果指今日之何水，固尙須精細之考證。魏書（卷一百三）高車傳云：

「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於國家。太祖親襲之，大破其諸部。後太祖復渡弱洛水，西行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

此弱洛水，位於鹿渾海以東之河水也。至鹿渾海之方位，則同處云：「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爲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吳提遁去，追至頰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此可知鹿渾海之方位，當求之頰根河之附近矣。頰根音 *ar-kon* (*ar-kon*)，卽今鄂爾坤 (*Orkhon*) 河也。此河唐書地理志作盟昆。「至回鶻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鞬山，南依盟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盟昆河，獨遶河皆屈曲東北流，至牙帳北五百里合流。」是其徵矣。此文所見之仙娥河爲 *Selenga* 河，獨遶河爲 *Tola* 河，則盟昆之爲 *Orkhon* 河，亦不待言。盟之古音 *ot*, *wut*，與頰 (*ar*) 均係選以譯 *Orkhon* 之首音 *or* 之入聲字也。魏書高車傳所記與頰根河連結之石水，讀史方輿紀要考定其方位在頰根河之北。此考定之無誤，由位於 *Orkhon* 河之北 *Selenga* 河之支流有名石河者可以證之。此石河，

長春真人西遊記云：「其名曰大寒嶺；遇風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蓋即指今齊老圖河，蒙古語石河之義也。據上所考證，弱洛水位於鹿渾海之東，而鹿渾海當類根河（Orkhon）之東，故此海泊當係今 Ugei-Nor 也。此湖水之東有 Tola 河及喀爾喀河二水；此弱洛水果當此二水中之何水，更不可不從他方面下考察也。方輿紀要（卷四十五）弱水條云：

「魏主燕神廡三年追擊柔然，至菟園水，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菟園水在燕然山南，魏書云南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魏主擊柔然，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

案此文面栗水爲臚胸河，即今克魯倫河（Kerulun）也。而位於其西之菟園水，則今 Tola 河也。弱水既爲菟園水西之河水，而菟園水爲今 Tola 河，則弱洛水之方位亦自可考定矣。而張德輝塞北紀行一書有一節，可爲解決此問題之鍵鑰，茲引於此：

「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北語渾獨刺，漢言兔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城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自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兒紇都，乃工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激澈；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

此文中所見之渾獨刺即渾濁的獨刺河之意；因 Tola 河渾濁而起之名稱也。蒙古語謂兔曰 t'ai，與獨刺（Tola）河之名，聲音上適相類似；故土人語張德輝爲兔兒河也。然 Tola 河之名之流傳，乃屬宋元以後之事；唐時

代此河實稱 *Togla* 河；見於突厥碑文。故 *Tola* 之原名為 *Togla*，而非 *Tola* 也。元代蒙古人之說此河爲兔兒河者，蓋僅因 *Tola* 與 *Tulai* 聲音相似而附會之之俗說，不足取也。然就 *Tola* 河之被稱爲渾獨刺觀之，此河蓋卽中國人所謂渾河（卽土河）也。而土河（卽渾河）之蒙古名 *Toghosun*, *Toghohong*, *Toyohun* 已如前述，則魏書之菟園水，北史之菟園水，豈非此 *Toyohun* 之對譯，爲土河之番稱耶？若如此臆說，菟園水爲 *Tola* 河，則弱洛水舍喀爾喀河外，無他可比擬者。此河蓋發源於接杭愛山南部沙漠之處，東北流注 *Tola* 河，而位於 *Ugei Nor* 以東之河水也。據中外方輿全圖，此河之上流有錫拉哈拉二支河；錫拉者，蒙古語 *Sira* 之對譯，黃之義；哈拉者，蒙語 *Khara* 之對譯，黑之義；此二水合成之喀爾喀河，在魏時代蓋被稱爲弱洛水（卽 *Sarakha*）也。

烏侯秦水

魏志鮮卑傳引用魏書，於作樂水之外并傳烏侯秦水之名。其文云：

「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後檀石槐乃按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於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

據此文面，則烏侯秦水果指今之何水不能確定。然余解釋此河之名義，而推知此河係遼河之一大支流老哈河。

老哈河之名稱，蓋起於近代；古代史籍，絕不經見。然則此河水古來果何名稱耶？隋書（卷八十四）契丹傳云：

「（契丹）當遼西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

新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云：

「薊州漁陽郡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自古盧龍北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契丹牙帳。」

舊唐書安祿山傳云：

「渡吐護真河三百里，就潢水南契丹衙與之戰。」

上文所見之託紇臣水，吐護真河，正指今之老哈河；由地理上考之，亦不容疑。又新唐書（卷二一九）奚傳云：

「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鶻牙三千里，多依土護真水。」

是此河名亦作土護真。杜氏通典（卷二百）契丹條云：

「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回紇臨水而居，東西互五百里，南北三百里，亦鮮卑故地。」

此處所見之回紇臨水，明爲託紇臣水之誤寫也。又契丹國志云：

「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北七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自中京西馬孟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

此陶猥思沒里之卽老哈河亦不待論。

依上舉之例考之，則隋書之託紇臣水，唐書之吐護真河及土護真水，契丹國志之陶猥思河，皆爲同名之異譯，甚明也。而契丹國志並舉其漢譯曰土河；此土河之稱，至遼代始見之。遼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云：

『聖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

又金史稱此河爲土河，見地理志大定府大定縣條；又作塗河，見地理志長興縣及三韓縣條。又熱河志（卷七十一）引元一統志云：

『塗河源出惠州西北，經州界八十里，東北流入大寧縣南境，至大寧縣東北境二百八十里入高州境，又東北流至行營草地，卽此。』

此可知元代亦有塗河之名也。又方輿紀要（卷十八）云：

『土河自馬孟山發源，逕大寧衛南，又東北流至諾音衛境之木葉山，合於潢水者是。』

此可見清初之老哈河尙呼土河也。而土河名稱之由來，據熱河志（卷七十）老哈河條云：

『按老河之爲土河，至今兩名互稱。隋書託紇臣水，唐書稱土護真水。土護真卽託紇臣譯言之轉音。遼金二史謂之土河，爲土護真之省文。金史及元一統志又稱塗河，則當屬轉音耳。』

此書編者以土河之稱爲取土護真河之首音土字之省稱，沙畹氏（Chavannes）亦從此說，於其所譯富弼行程

錄中之土河注云卽取土護真之首音云 (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 et les Youtchen J. A. 1897, p. 439-440)。然土河塗河之名，果如熱河志之編者及沙畹氏所說爲土護真之省文耶？據余之考證，則土河塗河乃番語土護真水之意譯，而非其音譯也。試陳其理由如次：蒙古語謂塵土曰 *toghosun* 或 *toyhosu*, Burjat 語曰 *tôhong* 或 *tôs* (Kowalewski:— p. 1803; Castén:— p. 215)。因案土護真、吐護真、及託紇臣諸稱皆上述 *Toghosun* 之對譯，又陶獵思則 *Toghosu* 之訛譯也。又 Burjat 語之 *Tôhong* 則蒙古語 *Toghosun* 之轉訛也。案蒙古語族之語言，凡兩母音之間挾有 *sh*, *ss* 音者，幾乎不發音爲常。例如蒙古文語 *Naqhor* 之讀爲 *nor*, *magu* 之讀爲 *man* 之類是也。故 Burjat 語 *Tôhong* 之首音 *tô*，乃文語 *Toghosun* 之首音 *Togho* 之轉訛，而其末音 *hong* 亦卽文語 *Toghosun* 末音 *sun* 之轉音也。案 *Ural-Altai* 語族中，尤於通古斯語及蒙古語，*s*, *h* 二音互相通用之例極多。如 Burjat 語謂空曰 *Khôhong*，亦曰 *Khôsung*，此卽 *Toghosung* 可轉訛爲 *Tôhong* (*toghohong*) 之一好例也。其他如：

Burjat 語謂 *déhan* (手網) 曰 *désen*,

謂 *tohong* (牛酪) 曰 *tosso*,

謂 *tuhul nap* (助) 曰 *tosai nap*,

謂 *hugul nap* (弓) 曰 *sugul nap*,

謂 ham (櫛) 曰 sarn,

又通古斯語謂 asinam (眠) 曰 ahinam,

謂 kalasun (皮) 曰 kalahun,

謂 kasal (帝王) 曰 kahal,

謂 kosun (泡沫) 曰 kohun,

謂 tohun (牛酪) 曰 tosun,

其餘類此之例，不勝枚舉也。由此觀之，Burjat 口語 tohong (Toghohong) 與蒙古文語 Toghosun 之爲同語，毫無可疑矣。又 Burjat 語謂塵土曰 Tos, 則蒙古文語之 toghsu 之轉訛爲 tosu, tos 者也。武備志 (卷二二七) 舉韃靼語謂塵土曰脫素，亦卽 Tos 或 Tosu 之對譯也。蒙古語外之與此同語源者，有

Uigur 語謂塵土曰 tus

Tatar 語 曰 tuzan

Turk 語 曰 tuz (Klaproth:—Sp. u. Sch. d. Uigur, p. 11)

畏兀兒語 曰 唾 (華夷譯語卷七畏兀兒譯語)

此諸例與 Burjat 語之 Tos 語形最相類似也。

若上所考察爲不失正鵠，則託紇臣，土護真，吐護真，陶猥思等，皆蒙古語 *toghosun*, *toghosu* 之音譯；而土河，塗河之稱，皆此番稱之意譯；吾人此論，爲不誤也。但託紇臣，吐護真，土護真三稱爲 *toghosun* 之對譯，雖不待辯而巳明；而陶猥思 (*tao-wei-sz*) 之爲 *toghosu* 之對譯，則有解釋之必要。考通古斯語蒙古語中，凡兩母音間之挾有 *gh*, *g*, *h* 音者，其轉爲 *v* 音，亦不少例證。如

通古斯語中之一種方言謂火曰 *togo*, *toggo*, *tog*, *toho*, *tohó*,

其他方言謂火曰 *tawó*, *tawá*, *tawá*,

卽是也。故知蒙古文語之 *toghosu*，契丹語亦作陶猥思 (*tao-wei-sz*, *toweisu*)，蓋從上述之轉訛法也。故今之老哈河，自隋至遼稱 *Toghosun* (*Toghosu*, *Toweisu*)，其漢譯則有託紇臣，吐護真，土護真，陶猥思諸稱也。

然則魏志鮮卑傳所見之烏侯秦水，推定爲烏侯秦水之誤寫，初無不可矣。烏字今音 *niao*，案康熙字典鳥字條：

『廣韻都了切，集韻韻會丁了切，並音焉；

前漢書地理志並作烏夷，孔讀鳥爲鳴。』

是鳥字之古音亦讀 *Tao* 或 *To* 也。果然則烏侯秦當讀 *To-hu-sin*，與隋書之託紇臣，唐書之吐護真，土護真，均得視爲蒙古語 *Toghosun* 之音譯也。後漢書鮮卑傳烏侯秦水亦作烏集秦水，又省文但作秦水，此集字之爲侯

字之誤寫，固甚明。案 Parker 氏於其所著烏桓史 (The History of the Wu-wan or Wu-hwan Tunguse) 中，將烏集秦水分爲二名，以烏集爲通古斯民族之稱，以秦水爲湖水之名 (見 China Review, XX, p. 89)。然據鮮卑傳云：

「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

若拘於此文面，則烏集秦水，雖頗似一大湖水，然其實則因老哈河之一部分漲溢兩岸，呈湖水之狀態，而非謂烏侯秦水之全部皆然也。中國文所謂某水，尋常皆指河流言之，而於湖水則通稱某海或某泊。鮮卑傳既明稱烏侯秦水，則其爲指河流可知也。烏侯秦水之魚類甚多，亦可爲此河卽土河（老哈河）之傍證。蒙古遊牧記（卷三）老哈河條注云：

「熱河志：庫爾奇勒哈達在敖漢東北七十五里老河之中；大河夾流，此山亭然孤峙。又有玉瀑，在敖漢北境，南距赤峯縣治五百五十里，卽老河之下流；石壁高聳，懸爲飛瀑，土人名曰響水。」

又其下文云：「蒙古相傳，瀑水以下，鱗類甚夥，而已上絕無；亦甚奇云。」據此則老哈河下游魚類之多可知。又遼史本紀載契丹國主於天顯九年，十一年，會同九年，保寧七年，統和二年，四年，十五年，二十七年等條，皆有赴土河釣魚之事；則此河魚類之多，亦可想見。語云：水清則魚不住；就烏侯秦水之多魚類觀之，亦足爲此河卽土河之一證也。

據契丹國志遼時代老哈河有陶猥思沒里及北七里沒里之二稱；亦猶西喇木倫之有梟羅箇沒里及女古沒

里之二稱也。陶猥思沒里爲蒙古語土河之義，既如上述，則北七里沒里似當係通古斯語土河之義矣。今通古斯語族中之

Barguzin 語謂塵土曰 buló,

Ochozk 語 曰 bula,

Lamut 語 曰 bulá, (Klaproth:— A. P. p. 44)

又據 Castrén 氏 Tunguse 語謂泥土曰 bulä, bolangir (Castrén:— p. 110)

滿洲語 曰 buraki

女真語 曰 卜勒其 (Grube:— Die Sp. u. Schr. d. Jüden, p. 4, 97)

因案老哈河之一稱北七里，乃通古斯語 bulä, bolä 之對譯，而北七里則北也里之誤寫也。bulä 之訛爲北也里 (Po-ya-li, 或 Pe-ye-li) 蓋 bula 之中音 u 被延長之結果，插入 ɤ 音於其間者也。此種例證，於其他契丹語中亦可得之。如契丹語謂日曰捏哱，謂月曰賽哱，而蒙古語謂日曰 Nara，謂月曰 Sara，即與上述二語相當。故契丹語之捏哱兒 (Na-yi-r)，賽哱兒 (Sai-yi-r) 亦中間母音 a 被延長之結果，而插入 ɤ 於其間者也。以此例推之，契丹語之北也里爲通古斯語 bula, bulä 之轉訛，當無不可矣。與此等通古斯語同語脈者，求之其他國語中，則

蒙古語 謂泥曰 *balčik*,

謂塵曰 *bulangır*,

Buriut語謂塵曰 *bulunger*, *bulangur*, *bulangır* (Castrén:- p. 170)

武備志(卷二二七)北虜語彙載北虜語謂渾曰補令吉兒即上述 *bulangır* 之譯解也。又土耳其語謂塵土曰 *bularak*, *bulzrak*, *Walčik*, *balzarak*, *bolzak*, *borri*, *bor*, *bylčirak*, *balčok*, *Pylček*。又華夷譯語(卷七)載畏兀兒語謂污水匠曰把兒赤速赤。細說之則把兒赤者, *Uigur* 語 *balčik* 之對譯, 污泥之義; 速者, *Uigur* 語 *su* 之對譯, 水之義; 赤者, *su* 之對譯, 表司污水之役之人之語尾也。

附錄

若洛廐與吐谷渾

總括以上所考證, 魏志鮮卑傳所見之作樂水及饒樂水乃蒙古語 *Sarakha* 之音譯, 黃水之義, 即指今之西喇木倫言也; 又烏侯秦水乃烏侯秦水之誤寫, 爲蒙古語 *Toghosun* 之音譯, 土河之義, 即指今老哈木倫言之也。由此二水之考察, 亦可推知鮮卑民族之本地在今西喇木倫及老哈河之間也。

而屬於鮮卑之一之慕容氏, 其始祖慕容廆及其庶兄吐谷渾國之始祖吐谷渾之名稱, 似亦因此二水而得名,

不可謂非一奇矣。宋書鮮卑吐谷渾傳云：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奕洛韓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吐谷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

是知慕容廆之真名原爲若洛廆，及爲慕容氏之族長，始專稱慕容廆也。而若洛廆之名與作樂水之異譯如洛瓌、鼻羅箇聲音酷似；以此察之，豈非蒙古語謂微黃之義曰 *Sarakha* 之音譯耶？

又吐谷渾之名，與老哈河之古稱烏侯秦，託紇臣，吐護真等，聲音上亦相類似；以此觀之，豈非蒙古語謂塵土泥土之義曰 *Toghosun* 之轉音 *toghohun*, *Tohong* 之對譯耶？若此臆測而得其實者，則鮮卑奕洛韓，蓋以其境內之二大河流之名稱以名其二子者也。案康熙字典谷字條載谷字有二音，

『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古祿切音穀，』則其音當讀 *Kok*；

『廣韻余蜀切，集韻，韻會俞玉切音欲，』則其音當讀 *Yok*；

又同處云『又姓，北魏有谷渾氏，又吐谷渾氏，金壺字考音突谷魂，』故史家悉從此音釋，向讀吐谷渾爲 *To-yoh-hun* 也。然吐谷渾之名若果爲蒙古語 *Toghosun* 之音譯，則此讀 *To-yoh-hun*，未爲得之。又考谷字之音，雖有 *Kok* 與 *Yok* 二音，而 *Kok* 爲原始音，*Yok* 乃其轉訛者也。吐谷渾之發音，亦有 *toghohun*，與 *toyohun* 二音；則 *Toghohun* (*toghosun*) 其原始音，而 *Toyohun* 亦其轉訛也。案音韻轉訛之法，母音之間挾有喉音

ga, ɣ 音者，當然不發音之時，因音便之必要而插入半母音之 ʌ 音或 ɤ 音，以代此等喉音 (ga, ɣ)；吐谷渾之音 Toyohun, 蓋插 ɣ 音，亦猶 toghosu 之轉爲陶猥思 (tao-weisan) 乃插入 ʌ 音者爲同一例也。

檀石槐

魏志(卷三十)鮮卑傳引魏書記鮮卑大王國之建設者檀石槐之誕生故事云：

「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密姓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人令牧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略絕衆。」

此可見檀石槐之名似因其誕生之狀態而命名者也。考蒙古語謂愉快，喜悅，歡樂，奇異，靈怪，不可思議等意曰 *ᠲᠠᠩᠰᠤᠬᠠᠭ*，又謂頗愉快頗奇異義曰 *Tangsuukkan* (Kowalewski:— p. 1567)。因案檀石槐之名必爲此等 *Tan-ᠰᠤᠬᠠᠭ*, *Tangsuukkan* 之對譯，奇異，不可思議之意也。上所引文中「必有奇異」一句，實已暗示檀石槐之名義矣。又蒙古語謂愛撫幼兒曰 *Tangsu*，亦與上述 *Tangsuᠭ* 爲同語也。更求他國語言中之同語源者，則有滿洲語謂疼愛小孩之貌曰 *Tangsu* (清文彙書卷六及六十二) 與上引蒙古語亦爲同語。又土耳其種 *Qagat* 語謂不可思議之物曰 *Tansug*，謂驚嘆曰 *Tang* (Vambery:— Die Qagatische Sprach-studien, p. 256) 亦同語源也。

祁連山

漢書武帝紀天山條顏師古注云：

「卽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尙然。」

匈奴語之祁連，與滿洲語之謂天曰 *Kiun*，爲同語；吾人已於蒙古民族之起源一文中發表之矣。其後讀 P. Schmidt 氏所著 *Der Lantwandal im Mandschu und Mongolischen* 一書，始知同氏亦與吾人有同樣之意見。氏嘗反對 *Walters* 氏以匈奴語祁連與梵語謂天曰 *Isvara* 相比擬，而以滿洲語之 *Kiun* 擬之；更以通古斯語族之 *Giljak* 語謂天曰 *Kio* 及土耳其語謂天曰 *Ki-lo-man*（祁羅漫）二語爲參考（p. 48）。此所謂土耳其語 *Kiloman* 者，蓋以 *Deguignes* 氏所著匈奴史誤讀天山之別名析羅漫爲祁羅漫（*Ki-lo-man*）而非土耳其語實際如此也。此祁羅漫之爲析羅漫之誤寫，觀其他諸異譯時羅漫、折羅漫、初羅漫等，可以證之（*Shiratori*:- *Über der Wu-sun Stamm in Central-Asien*, *Keleti Szemle*, 1902, p. 109;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ne occidentaux*, p. 305）

彈汗山

彈汗山爲鮮卑君主檀石槐統一漠北時構牙帳之處。此山之位置，據魏志（卷三十）鮮卑傳引魏書云：

「檀石槐既立，乃爲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斂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

此彈汗山，唐書等皆作彈汗山者是也。彈汗山既在高柳北三百餘里，則欲考定此彈汗山之位置，必先考定高柳之位置。就高柳之位置言之，漢書地理志王先謙補注代郡條云：「據灤水注郡治高柳，閻若璩云：張守節云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城，漢廣昌縣地，則漢代郡治廣昌縣，秦亦爾；云治高柳者恐誤。案續志後漢治高柳，劉注維陽東北二千五百里。」是此地之所在，猶議論紛紛不定也。然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卷十四）云：「高柳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熱河志（卷五十七）建置沿革云：「後漢書又謂檀石槐初立庭於彈汗山，斂仇水上，去高柳（高柳舊爲漢縣，在今陽高縣境）北三百餘里，通考於檀石槐庭注馬邑郡界，是檀石槐建庭之處，在今大同朔平二府北境。」此則漢之高柳，以今大同府之東北境當之，當無誤也。檀石槐之庭帳，在距此以北三百餘里之地，是則其游牧地必在距今張家口二三十里之間可知。

據魏志鮮卑傳，謂檀石槐統一漠北，略取匈奴故地，分其全境爲中東西三部：自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爲東部，自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又自上谷以西至敦煌，接烏孫爲西部。而此種區劃全倣匈奴遺制，觀史記匈奴傳云：「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濊貊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

之庭直代雲中；而已明矣。檀石槐之牙帳屬於此三部中之何部，傳中雖無明文，然上谷位於今大同府廣靈縣之西，當與高柳相距不遠；則高柳之北三百餘里之彈汗山，嘜仇水上之王庭，必在鮮卑中部之西境之上谷塞外也。蓋上谷塞外爲形勝之要區，統馭漠北，侵略中國，皆爲便宜之地。古來北族之據此地者，常致強盛，全因地理上之理由也。當鮮卑尙未崛起之時，割據此處之烏桓之一部嘗致富強；觀於下引後漢書烏桓傳之文可知：「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富強。建武二十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院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馬援因攻據上谷塞外之白山，烏桓而出高柳之事，後漢書馬援傳云：「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因思高柳北三百餘里檀石槐庭帳所在地之彈汗山，豈非白山之胡名耶？

蒙古語謂白曰 *Qagan*,

Buriat語 曰 *Sagan, Qagan*,

女真語 曰 *上江 (Sanggyan)*,

滿洲語 曰 *Sangyan*;

彈汗一語，殆卽此等土語之對譯也。

烏桓山

後漢書之烏桓，漢書魏志等亦作烏丸，蓋同名之異譯也。關於此名稱之起原，魏志（卷三十）烏丸傳引魏書云：『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

若如此說，則烏丸之名，乃因山名而起。然魏書所述民族名號之起原，頗難信憑，已如鮮卑條所述。然則關於烏丸之場合，亦頗有可疑者焉。據熱河志（卷一百三）外記一遼西烏桓樓班條注云：

『魏志傳，太祖臨陣，斬蹋頓首；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所謂速附丸，亦即蘇僕延，帝紀亦作速僕丸。』

此文中之烏延，未必不與烏丸爲同名。丸 (gan, kwan) 字之轉爲延 (yan) 字，觀速附丸速僕丸之亦作蘇僕延而可悟矣。今通古斯語中，頗有與此同樣轉訛之法者。例如 Khugó 之亦作 Khuytu, 或 Khuytum; 又 yegin, yegin 之亦作 yuyin, yeyu 之類是也。(Grube: Goldisches Wörterver., p. 48) 若音韻有此類轉訛之法，則烏丸之名當與上所舉之烏延爲同語，原爲東胡民族中一酋長之名，其後遂擴大而爲一部落之稱矣。秦漢之際，胡種之一國有樓煩者，與上文所舉之樓班聲相類似。則其初亦爲君長之名，其後始變而爲民族之名號者也。

關於烏桓之名稱之意義，因史無明文，不能確知。然若就聲音上試加以臆測，則蒙古語謂精神、道理、知識、聰明曰 ukhagan, Khalmuk 語謂此曰 ukhan, 烏桓烏丸之漢字乃譯語，而其原語卽此 ukhagan, ukhan 等形，聰

明之義也。蒙古滿洲土耳其民族中之尊號，有表示聰明之義者蓋不少。例如匈奴稱太子曰左屠耆王，即左賢王之義也。突厥回鶻可汗之尊號曰毗伽 (bilga) 者，亦聰明之義也。蒙古之尊號曰薛禪 (Tsetsen) 者，亦聰明之義也。依此等例證推之，烏桓乃蒙古語 ukhagan (文語) ukhan (口語) 之對譯，聰明之義，原爲東胡之君長所冒之尊號也。

自三國以後，鮮卑之苗裔獨振暴威於漢北。烏桓則屏息，不知何時，已絕跡於史上；惟其遺類偶有長存者。新唐書回鶻傳云：

「太宗時，北狄能自通者，又有烏羅渾，又曰烏洛侯，又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而贏。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大抵風俗皆靺鞨也。烏丸或曰古丸。」

又舊唐書室韋傳云：

「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烏丸東南三百里，又有東室韋部落，在猫越河之北，其河東南與那河合。」

皆其徵也。此文所見之那河，即今黑龍江；猫越河，即指 *zoysa* 河（精奇里河）；而烏洛侯爲據於興安嶺北部之民族。然則據烏洛侯之東北二百餘里，猫越河之西北三百餘里之烏丸國，當在黑龍江之上流域；自當求之俄國領土之中矣。因此地自古爲蒙古之一種達瑚爾 (Dakhar) 民族之住地，可見烏丸國因不得志於南方，遂遠遁此處；因

彼等亦蒙古人種故也。又新唐書謂烏丸或曰古丸云云，此說果如何耶？想必新唐書編者倉卒讀舊唐書所謂「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一句，遂犯此種謬誤也。又魏志（卷三十）東夷傳總序云：「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云云。此節倉卒讀之，覺烏丸之名，見於東夷高句麗之地，豈不可怪。然烏骨城之名，明見於高句麗傳；又丸都爲此國有名之舊都。則魏志之「烏丸骨都」當是烏骨丸都之錯置，不難察知也。

烏桓鮮卑，皆爲東胡之苗裔，爲胡種之一族。不獨其語言與匈奴相同，而其事物亦有互相類似之處，蓋屬當然之事也。史記漢書匈奴傳皆云：「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顏師古注曰：「呼衍氏卽今鮮卑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此可知鮮卑與匈奴有同姓之事也。

又史記漢書匈奴傳謂「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顏師古注曰：

「蹕林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尙豎柳枝，衆騎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

據此則祭祀風俗，鮮卑亦與匈奴相同也。宮崎博士（道三郎）考定匈奴語之蹕林，爲蒙古語謂祭祀之義，曰 *tailga* 者之對譯，全得正鵠也。更尋與此語有語緣之語言，則女真語謂寺曰太乙刺 (*tai-yih-lah*)，朝鮮語謂寺曰 *Ŭyŏi* (*tyŏi*)，日本語謂寺曰 *tera*，此皆淵源於匈奴語之蹕林（卽蒙古語之 *tailga*）者也。

慕容氏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二編第一號

1. 慕容氏之種類及居地

2. 慕容之名義

3. 若洛廐

3. 吐谷渾

5. 可汗

6. 阿干

7. 處

東胡苗裔之顯於漢代者，雖有烏丸及鮮卑二種族；然烏丸介在中國與鮮卑之間，受兩大勢力之壓迫，處於不利之地位；故其部落多分離四散，名聲不聞於後世。而鮮卑則不惟於後漢之世統一漠北，掩有匈奴之故地；即此大國瓦解之後，其子孫或南踰長城以入中國，或西侵氐羌；自晉代以巨南北朝，建多數之邦國。而此等鮮卑諸國之

中，有語言傳於後世，足供吾人研究之資者，有慕容氏，宇文氏，吐谷渾氏，乞伏氏，禿髮氏，拓拔氏諸國；茲先述慕容氏。

慕容氏之種類及居地

據晉書（卷一百八）慕容氏載記慕容廆傳云：

「慕容廆字弈洛瓊，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

據此則慕容氏爲東胡之苗裔，卽鮮卑之一部族也。

關於慕容氏建國之棘城，據通典（卷一九六）北狄慕容傳云：

「棘城在今柳城郡之地。」

資治通鑑（晉紀武帝太康二年）鮮卑條云：

「棘城在昌黎縣界，是後慕容氏置棘城縣。」

又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八直隸九）云：

「棘城在營州東南百七十里，漢交黎縣也，屬遼西郡。」

至於昌黎城之方位，紀要云：

「在營州東南，漢置交黎縣，屬遼西郡，東部都尉治焉。後漢曰昌黎縣，安帝置，遼東屬國都尉治此。魏正始五年，鮮卑內附，置昌黎郡，晉因之，又爲平州治。」

又熱河志（卷五十七）建置沿革云：

「案慕容氏立國，其郡縣之建置，前史未詳。所可考者，龍城爲鮮之國都，在今朝陽縣，屬土默特右翼地。昌黎爲鮮所徙置，晉志所載之昌黎郡，卽前漢交黎縣；後漢昌黎縣本在今朝陽縣境之外，自咸康三年慕容氏徙昌黎郡，卽與龍城相近。建元二年，鮮破宇文逸豆歸，徙其部人五萬餘人於昌黎，是時已居龍城，則昌黎正爲近畿之地，因徙戶以實之。前燕錄有昌黎太守，知其自爲一郡也。」

據楊守敬之晉地理志圖（第六張）標棘城於今義州之北，標昌黎郡於錦州之東。

據晉書所云，慕容廆之祖父曰木延，父曰涉歸。涉歸助晉保全柳城，以功拜鮮卑大單于，遷邑於遼東之北。然則自始祖莫護跋以至涉歸，皆居棘城之北；至涉歸之時，乃移於遼東之北也。其在遼東之北之疆域，雖不明瞭，然涉歸之領土已達於西喇木倫及老哈木倫之下流域。此可於上述涉歸以此二水之名名其二子之事實而推知之。至廆之世，於太康十年自遼東之北遷於徒河之青山，至元康四年更徙於大棘城。據晉書（卷一百八，載記第八），通典（卷一百九十六），皆謂：

『徒河在柳城郡境。』

熱河志（卷五十七）建置沿革云：

『徒河在今錦縣西北。』

楊守敬之晉書地理志圖，則標徒河於錦縣之東北。

廆之子皝，於晉咸康八年，去棘城而遷於龍城。此龍城之方位，通典云：

『營州柳城郡，古孤竹國也。春秋爲山戎，肥子二國地。漢徒河之青山，在郡東百九十里。棘城，卽顯項之虛，在郡東南百七十里。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遂遷都龍城，號新宮爲和龍宮。』

由以上所舉之例證，以考慕容氏之原住地：雖其疆域因時而有進退伸縮，然大略蓋在西喇木倫之下流域以至義州，卽今長柵內外附近之地也。

慕容之名義

關於慕容氏之名稱之起原，據晉書所記，則有二說，一曰：

『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

其又一曰：

「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

胡三省通鑑（晉紀武帝太康二年慕容部）註對此二說加以駁擊云：

「余謂步搖之說誕。或云之說，慕容氏既得中國，其臣子從而爲之辭。」

余於胡氏之說極表同感。想慕容二字原係譯自胡語，欲以中國語解釋之，勢不得不陷於附會也。

慕容之名既係胡語，然則果係何語之音譯耶？今欲考此，不可不先研究慕容二字當時如何發音。此二字今音固曰 *mo-yung*；然晉代古音與今不同。案魏志及後漢書東夷傳所見之辰韓馬韓，宋書亦作秦韓慕韓；宋書（卷九十七）倭國傳載倭王武自稱「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此可見慕韓與馬韓在當時爲同音也。果然，則慕字當時讀 *pa* (*ma*)，可以推知矣。

又魏書（卷百十三）官氏志所謂「莫輿氏後改爲輿氏」；莫輿亦慕容之異譯。由此亦可知慕與莫 (*pa*, *ma*)，聲音相通也。關於莫輿氏與慕容氏爲同名之事，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二十四丁）已辨證之。茲引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莫輿氏後改爲輿氏」條云：

「毅曰，莫當爲慕，聲之誤也。通志略五分「莫輿」「慕輿」爲二氏，非。晉書慕容儁載記有領軍慕輿根，慕輿載記有左衛慕輿于，慕容德載記有尙書左僕射慕輿拔，又有慕輿護。通志略稱前燕有將軍慕輿虎，通鑑晉紀成帝咸和九年，「城大慕輿渥」，史炤釋文云，「慕輿代北複姓，本慕容氏，音訛爲慕輿。」胡三省辯

誤云，「溼爲慕容孰臣，豈有君姓慕容，臣訛慕容之理。予謂慕容慕與同出鮮卑，其初各自爲氏，猶拓拔之與拔拔，非音訛也。」案，胡說非是，姓纂十一暮，通志略五，並云，「慕容音訛爲慕與。」晉載記慕容與根，御覽七百四十四引燕書，正作慕容根。容之轉與，猶魚之翻爲喁。蓋氏出遼西，本爲慕容，時其支裔有遷居代北者，因隨其方音爲慕與，後遂成二氏。」

案莫與氏與慕容氏爲同名異譯，由陳氏之考證而已明矣。但陳氏以莫爲慕之誤字之說，則頗未安。蓋莫與慕在當時聲音酷似，故譯此胡語之際，或書莫與，或書慕容，非可視莫與爲慕容之誤也。案莫字古音，如譯梵語 *madha* (大之義) 爲莫訶，此莫字雖音 *ma* (*mak*)；然譯梵語 *Kchamuda* 之 *mu* 亦用莫字，則此莫字當音 *mu* (*mk*) 矣。又考慕字之古音，如譯梵語 *moha*，之 *mo*，*moḥasavastivāda* 之 *moḥ*，皆用慕字；則此字當有 *mo*，*moḥ* 之發音可知也。然自後漢巨南北朝，慕字有 *ma* 之發音，已如前述；宋書之書馬韓爲慕韓，魏書之書慕容爲莫與，可以證之。又馬字古音 *ma* (*ba*)，可由後漢書及魏志倭人傳譯 *シマ島* 曰對馬島知之。

慕容之名，晉代音 *m(a)-yung* 之事，雖如上所考證而無疑。然此二字當時果讀 *ma-yung*，抑讀 *ba-yung*，乃次起之問題也。何則，如慕字亦如馬字，則有 *ma*，*ba* 二音焉。吾人欲解決此問題，不能規定 *ma*，*ba* 二音中何爲古音。蓋在中國 *ba*，*ma* 二音同時並存者，其例頗不少。如佛書中之以莫字譯 *ma* (*mak*) 之音者固甚多，而在唐代譯突厥之 *bage* 爲莫賀，魏書北史等譯蒙古語之 *bagatur* 爲莫賀咄，是也。然則欲決定慕容(莫與)二字

當時果音 *ma-yung* 抑音 *ba-yung*，雖似屬不可能之事，然就余上文慕容氏名稱之起原，所引用步搖冠之古傳說觀之，慕容二字當時應讀 *ba-yung* 而非讀 *ma-yung*。何則，步搖二字亙古迄今皆音 *po-yu* (*pa-yu*)，而不聞音 *mo-yu* (*ma-yu*) 也。慕容之名，當時必音 *ba-yung* 或 *ba-yu* (莫輿，慕容) 方能附會步搖 (*po-yu*, *pa-yu*) 冠之說。若此名音 *ma-yung* 或 *ma-yu*，則此種傳說之構成，在音韻上之理由不能成立矣。

因上述之理由，慕容之原音確爲 *ba-yung*；因而此名稱之意義亦可解釋矣。古來北方民族之君長多有稱 *bayar* 者，此史家之所知也。因案慕容之原名，卽此 *ba-yar* 之同語也。

蒙古語 謂富 曰 *bayar*,

Burjat語 曰 *bayeng, baying, bayen* (Castrén:— p. 167),

通古斯語 曰 *bayar, baia, baya, bai, bayin* (Grube:— p. 109),

土耳其語 曰 *bai, pai, bayan*,

意者慕容(莫輿)之名，乃此語之音譯，富之義也。

此名稱本爲鮮卑一酋長所用之美稱，其後乃變爲其所統率之部落之名稱者也。史記匈奴傳有白羊王，亦 *bayar* 之音譯，已如前述；此乃此名見於記錄之始也。又魏志(卷三十)鮮卑傳引魏書之文，記鮮卑檀石槐所屬中部大人中有稱慕容者；胡三省以爲此慕容氏之祖先。檀石槐統一漠北，分其全境爲東中西三部；自右北平以東

接扶餘、貊爲東部，自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自上谷以西經燉煌接烏孫爲西部。然晉書所見慕容氏之祖先之住地，當在鮮卑之東部；與魏志所見中部大人慕容之領域，自異其方位。想慕容氏之祖先，漢代放牧於右北平至上谷之間，其後轉移於東部，遂爲慕容氏之祖先者耶？若不然，則有慕容（即 *Bayan*）之稱之會長不限一人；魏志之慕容與晉書之慕容氏本無何等關係耶？文獻無徵，無由知之矣。

又自中亞細亞侵入歐洲之 *Avar* 民族中，亦有稱 *Bayan* 者；*Byzantin* 史家記之爲 *Baïanos* (*Vambéry: Ursprung der Magyaren, p. 41*)。又自元代以迄現代，北族之稱 *Bayan* 者尙多；此世人所共知，不必贅述也。

若洛廆 (見鮮卑節)

吐谷渾 (見鮮卑節)

可汗

慕容語謂君長曰可汗，此可由宋書（卷九十六）吐谷渾傳所載三鮮卑語（即慕容語）知之，宋書云：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奕洛韓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具牧馬，馬鬪相傷，廆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

遠而致鬪爭相傷。』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及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爾萬里。』於是擁馬西行，日移一頓，頓八十里。經數頓，虜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庶卑，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敗。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即使所從二千騎共遮馬令回，不盈三百步，歛然悲鳴突走，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向一遠。樓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按：三鮮卑語，今截其文，但見二鮮卑語，似宜仍原引。至鮮卑呼兄爲『阿于』）此文所見之『處可寒』三字爲鮮卑語（卽慕容語），而『爾官家』三字則其漢譯也。可寒乃中國語官家（卽皇帝）之義，甚易看出。處字乃中國語爾字（卽然諾）之義，原亦鮮卑語也。據魏書（卷百一）及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渾傳，此可寒二字皆作可汗；而此後諸史中之乞伏、拓拔、蠕蠕、突厥等傳，無不襲用可汗二字。杜氏通典（卷百九十六）蠕蠕傳邱豆伐可汗條，雖注云『可汗之號始於此』，然此稱號於西晉之頃已行於慕容氏之間矣。突厥闕特勤等碑文稱君主曰 Kagan，正是可汗，可寒之原音也。（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舊唐書突厥傳云：『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闕氏也。』蓋自單于之稱號歸於廢滅，而可汗之稱遂爲北狄之間專呼君主之尊號焉。慕容廆自晉室拜爲鮮卑大單于之事，已如上述，是單于之稱號，當時尙在實際行用之頃，而鮮卑民族之間已別有以可汗之語爲呼君主之敬稱矣。當五世紀之初，蠕蠕之始祖

社崙統一漠北，自稱丘豆伐可汗以後，可汗之稱號始漸傳於西域；故蠕蠕之臣屬國嚙噠（即 *ephthalite*）崛起於今俄領土耳其斯坦之地，開始與波斯國交涉，而可汗之稱號乃由此民族介紹於波斯人。又侵入歐洲之 *Avar* 人自稱蠕蠕之同族者，其君長亦有可汗之號；見於 *Byzantin* 之史書，記作 *Касвов*。南北朝之際，突厥滅蠕蠕，并嚙噠，更擴張其領土於西方，而可汗之稱號亦與突厥之名同廣傳於世界。承突厥後之回鶻，黠戛斯等 *Türk* 種之君長，皆襲此稱號，固不待言；即東夷高句麗之間亦傳用此稱號，如隋書高句麗傳有箕子可汗之名是也。又女真譯語稱皇帝曰罕安；可見金國皇帝亦用此稱號也（*Grube: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üden, p. 15*）。又蒙古稱君主曰 *Khakan* 或 *Kaan*；又滿洲呼皇帝為 *Han*，亦明係襲女真皇帝之尊稱也。

今土耳其語族中之

Uigur 語謂皇帝	曰 Kaan, Kagan,
Telent 語謂君主	曰 Kān,
Lebed 語	曰 Kān,
Altai 語	曰 Kān,
Schor 語	曰 Kan,
Saga 語	曰 Kan,

Koibal 語	□	Kan,
Katschinz 語	□	Kan,
Küarik 語	□	Kan,
Kirgiz 語	□	Kan,
Tobol 語	□	Kan,
Kasan 語	□	Kan,
Kara-Kirgiz 語	□	Kan,
Tarantschi 語 譯 尊 帝	□	Khan,
Osman 語	□	Khān,
Yakut 語 譯 君 主	□	Khan,

又波斯皇帝賜宰相、貴族、地方官等至高之榮尊亦曰 Khan (Radloff: Versuch Einer Wörterbuches der Turk-dialecte, Vol. II, pp. 2, 23, 1662-3), 又

Yenisei-Ostyak 語 譯 君 主 □ Khan, Kan,

Kott 語 □ Kan (Castrén: Versuch einer Jenisei-Ostyakischen und

Kotischen Sprachlehre, p. 239)

Burjat 語

Et Kang, Khan, Khân (Castrén: Versuch einer Burjatische Sprachlehre, p. 194)。

就以上所列舉此稱號之語形，顯然可分單音與複音二種，即 Kan, Khan, Han 屬前者，而 Kagan, Khakan, Kaan, Kan 則屬於後者是也。據 Blanchet 氏謂此稱號亞刺伯 (Arabia) 記錄作 Kakan，波斯 (Persia) 史書作 ghahan (Les Inscriptions Turques de l'Orkhon, p. 29-31) 又突厥碑文於 Kagan 之外別有 Kan 稱號，又蒙古時代稱皇帝曰 Kaa (Kagan) 呼諸侯小王曰 Khan；已如 Quatrimère 之說矣。是則在某種時代 Kagan 與 Khan 之爲別語，頗確也。然就此二語之語源而論，則語言學者之間頗有異說，未嘗一定。如 Thomsen, Radloff 等諸土耳其語學者，皆謂 Kagan 者即 Kaan, Kan, Kan (Khan) 之轉訛，故 Khan 與 Kagan 原爲一語云云。又如 Blanchet 氏作下述一表以示此二語之系統，至今猶爲多數學者所是認，其表如下：

K(a)g(a)n	{	Kakan	—	Kaan	—	Kan
		Khakan	—	Khân	—	Khan
				(Les Ins. Tur., p. 30)		

對此表發表反對之意見者爲 Terrien de Laconperie 氏，撰汗與可汗及其他韃靼稱號考 (Khan, Kha

kan and other Tartar Titles) 一文以解釋 Khakan 稱號之原義曰：

可汗 (Khakan) 者與中國之皇帝同義，至高之君主之稱，其語源蓋甚明也。汗 (Kan) 者，即前述之 Khan 也。(Kha) 者與蒙古語謂第一之義曰 aku, Ostyak 語曰 oker, 滿洲語曰 ysa, 土耳其語謂君主之義曰 agha, 蒙古語謂大之義曰 ika, Dravidia 語謂王之義曰 ko, 皆可比擬也。此語甚古，巨 Turan-O-Scythia 語系之全部皆有之。例如 Akkadia 語謂首長君主之義曰 aga, 謂有力者之義曰 akka, 中國語謂高曰 kao 之類，皆是也。故知可汗 (Khakan) 者即大汗之義也。

可汗 (Kagan) 之稱，爲鮮卑諸族之尊稱，見於史籍，已如前述；然汗 (Khan) 之稱號，則除見於突厥碑文外，前此記錄，絕不經見。所以 Blanchet 氏遂謂 Kan, Khan 之稱號爲突厥文 Kagan 之轉訛也。然余以爲此汗 (Khan) 之名 (Ka 形) 比 Kagan 之稱號更古；此據中國史乘所記而可知也。後漢書東夷傳扶餘國條云：『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

又魏志夫餘國傳云：

『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下戶皆爲奴隸；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

此文中之加之稱號即是也。而此稱號於夫餘同族之高句麗國亦有之，魏志高句麗國傳云：

「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人得稱古鄒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鄒加，亦立宗廟，祀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鄒加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

卽其徵也。夫高句麗二國有加之稱號，觀上述例證而已明；余頗欲將此加之稱號與流行於北方民族間之汗（*Khan, Kan*）之稱號相比擬。議者或謂加汗二字在聲音上頗有差異；然通古斯語與蒙古語中一語末尾所附之口音之有否，於語根不生何等影響。例如滿洲語謂七日 *nada* 亦作 *nadan*，蒙古語謂日曰 *nara*，亦作 *narau* 之類，不勝枚舉；若此口音附於一語之末爲無機的，則夫餘族之加（*ka*），其他方言作汗（*ka*），亦毫不足怪矣。

夫餘國之大官有加之稱號，既如上述；然夫餘國之方言對於國王有何特種稱呼，記錄無徵，無由知之。惟夫餘之一種高句麗國，稱國王曰於羅瑕，周書（卷四十九）百濟國傳云：

『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瑕，民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

是其徵矣。此於羅瑕，乃由於羅與瑕二語所合成。於羅者，韓語謂長者之義曰 *Old* 可以當之。又土耳其語謂首位王公之義曰 *han*，亦可比較。瑕者，上述加字可以當之。又汗（*ka*）字亦可比較之語也。是於羅瑕者，卽可解爲君主或王者之義矣。與此於羅瑕同義之韃吉支，與日本書紀所記之 *コニキシ* 或 *コキシ* 爲同語；蓋 *コニキシ* 者韓

語 *Koun-kisi* 之音譯，大吉支之義；又 *コキシ* 者 *Kou* (大之義) 之音譯，與 *コニキン* 同義也。又任那國稱王公貴人曰旱岐 (*Kan-ri*)，新羅國則曰漢紀武。此旱岐之旱，與漢紀武之漢，皆與百濟語韃吉支之韃爲同語，大之義。又旱岐之岐，漢紀武之紀武，皆與夫餘語高句麗語之加，百濟語之吉支爲同語，亦與汗 (*Kan*) 爲同語也。新羅國之王號尙有居西干，尼師今，麻立干諸語；此等干，今加岐，吉等諸語，皆可以北狄汗 (*Kan*) 之稱號當之。旱岐，漢紀武，韃吉支，*コキシ* 等諸語，則可以可汗 (*Kagan*) 之尊號比之。故知汗 (*Kan*) 與可汗 (*Kagan*) 自當別爲二語，而可汗者大汗之義也。其詳別見拙著韓鮮古代王號考 (*Revue Orientale, IV. 1903*)。

馬哥孛羅 (*Marco Polo*) 氏解蒙古語之 *Kaan*，謂爲君主中之大君主，卽皇帝之義云云。雖非能盡此語之原義，然由此亦可察當時 *Kaan* (*Kagan*) 之稱號實與 *Khan* 相區別也。Visdelon 氏之說，謂 *Khan* 之正確發音當爲 *Khhan*；因中國無 *Kha* 或 *Hha* 之音，故書爲 *Khohan* 或 *Khehan*，此亦不免附會之說也。又 *W. Schott* 氏解可汗 (*Kagan*) 爲裁斷之義，又 *H. Rawlinson* 氏謂此與 *Susiana*, *Ethiopia* 等諸語謂王之義曰 *Keak* 者爲同語云云，皆難令余置信也。

契丹國亦有呵之稱號，契丹國志記契丹國之古傳說云：「後有一主號曰迺呵……復有一主號曰嗚呵……次復有一主號晝里昏呵」卽其徵也。就此三名末尾所同附之呵字觀之，當非王名之語尾，而爲彼國之稱號，可察知也。因思此呵字亦與夫餘高句麗之加字爲同語，卽汗 (*Kan*) 字之省去口音之對音也。

可汗之名通常爲帝王之稱號，亦有時用爲尊神祇之敬稱者，資治通鑑魏記載景元二年拓跋可汗毛條註引：

『宋白曰，虜俗呼天爲可汗；』

又隋書高麗傳云：

『俗多淫祠，祀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

卽其徵也。今土耳其種之 Altai-Turk 人有以可汗 (Kaən) 之尊奉神靈者，例如稱 Kaən Kudai 之類是也。

阿干

鮮卑語（卽慕容語）謂兄曰阿干，晉書吐谷渾傳云：

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吐谷渾曰馬爲畜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

（原文於『可汗』條已引宋書吐谷渾傳，直錄至『鮮卑呼兄爲阿于。』此處但言晉書作『阿干，』今譯頗去原文，以論譯事，似宜酌也。又原作者所據宋書作『阿干；』其實儘有作『阿干』之本。譯文所以別錄晉書此節，豈爲是歟？）

此阿干二字，宋書（卷九十六）魏書（卷百一）吐谷渾傳皆作阿于，阿于爲阿干之誤，由下列考證得斷言也。案通古斯語族中之

Gold語	謂兄	曰 agá,
Oiča語		曰 agá,
Buchta-Solon語		曰 aká, akái,
Oročén語		曰 aka,
Anadyr語		曰 aka,
Castrén氏之所謂Tunguse語		曰 aká, akin,
Manigir語		曰 ákki,
Unter-Tunguse語		曰 aki,
Čapogir語		曰 aki,
Kondogir語		曰 aki,
Ober-Angara語		曰 aki,
Lamut語		曰 aki,

Ochotsk 語

□ ákkī,

Mangaseya 語

□ agi,

Oročen-Solon 語

□ akīn,

Gerstfeld 氏之 Amur-Tunguse 語

□ akin,

Nerčinsk 語

□ akin,

Unter-Tunguska 語

□ akin,

Bargusin 語

□ ekdan-akkīnni,

Udskoje 語

□ akan,

Castren 氏之 Oročen 語

□ axá,

Iwanowski 氏之 Manägir 語

□ axūn,

滿洲語

□ ahūn, age,

女真語

□ a-hūn-wän (國號)

Klaproth 氏之 Ochotsk 語

□ aknuú (Grube: Goldisches Wort. p. 2)。

又蒙古語族中之

東蒙古語

謂兄

□ axa,

謂長者

□ akai (Kowalewski:— p. 22),

Burjat語

□ akái, achái (Klaproth: A. P. p. 276),

□ aka, axa (Castrén:— p. 188),

Öjöt語

□ acho, acha (Klaproth:—),

Dakhur語

□ alká (Iwanowski:— p. 59)。

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Čagatai語

謂兄

□ aka,

Krym語

□ aǵa, akki, a,

Telent語

□ aǵa,

Kirgiz語

□ aǵa,

Koibal語

□ aǵa,

Baraba語

□ aǵa,

Koman語

□ aǵa,

Tobol語	曰 agga,
Kazan語	曰 agga,
Kara-Kirgiz語	曰 agga,
Aderbedschan語	曰 agga,
Tarantschi語	曰 agga,
Sagg語	曰 agga,
Turk語 謂貴族、官人	曰 agga,
Osman語 謂閹人	曰 agga,
Persia及 Kaukasus 地方語謂君主	曰 agga (Radloff: - Versuch. p. 143),
Telent語 謂父	曰 aggačaa,
Osman語	曰 aggačaa,
Čagatai語	曰 aggačaa,
Krym語	曰 aggačaa,
Uigur語	曰 agga,

Yakut語	曰 aǵa,
Karaimen語	謂伯叔父 曰 aǵača,
Kryla語	曰 aǵača,
Čagatai語	謂夫人 曰 aǵača,
Uigur語	謂郡主 曰 aǵača(ʔ),
Karagas語	謂兄 曰 aha (同上, p. 182)。

處

鮮卑語「處可寒」即漢語「爾官家」之意；此處字可以爾字當之，即答應，唯諾之辭也。案

滿洲語謂唯諾 曰 dje (清文彙書卷九)。

蒙古語亦 曰 dje;

Burjat語 曰 djüb, züb, zöb (Goldstunski: Mongolisch-Russisches Wörterbuch III, p. 341)。

今案此語之歷史，元朝祕史（卷一）記孛端察兒與其兄不忽合塔吉之間答云：

『田迭扯（那裏自）阿合（兄）亦訥（他的）鳴詰列論（說）「者」（是）帖因（那般）李額速（有呵）格兒（家裏）禿里顏（自的）行）古兒抽（到着）阿合納兒（哥哥們）迭兀捏兒（兄弟們）額耶屯（商量）都周（着）帖迭（那）亦兒格泥（百姓行）哈兀魯牙（盡擄咱每）客額都周（共說着）』

此文中所見之「者」，即蒙古語 ᠵᠢᠷᠢ 之音譯；知元時代亦有此語也。又魏書（卷百三）蠕蠕傳云：

『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

可見蠕蠕語亦謂唯諾曰處也。此處字與鮮卑語之處，全爲同一意義，皆蒙古語滿洲語之 die ，及 Buriat 語之 zöb 之音譯也。

宇文氏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二編第一號

1. 宇文氏之起源及種類

2. 宇文之名義

3. 字

4. 文

5. 磨敦

宇文氏之起源及種類

宇文氏之起源，諸書所說不一。魏書（卷百三十）匈奴宇文莫槐傳云：

『宇文氏出於遼東塞外，世爲東部大人。莫槐立，部衆強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
據此則宇文氏之祖先，世居遼東塞外也。然周書文帝紀云：

「宇文氏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號宇文國，並以爲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九世至逸豆歸，爲慕容皝所滅。」

據此則宇文氏之祖先，原居陰山之南；至後，乃遷於遼西也。此二說未知孰是。然據庾信所撰周上柱國齊王憲碑，謂宇文氏於晉太康年間據黃龍（熱河志卷五十七），則當時宇文氏之據遼西確矣。又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八直隸九）紫蒙川條云：

「紫蒙川在營州西北。晉書載記：秦漢之間，東胡邑於紫蒙川；晉時南匈奴別部宇文氏國於此，爲慕容皝所滅。」

此可見宇文氏放牧於遼西，無疑矣。又魏書昭帝紀云：

「昭帝立（在晉惠帝元康五年），分國爲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在上谷北濡縣之西，東接宇文氏。」

此濡縣在灤河（即濡水）之上流域；故據於其東之宇文氏，其領土當在西喇木倫及老哈木倫之上流域，可推知也。又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有一記事，可以示宇文氏之方位：

「太寧三年春三月石勒遣使通和，廆拒之，送其使於建康，勒怒，加宇文乞得歸官爵，使之擊廆，廆遣皝拒之，以遼東相裴嶷爲右部都督，率索頭段國仁爲右翼，命征虜，仁自平郭趨伯林爲左翼，乞得歸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兄子悉拔雄襲仁於伯林，仁逆擊悉拔雄斬之，悉虜其衆，乘勝與皝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棄軍走，皝

仁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三百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徙其民數萬戶以歸。」（熱河志卷百三，外記一）

此文中所見之澆水，即澆樂水之省略，與魏志東夷傳之作樂水，饒樂水爲同名，即今西喇木倫，已如前所考證；是當時宇文氏之根據地乃在此河水之沿岸可知也。伯林者，晉書（卷百八）慕容載記作栢林。此伯林，栢林（Pak-lim）與今之巴林（Pailin）爲同名，雖甚明；然二者果爲指同一地否，則不詳。巴林者，蒙古語 *Pailin* 之轉訛；據捉之義也（Kowalewski: - p. 1105）。

據上所列舉之事實，參照慕容氏之原住地，以考宇文氏之領域，蓋北據西喇木倫河之上流域，西南達乎朝陽縣界，東界慕容氏，南連段氏，西與拓拔氏相接也。

關於宇文氏之種類，史書所記，其說不一。周書（卷一）文帝紀敘宇文氏之起原云：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遷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

此以宇文氏爲炎帝之子孫，明係附會之說，固不待論；然其臣民之爲鮮卑種，則周書之所許也。至十六國春秋明言宇文氏爲鮮卑種，通鑑從之。而魏書以爲匈奴種，又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云：

「宇文氏匈奴南單于裔，爲鮮卑長。」

是以宇文爲匈奴，而其臣民爲鮮卑也。又熱河志（卷五十七）云：

「宇文氏本鮮卑別部；魏書謂爲匈奴者，蓋匈奴之種而據有鮮卑部衆。」

此亦與唐書同意見者也。

宇文之名義

關於宇文名稱之意義，周書文帝紀敘其始祖葛烏菟之事蹟，後云：

「其後曰普回，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並以爲氏。」

此傳說之果爲事實與否，雖不可知；然鮮卑語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則頗確也。然則此等語果可以今何語解釋之耶？

宇（天）

胡語之中，以蒙古語爲主，其外含有通古斯及土耳其語；故欲索宇文語謂天曰宇之語源，必知上述三國語中稱謂天字之義有何語言案：

蒙古語謂天

曰 *tängri, tägri, tangara,*

有時又 曰 *oktargoi*;

土耳其語謂天 曰 *tängri*, 曰 *kuk*;

通古斯語謂天 曰 *buka*, *boa*, *abka*。

以此等語言與宇文之字相對照，在聲音互相逕庭，其無因緣甚明；宇文之字，不得不視爲別一語言也。案蒙古語之 *oktargoi*，土耳其語之 *kuk*, *tängri* 等，皆由他語轉來者也；宇文之字 (ㄩ) 亦然。

滿洲語謂頗 曰 *ten*,

蒙古語謂高 曰 *den*,

蒙古語土耳其語之 *tängri*, 卽上述等語之轉，其原爲高處之義也 (W. Schott: *Altäische Studien*, 2te Hefte. p. 175) 又

通古斯語謂高 曰 *gugda*, *ukda*,

達瑚爾語謂高 曰 *gundar*,

蒙古語 *Burjat* 語謂高 曰 *öndür*,

亦皆同一語之轉也。蒙古語謂天曰 *oktargoi* 之 *okta*, 卽上述 *ukda* 之轉，故 *oktargoi* 亦高處之義也。又

土耳其語謂青碧 曰 *kuk*,

蒙古語謂青碧 曰 *koko*,

可知土耳其語謂天曰 *kyk* 云者，亦因天空之蒼蒼而起之語也。又

蒙古語 謂廣大充分寬大甚非常 曰 *aguo* (Kowalewski:— p. 29),

Burjat 語

曰 *u*。

案蒙古語中，凡二母音中間之挾有 *o* 音者，通常不響，故 *aguo* 可變爲 *ano*，亦可轉爲 Burjat 語之 *u* 矣。又突厥語謂無數無量曰 *agy*，亦同語也 (Bang: Die Köktürkische Inschrift auf der Südseite des Kül-tägin Denkmals, p. 7)。因案字文之字 (*u*) 乃上述 Burjat 語之 *u*，原爲廣大之義，轉而爲天之名者也。

更索之其他國語中，朝鮮語謂天曰 *hanal*，乃由 *han*, *ha* (大之義) 轉來，中國語之天字亦寓一大之意。匈奴語謂帝王曰單于，乃廣大之義，取其象天。漢書匈奴傳云：『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即其徵也。案蒙古語土耳其語既以高處之義爲呼天之名，則字文氏選廣大之義一語爲呼天之名，亦決不足怪矣。

若此考察幸無誤，字文之字，原爲廣大之義，與匈奴語之單于全同義也。又就單于之于與字文之字爲同音察之，單于之于已有廣大之義，而單于之單，當爲別一語也。案

滿洲語謂甚極

曰 *ten*,

蒙古語 日 den, deng (Kowalewski:— p. 1688),

Buriat語 日 deng, ding (Castrén:— p. 213),

土耳其族中之 日 téng (Castrén:— p. 158),

Karagass語

Yakut語 日 däng (Böthlinck:— p. 115):

則單于之單，乃上述 den, deng 之對音，至極之義也。王莽之時，改單于曰善于，是單字當時之音非 tang 而爲 tien 矣。據漢書，雖謂單于爲廣大之貌，實則甚廣大之義也。

文(君)

字文氏之字既如上述，次當移而解釋「文」字之義焉。文之今音雖爲 wen，而古音則有 mon, mun, bua 等諸音。例如梵語 Mandisri 譯爲文殊室利，Murdhadja 譯爲文陀竭 (Eitel,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pp. 94, 101) 則文之古音有 man, mun 等音無疑也。然日本語讀如 bun, 安南語文讀如 van: 是文之古音又有 bun, van 等音也。如此則「文」之一字古來既有 bun, muu 二音，則字文二字當時果讀 u-bun, 抑讀 u-mun 耶，需首先研究者也。余幸而得字文二字之正確發音爲 u-bun 而非 u-mun 之證佐，即通鑑晉紀三武帝太康六年字文氏條注引何氏姓苑曰：

「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嘗草之功，鮮卑呼草爲俟汾，遂號爲俟汾氏，後世通稱侯汾，蓋音訛也。代爲鮮卑單于。」

又琅琊代醉編（卷四）昝姓條云：

「宇文出自神農之後，以其有嘗草之功，自號爲俟汾氏，其後訛爲宇文氏。」

此傳說乃宇文氏入中國後所附會而作，固不能置信；然宇文二字與俟汾或侯汾二字相近，則可信也。然此俟汾或侯汾果從何語譯來者耶？

Khalika蒙古語 謂草 曰 ubusu, übüsin,

長城附近蒙古語 謂草 曰 ebesu, ebesun,

Burjat語 曰 öbuhün, öböhön, öböxön, übügün,

Djungar-ölöt語 曰 obyasyun,

Wolga-üt語 (Kalmuk) 曰 öbösin (Klaproth: A. P. p. 178; Castrén:—p. 100; Podgor-
bunski:—p. 306)。

因思鮮卑語之俟汾（俟汾）即上述 öböhön, übüsin 之對音也。蓋蒙古語中凡二母音間之挾有 ö, ü 音者，常不響；故 öböhön 之轉爲 öböön, öböön 固毫不足怪也。而鮮卑語之俟汾，亦即此 öböön 之對音也。果然，則此俟汾之轉訛之宇文二字，亦不可不視爲此 öböön 之音譯也。宇文二字，既爲 öböön 之對音，則宇文之「文」當爲

bōn之音譯，而此 bōn之一語乃鮮卑語君主之義也。

通古斯語謂首領 曰 bygin,

謂君主 曰 bogin (Castrén:— pp. 220-25)

因思宇文文之文(bōn)可以比擬於 bogin之e音不響而為 boin之形。金國之官名孛堇，即通古斯語 bogin之對譯；而勃極烈，則此 bogin之轉訛也。又滿清之官名貝勒（即 Beile），又金之勃極烈（bogie）之轉為 boile, beile者也。又元朝祕史所見之伯奇，亦與上述之 bogin為同語源之稱號；是蒙古語亦有此語根矣。而土耳其語謂君主之義曰 bag, 亦可與蒙古語之伯奇相比擬也。

磨敦

諸史夷語解義上云：

『宇文氏稱母為磨敦。』

又遼史國語解云『耨幹后土稱，磨母稱。』是契丹語之磨與宇文語之磨敦為同語也。案謂母曰 ma, ana, mo等一類之語，遍蔓世界；今但舉漠北諸族中，與此等相類似之語言如下：

通古斯語族中之 Gold語謂母 曰 mama,

謂老婦

曰 māma,

Oročen 語謂

曰 mama,

Oročen-Solon 語謂老婦

曰 mamača,

滿洲語謂母

曰 eme,

謂祖母

曰 mama (Grubei: p. 118),

蒙古語族之 Burjat 語 謂妻

曰 eme, ime,

土耳其語族中之 Övyaş 語 謂母

曰 aməşe, amşi (Klaproth:-- Tabl. 35)。

宇文氏之磨敦，契丹語之麼，與此等語可以比較者也。又宇文語磨敦之敦，為表女性之語尾，別詳可敦條，茲省略。

吐谷渾氏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二編第五號

1. 恪尊

2. 屈海

3. 賞

4. 莫賀

恪尊

魏書（卷一百一）吐谷渾傳云：

「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廓而不居，恆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尙書及郎將將軍之號。夸呂椎髻眊珠，以皂爲帽，坐金獅子牀；

號其妻爲恪尊。」

此可見吐谷渾語（卽鮮卑語）稱君主曰可汗，王后曰恪尊。北史（卷九十六）同國傳恪尊雖作母尊，而周書（卷五十）仍作恪尊；是母尊爲恪尊之誤可知。又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云：

「突厥阿史那，蓋匈奴北部也。居金山陽，臣於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強大，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
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云：

「可汗者，猶古之單于也；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闕氏也。」

此可見突厥語謂王后曰可敦，與吐谷渾之恪尊爲同名也。又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云：

「其上飲食廚名阿眞，在西，皇后可孫恆出此廚求食。」

此可孫雖似皇后之本名，而實則呼皇后之尊稱，可與吐谷渾之恪尊，突厥語之可敦，可賀敦，相比之語也。據唐玄宗開元年間所撰之突厥闕特勤（Kül-tegin）碑文，突厥國語謂王后曰 katun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p. 137)。唐書突厥傳之可敦，正係此 katun 之對音。舊唐書之可賀敦，魏書之恪尊，南齊書之可孫，皆其轉音也。今試求之現今語言中：

蒙古語謂皇后、公主、貴婦人曰 khatun, xatun (Kowalewski: - p. 781), 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Yakut語

謂主婦

曰 xotun (Böhlingk: Jakutisch-Deutsches Wörter., p. 86),

Kirgiz 語

Kara-Kirgiz 語

Kasau 語

Koman 語

謂妻、婦女 曰 katin (Radloff: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urk-

Dialecte, p. 283),

Baraba 語

謂妻、婦女 曰 kadin,

Osman 語

謂貴婦人 曰 kadin (同上, p. 323),

Altai 語

Lebed 語

謂 妻 曰 kadit (同上, p. 327),

Telent 語

Kumandu 語

謂 妻 曰 kat,

Schor

Saga

Koibal

Kataching

Küarik

Mescerek

Nogai

Caзи

Khiwa

Cynlim

Jenisei

Qaraçai

Qumüq

謂 妻 曰 kat (圖上 p. 277),

曰 katyn,

曰 khatun,

曰 kudit,

曰 kaddy,

曰 katin,

曰 khatin (Klaproth: A. P. p. 39)。

突厥語之可敦，及元史所見之蒙古語哈敦，乃前述 katin, khatun 之音譯無疑也。

至吐谷渾語之格尊托跋語之可孫，在聲音上雖有些少差異；然尊字日本音讀 son，朝鮮音讀 sun, son, 廣東音讀 tsun, 是格尊二字當時應讀 ka (k) -tsun, 或 ka (k) -son 也。又孫字日本音及朝鮮音均讀 son, 又梵語 Sundasananda 之首音譯爲孫字 (S. Julien, Methode pour de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p.190) 是可孫二字當時應讀 ka-son 或 ka-sun 矣。若吐谷渾托跋二國語實際呼皇后爲 katun 或 khatun, 則必當時中國人譯之爲格尊，可孫之原字矣。想鮮卑民族之呼皇后不曰 katun, khatun, 而呼之曰 kasun; kosun; 而此 khasun 又得轉爲 hasun 或 asun。故吾人認鮮卑語之可孫與匈奴語之闕氏 (at-si, as-si, asi) 之間，有語脈相通也。史記匈奴傳闕氏條注引索隱曰：

『闕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

若從此註解，則闕氏音 (曷氏 hat-si, has-si, hasi) 與托跋語之可孫 (ka-sun, kha-sun) 在聲音顯相類似。然闕字日本音讀 atsu(at), 朝鮮音讀 al(at), 廣東音讀 at, 安南音讀 at; 是闕氏二字漢代發音當非 hat-si, 而爲 at-si 可知也。且中國譯法，於外國語之以 a, o, u 等母音始者，往往用 p, k 等子音字以譯之。例如突厥語謂勇猛之義曰 alp 而以合(hap)字譯之，回鶻語謂駁馬之義曰 ala-at, 而以曷刺二字譯之 (唐書回鶻傳)；蒙古語謂駱馬之義曰 aradja 而以曷刺齊三字譯之 (元史土土哈傳) 之類皆其證也。闕氏二字，若如索隱所云，在漢代實讀曷氏 (hat-si)。然此文字之匈奴原語，或非 hasi 而爲 asi 亦未可知也。試以今通古斯語

新照之:

Gold 部

部類

IV asi, ási,

Oiča 部

IV asi,

Oročeu 部

IV asa, asum,

Bukhta-Solon 部

Manäger 部

IV asi,

Amur-Tunguse 部

Mangozeja 部

Udskoje 部

IV asi,

Kond'ogir 部

Ober-Angara 部

Jakut 部

Ochotsk 部

IV asi,

Castren 之 Tunguse 語 ㄏ ㄐ ㄑ, ㄒ ㄓ,

Wilui-Tunguse 語

Klaproth 之 Nerčinsk 語

Capogir 語

Anadyr-Tunguse 語

ㄏ ㄐ ㄑ,

Untere-Tunguska 語

ㄏ ㄐ ㄑ ㄒ ㄓ ㄔ (據 Klaproth 氏 又曰 ㄐ ㄑ ㄒ),

Jamsei 語

ㄏ ㄐ ㄑ,

Barguzin 語

ㄏ ㄐ ㄑ,

Klaproth 之 Ochotsk 語

ㄏ ㄐ ㄑ ㄒ,

Lamut 語

ㄏ ㄐ 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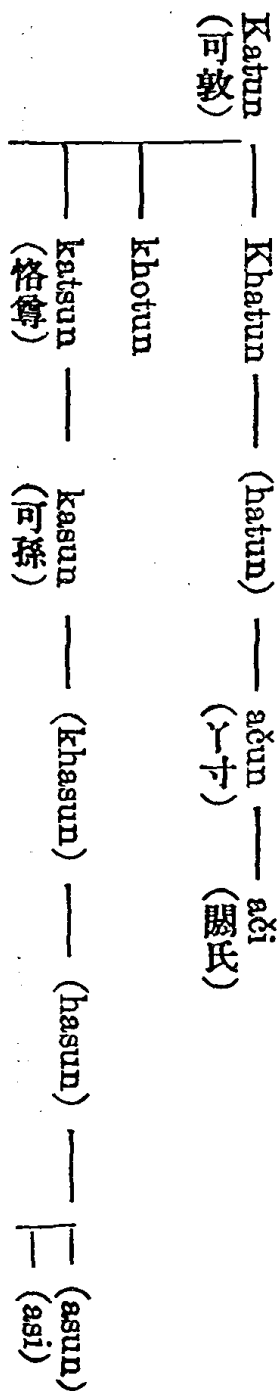
Oročen-Solon 語

ㄏ ㄐ ㄑ (Grube: Goldisches Wörter, p. 7)。

若匈奴語之闕氏音 at-si (asi), 則與上述之通古斯語全相吻合也。又韓語僕婢呼主人之細君曰阿氏 (a-si), 明與通古斯語 asi asi, 爲同語可知 (Gale: Corean-English Dictionary, p. 14) 又鷄林類事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第二十五卷) 載高麗語呼婦曰一才 (a-cun), 亦係同語。與鄂倫春索倫 (Oročen-Solon) 語

之 *asin* 語形相類似也。

如上之考證若不誤，則匈奴語之關氏音 asi，今通古斯語之 asi, asi等語可以當之。而吐谷渾語之格尊，托跋語之可孫，突厥語之可敦，蒙古語之哈敦 (*khatun*)，土耳其語之 katu，似當別為一語矣。然更溯關氏 (asi)之語源，即可悟關氏一語與通古斯語之 asi，皆不外蒙古語與土耳其語之 khatun, katu之轉訛也。今試示此語之系統如下：



以上乃假定關氏二字讀如 *ači* 而立論；然關字尙有 *yen* 之發音，顏師古史記匈奴傳關氏條注云：

『關氏，匈奴皇后號也。關於連反氏音支。』

是知關氏亦得有 *yen-si* 之發音也。顏師古之注解，往往不免謬誤，若但係顏氏一人之說，固不足置重；然史記同

傳註引習鑿齒與燕王書曰：

『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烟支；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

再三過見烟支；今日始觀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闕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亦不作此讀漢書也。」此可見有人以爲闕氏之古音不讀 *at-si* 而讀 *ven-si* 者。余曾草匈奴東胡言語考時亦從此音，以土耳其語謂妻之義曰 *avesi* 考定之。然其後重加研鑽，始知匈奴民族非土耳其種，而爲含有通古斯種成分之蒙古種；故更從索隱之說，以闕氏音 *at-si* 爲通古斯語 *asi* 之音譯而論定之。而宮崎博士（道三郎）揭習鑿齒之言，對吾人之新說頗致懷疑；今就習鑿齒所謂「匈奴名妻作闕氏，今可音烟支」之語氣推測之；闕氏二字從來實讀 *at-si*。然習氏因見匈奴婦女之使用烟支，遂以爲匈奴語闕氏之名，亦起於烟支；故更斷言其音爲烟支。此蓋習鑿齒之時代，闕氏與烟支爲同音也。然支字有二音。據唐韻韻會，「章移切」；據正韻「旨而切」；其音 *si, si*。據集韻「翹移切音祇」；則其音爲 *si* 矣。又南史（卷七十九）新羅國傳記此國官名有子賁早支，壹早支，齊早支，謁早支；此諸語末尾之早支，與日本書紀散見之早岐爲同語，皆韓語 *Kan-ki* (*kenn-ki*) 之音譯；是支字之古音亦讀 *si*，可知也。如此，則支字古來有 *si*，與 *si* 二音。假令習鑿齒之時代（無寧謂習氏之方言），支字有 *si* 之發音矣；至於譯成烟支一語之時代，或習鑿齒時代之其他方言，支字悉皆音 *si* 否，亦尙待考也。而解決此問題之唯一方法，必知烟支一語，果現存於今日之何國語中，果指何物？蒙古語族中之

Khalkha 語 謂色 曰 *ünge, öngö,*

Burjat 語 曰 *öngö,*

Tunkinsk 語

曰 üngü (Podgorbunshi:— p. 325),

又蒙古語

謂色、外貌、姿樣

曰 öngge (Kowalewski:— p. 495)。

土耳其語族中之

Telent 語

Lebed 語

Schor 語

Kirgiz 語

Krim 語

Uigur 語

謂顏色、外面、光彩

曰 öng (Radloff:— p. 1202)。

據畏吾兒譯語

謂閃色、顏色、容貌

曰 onglük (同上, p. 1207),

Yakut 語

謂色

曰 üng,

謂色及頰上紅粉

曰 in,

Qagatai 語

謂色

曰 üng,

謂有色彩有斑點之動物曰 öngün, üngün,

謂紅粉

Et iningününg (Vámbéry:—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Turko-Tatarischen Sprachen, p. 55).

因案匈奴語之烟支，可以蒙古語之 *öngē, üngü, öngö* 及土耳其語之 *öng, üng* 當之。此語蓋原來爲色之義，一轉而爲顏色容貌之義，更轉而爲飾顏色之花粉花英之義也。

烟支原爲胡語，故其異譯亦作焉支。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焉支山條注云：

『正義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愍惜如此。』

此其徵也。焉支與烟支全爲同音，此亦匈奴語 *öng* 之對音也。匈奴婦女入此山採烟支（焉支），爲粧飾顏色之用，故稱之爲烟支山。若上之考證爲不誤，則烟支焉支，爲匈奴語顏色及粧飾顏色之花粉之謂，乃今蒙古語 *öngē, üng, öngö* 之對音，與匈奴語謂皇后曰闕氏 (*asī*) 一語，全異其語源，可斷言也。而習鑿齒不究古音，以爲與闕氏爲同語，可謂杜撰之解釋矣。

枝節之談，不覺語費，茲請介紹泰西學者關於吐谷渾語格尊、突厥語可敦之原語 *Khātun* 之意義。Blachet 氏見新唐書突厥語之可敦，舊唐書作可賀敦，而爲之說曰：

『可敦 (*Khātun*) 一語，古代作可賀敦 (*Khā-ha-tun*)，觀舊唐書所記作可賀敦而已明。而此可賀敦

(kha-ha-tun) 乃 kha-kha-tun 或 kha-ga-tun 之音譯。蒙古語及土耳其語中，凡一語之中間或末尾所附之口音，往往可以省略。例如蒙古語之 *ekulan* (山之義)，亦作 *ula*。土耳其語之 *Toghan-timur* (鐵鷹之義)，亦作 *Toghan-timur* 之類。是也。因案突厥語之可賀敦，乃 *kha Khan-tun* 或 *kha-ghan-tun* 之轉訛，而 *kha-khan* 或 *kha-ghan* 之原語，為可汗(皇帝)之義。*tun* 乃其語尾。此 *tun* 乃土耳其語表示女性之語尾。蒙古語中與此相當者為 *tschin*。例如蒙古語謂牝牛曰 *boka*，謂牝牛曰 *boka-tschin* 是也。可賀敦之可賀，乃 *kagan* 之轉，而敦為表示女性之語尾。故可賀敦為皇后之尊稱也。(Les Inscriptions Turques de Iorkhon, p. 30-31)

又據 *Vambery* 氏，以為土耳其語有語根曰 *kat*，本為傍側、伴隨之原義，轉而為婦妻朋友之義。例如。

Uigur 語	謂傍側	曰 <i>kat</i>	謂妻	曰 <i>katun</i>
Ögatai 語		曰 <i>kat, kati</i>	謂妻	曰 <i>khatun, katun</i>
Osman 語		曰 <i>kat, katmak</i>	謂妻	曰 <i>kadin</i>

故 *katun* 者，傍側伴隨者之義也。(Etym., Wörter., p. 85)

又日本語夫婦互謂其偶曰 *tsuma* (*tuna*)，似即由伴隨之義 *tono* 轉來者也。又朝鮮語謂傍曰 *kyöt*，謂室曰 *öip*，又謂妻曰 *kyöt-öip*，明是 *kyöt-öip* 之轉訛，側室之義也。

屈海

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渾傳云：

「吐谷渾北有乙弗敵國，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

此屈海亦作曲海，通鑑晉紀安帝隆安四年條注云：

「乙弗敵亦鮮卑種，居西海。北史曰，吐谷渾北有乙弗敵國，國有曲海，海周回千餘里；種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北史又曰，乙弗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

此屈海曲海之爲同一名稱之異譯，甚爲明瞭；但此海果指今之何海，頗需攷證。乙弗敵國之境域，雖史無明文可考，然吐谷渾國之四境則甚明。隋書（卷八十三）吐谷渾傳云：

楊帝卽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許諾，卽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

此伏允之四境，當即吐谷渾之全境；其範圍甚爲明瞭。隋之西平郡，即今甘肅省西寧府碾伯縣之地；且末爲自漢以來西域之一國名，其地在今羅布泊之西南，南山之北麓，Yerker河之下游；祁連山，乃指綿亙於甘肅西部南邊之山脈；雪山，則指今 Koko-nor（蒙古語青海之義）山脈而言也。此四境中最著名之大湖水，其爲青海蓋不待論。吐谷渾國境內之有青海，觀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渾傳云：

「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廓而不居，恆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

又隋書（卷八十三）吐谷渾傳云：

「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牛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

此吐谷渾境內有青海之明證也。吐谷渾之境域既明，則位於其北之乙弗敵國果何在耶？據吐谷渾傳所云，乙弗敵國衆有萬落，又有周迴千餘里之屈海，則其國之非狹小可知也。吐谷渾之北境，半屬今甘肅省之西部，半在今長城西端以至上末國之流沙不毛之地。此其中不但不容有如乙弗敵國之大國存在，且亦不聞有周迴千餘里之大湖水存在。因思乙弗敵國者，原爲吐谷渾國北境之一部落，其後得勢，遂橫領吐谷渾之境域。故乙弗敵國與吐谷渾國，實爲同一地域之二稱，而非別爲一國也。果然，則在乙弗敵國之曲海，當亦指青海而言者也。據北史謂青海周迴

千餘里據唐書則爲八九百里與曲海之周迴千餘里之說相合。又北史謂「乙弗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此屈海卽青海之證亦乙弗國卽吐谷渾國之證也。

屈海曲海爲今青海之別稱既已考定則此名稱果何取義耶所謂屈海曲海果係胡語之音譯抑意譯耶今青海之形狀爲瓜形而非屈曲之形則所謂屈海或曲海決非取其意義而命名者可知也。是知所謂屈海或曲海者非漢名而爲胡名之音譯也。今西藏語呼青海曰 Tso-ngo-ns-bo, 此可見屈海或曲海之名其非西藏語甚明惟蒙古語呼青海曰 Koko-Nör, 似卽屈海或曲海之對音也。更求之蒙古語系中

長城附近蒙語

謂青

曰 Küke, khukhu,

Khalkha語

曰 Kükü,

Burjat語

曰 Koku,

Öit語

曰 Koko, Kökö (Klaproth: A. P. p. 276),

Nizneudinsk語

曰 Kökö

Tunkinsk語

Seleginsk語
Khorinsk語

曰 Xöxö (Castrén: Burjatisch-Deutsches Wörter., p. 189),

Khalkha

Buriat

Seleginsk

Khorinsk

Tunkinsk

Bargu-Mongol

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突厥語

Altai

Telent

Lebed

Schor

Saga

Koibal

Katschinz

Kuärik

Tarançi

Kirgiz

Kara-Kirgiz

Koman

Uigur

□ Xökö

□ Xüxü (Podgorbunski:- p. 277),

□ guko (Iwanowski:- p. 76)。

□ Kök (Radloff:- p. 2218),

Kazan ㄎㄢㄢ ㄉㄢ ㄉㄢ Kük (ㄎㄨㄥˊ p. 1423),

Osman ㄛㄙㄢㄢ ㄉㄢ Gök (ㄍㄨㄥˊ p. 1585),

Cazi ㄘㄞㄞ ㄉㄢ Kok,

Yenisei ㄢㄢㄢㄢㄢㄢ ㄉㄢ Kük,

Kuznezki ㄎㄨㄞㄢㄢㄢㄢㄢㄢ ㄉㄢ Kük,

Kangazki ㄎㄢㄎㄞㄢㄢㄢㄢㄢ ㄉㄢ Kök,

Yakuti ㄢㄢㄢㄢㄢㄢ ㄉㄢ Kög (Klaproth:—A. P. p. 29),

案曲海之曲，朝鮮音讀 Kōk, 日本音讀 Kyōk, 廣東音讀 Kük; 是則蒙古語之 Kōkō, Xōkō, 土耳其語之 Kōk, Kük, 皆曲字之對音也。但蒙古之 Kōkō 與土耳其語之 Kōk, 在聲音上微有差異。欲決定曲海之曲，果係此二語中孰者之對音，頗為困難。單就聲音上類似之點言之，曲 (Kōk, Kük) 字與土耳其語之 Kük, Kōk 最為適合。然以鮮卑語屬蒙古種而非土耳其種，又中國人翻譯外國語名稱，喜求簡縮等事考之，則曲海之曲，寧可視為蒙古語 Kōkō, Kükü 之對音也。

贊

吐谷渾語謂奴婢曰貲。南齊書（卷五十九）河南傳云：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爲貲，一謂之貲虜。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爲氏王，在益州西北，巨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

據此則河南爲匈奴種也。又南史（卷七十九）河南王傳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因以爲號。』

據此則河南明爲鮮卑種，南齊書以之爲匈奴種者誤也。案貲虜者吐谷渾之別稱，其名乃鮮卑語也。茲試求其語源：

通古斯語族之 Gold 語

Oiḡa 語

謂從僕，同伴者

曰 xe,

Oroḡen 語

曰 dǝewi (Grube: Goldisches, Wörter., P. 63)。

河南語（卽鮮卑語）之貲，殆卽通古斯語 xe 之音譯也。

莫賀

吐谷渾語（卽鮮卑語）謂父曰莫賀。宋書（卷九十六）吐谷渾傳云：

『(葉延)年四十三,有子四人,長子碎奚立。碎奚性純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碎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悉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父也。』
此其徵也。今蒙古語系中之。

Buriat語

謂伯叔父

曰 abaga

Seleginsk語

Tunkinsk語

Aralsk語

Seleginsk語

謂伯叔父

曰 abagay (Podgorbunski:— p. 82)

鮮卑語之莫賀,卽 abaga 之音譯,而省略其首音 a 者也。又

通古斯語

謂伯叔父

曰 awaga (Castrén:— p. 108),

蒙古語族之 Khalkha語 謂父

曰 aba (Klaproth: A. P. p. 283),

Butkha-Solon語

謂父

曰 aba, awa,

此等語皆與蒙古語之 abaga 爲同語源也。又

通古斯語

謂父

曰 ama, ami, ammi, ammu, amk,

滿洲語

謂繼

曰 amaka, amka,

Wlul-Tunguse語

謂祖父

曰 amaka,

Gold語

謂鯨

曰 ame-kha,

此又蒙古語 aba, abaga 之轉訛者也。

乞伏氏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二編第五號

1. 乞伏

2. 託鐸

3. 莫何

乞伏

晉書（卷百二十五）乞伏載記云：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阜陵。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焉。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憑依，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十斤，四部（指乞伏，如弗斯，出連，叱盧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

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

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乞扶氏攷證云：

毅曰：爾朱榮傳有乞扶莫于。案扶當爲伏，音之輕重也。晉書乞伏國仁載記云：有一小兒，乞伏部老父養爲子；年十歲，號曰乞伏可汗。國仁，本書亦有傳。又高宗紀有乞佛成龍，乞佛亦乞伏；聲之變，陸眞傳正作乞伏成龍。孝感傳云，乞伏保高車部人。

據此則乞伏亦作乞佛，乞扶矣。乞伏之名義，雖本文未有譯解，不易確知；然根據其聲音上之類似，及其傳說之風趣，亦得探知其意義焉。今蒙古語族中之

Nizneendinsk 語 謂子 曰 Köbung,

Tunkinsk 語 曰 Köbun, Xübün,

Seleginsk 語 曰 Xöbung,

Khorinsk 語 曰 Xöbung,

Burjat 語 曰 Xöbün,

長城附近蒙語 曰 Kobegün,

Khalkha 語 曰 Kö,

Öiöt語

見 Kübün, Köböhn (Castrén:— p. 200; Podgorbunski:—p. 151;

Klaproth: A. P. p. 279)。

據此，則乞伏，乞佛，乞扶，殆皆上述 Köbün, Köbung 等之音譯，兒子之義也。若此臆測幸而無誤，則此乞伏可汗即兒可汗之義（匈奴亦有兒單于之名）。因奉此十歲小兒爲君主，故得此名也。據音書之文，則似乞伏小兒誕生以前，已有伏乞部之存在；實則乞伏部之名號，殆亦因乞伏可汗而起者也。

託鐸

晉書（卷百二十五）乞伏載記謂託鐸爲非神非人之稱。此語之係鮮卑語固不待言而其意義必有神怪奇異等之義，亦可知也。

蒙古語

謂奇異，異常，狡猾，詭計

曰 zik-tei, zik-tü (Golstunski: Mongoliko-Russki-Slovar T. III. p. 365),

Alarsk 語

謂狡猾

曰 zik-tey (Podgorbunski:— p. 321),

Tunkinsk 語

謂可驚嘆

曰 zik-ta

乞伏氏考

又蒙古語

謂奇怪

曰 *zi-k-tai* (四體合璧清文鑑卷十九)

謂奇怪的

曰 *zi-k-tai* (蒙語類解補編)。

因案鮮卑語之託鐸，即蒙古語 *zi-k-tai* 之對音，奇異的之義也。若更解剖 *zi-k-tai* 等語，則 *zi-k* 為語根，而 *tai*, *te*, *tu*, *tey* 等為語尾，相當於中國語之「的」字。例如

Nizneudinsk 語謂詭計

曰 *zi-k*, *d'ik*,

Tunkinsk 語 謂詭計

曰 *zi-k*,

謂詭計的，奇怪的

曰 *zi-k-tai*, *d'ik-te*,

即其證也。鮮卑語託鐸之鐸，若果係蒙古語語尾 *te*, *tai* 之音譯，則此一語實可視為鮮卑語屬於蒙古語系之適切例證也。

莫何

晉書乞伏國仁載記謂「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云云。乞伏者，兒童之義；託鐸者，奇異之義；已如上述。然則莫何一語，果何所取義耶？茲試因其聲音之類似以求其語源，蒙古語族中之

Khörinsk 語

Khalkha 語

謂小

曰 бага,

Tunkinsk 語

Burjat 語

謂小

曰 багаš-khan,

Burjat 語

Tunkinsk 語

謂多少之少

曰 бага (Podgorbunski:— p. 151),

Khalkha 語

長城附近蒙語

曰 bakha. (Klaproth: A. P. p. 279);

據此，則鮮卑語之莫何，殆即蒙古語 бага之對音，小小之義也。若上之解釋為不誤，則乞伏可汗託鐸莫何之稱號，即小兒可汗，奇怪的少年之謂也。

秃髮氏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二編第五號

秃髮

鮮卑語謂被曰秃髮。晉書（卷百二十六）秃髮載記云：

『秃髮烏孤者，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北接大漢。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語謂被爲秃髮，因而氏焉。』

卽其徵也。索其語源，則

蒙古語

謂皮外套

曰 *debel* (Kowalewski: - p. 1698),

Ojot語

謂皮外套

曰 *debel, däbäl* (Klaproth: A. P. p. 281) ;

鮮卑語之秃髮，卽上述 *däbäl* 等之對音也。又

長城附近蒙古語 謂皮外套

日 degel,

Burjat語

日 dyg'ul,

Khalkha語

日 dell (Klaproth: A. P. p. 281),

Tunkinsk語

謂外套

日 degel, dëgël,

Khorinsk語

日 degel, dëgël,

Nizneudinsk語

日 degel, dëgël,

Seleginsk語

日 del (Podgorbunski:— p. 334),

Dakhur語

日 deli (Iwanowski:— p. 73)。

案 degel 當與 debel 爲同語，而 dell, del, deli 等，則又 degel 之默去 s 音者也。

托跋氏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二編第十一十二號

1. 托跋
2. 宥連
3. 是樓
4. 拔列
5. 叱奴
6. 素和
7. 出連
8. 嘔石蘭
9. 豈斗眷
10. 吐奚

托跋氏考

11. 破多羅
12. 尸突
13. 湯濁渾
14. 屋引
15. 餓弗
16. 推演
17. 屈子
18. 木骨圓
19. 侯尼子
20. 豆盧
21. 眞
22. 直眞
23. 烏絳眞
24. 比德眞

托跋

托跋氏考

- 25. 樸大真
- 26. 胡洛真
- 27. 乞萬真
- 28. 可蒲真
- 29. 拂竹真
- 30. 咸真
- 31. 契害真
- 32. 折漬真
- 33. 附真
- 34. 羊真
- 35. 俟歟
- 36. 地何

托跋民族之起源

關於托跋氏之起源，其說不一。魏書（卷一）帝紀云：

『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小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爲田祖。』

據此，是托跋氏，黃帝之後也。又宋書（卷九十五）索虜傳云：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據此，則托跋氏，李陵之裔也。又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云：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亦謂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

據此，則托跋氏，或以爲匈奴種，或以爲鮮卑種也。資治通鑑魏紀九景元二年條注云：

『或曰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爲托跋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爲姓，故爲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李陵後者，輒見殺。』

據此，則托跋氏，乃胡漢雜種也。細玩上述諸說，知係後人假託者居多，故有嚴加批評，辨別真僞之必要。夫魏書之以托跋氏爲黃帝之苗裔者，由於魏主托跋珪遷都於代，自稱皇帝，建元天興，命朝野束髮加冠；又用崔宏之建議，自稱

黃帝之裔，而以土德王；要爲托拔民族沾染華風，漸失國俗，而後成之傳說。至托拔二字之義，訓土后，又始均受舜命而爲田祖諸說，又因黃帝以土德王而爲之假託之辭。惟其謂黃帝子昌意之少子據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則托跋氏實爲鮮卑之後，而僅得其族自古相傳之實事。又宋書及南齊書之以索頭虜爲漢降將李陵之子孫，亦猶匈奴爲夏后氏苗裔，丁令爲李陵後，倭人爲吳泰伯之裔，南蠻出於高辛氏，佛陀爲老聃化生，爲同一種類之談。要之，此皆漢天子自許爲天下之君主，漢民族自以同化大地萬國人民爲己任，出自國民的欲望之託辭耳。若又一說之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曰托拔氏者，又附會托拔二字之文而生之義。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云：「其托天拔地之說，亦若慕容自稱慕德繼容，率夸誕不足據。慧琳辯正論音義七稱拓拔之拓從衣作衤，可知非拓天之義；」足證其妄而有餘。要之，上述諸說，皆因托拔氏同化於中國民族之後，用中國人之見地，以說其己國之起源，故大抵皆荒誕無稽，不足措信也。獨南齊書魏虜傳謂托跋爲匈奴或鮮卑之裔，頗有可資考究之價值。據余之考證，匈奴鮮卑皆屬胡種，卽以蒙古種爲骨子之混雜種也。若必以此二民族爲異人種，似無理由。然中國史籍常以匈奴與鮮卑截然區別之，則此二民族之間，在風俗習慣上必有若干差異之點可知。若以鮮卑烏丸皆爲禿頭，而托拔爲索頭，遂以斷言托拔之非鮮卑，則又不可。蓋頭髮之修飾，卽在同一民族之間，亦有因時因地而生變化者。例如鮮卑爲禿頭，而其苗裔之宇文氏則剃去頭髮，唯頂上留寸許之髮以爲首飾；又契丹爲剃髮，而其同種之室韋則係辮髮，其餘類此之例，不勝枚舉。果然，則托拔之索頭一事，初不足爲此民族非鮮卑種之證也。

案魏書帝紀，魏之始祖成帝毛之五世孫爲「宣帝推寅」；又魏志鮮卑傳載鮮卑檀石槐之部屬西部渠帥，有名「推演」者；資治通鑑以此二人爲同一人。若此考定爲不失正鵠，則此可爲托拔屬鮮卑之說之一有力佐證；故吾人必先一考魏書所載托拔氏祖先之傳說。據魏書所云，宣帝推寅乃可汗毛之五世孫，卽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之七世祖也。而力微旣於魏景元二年（西二六一年）遣其子沙漠汗入魏，則其時力微確爲生存之人。然鮮卑之渠帥推演之君主檀石槐，乃與後漢獻帝同時代之人。獻帝在位，自西一九〇年以至二二〇年，則鮮卑渠帥推演與托拔力微，相隔不過六七十年；而魏之推演，乃力微之七世祖（以三十年爲一世計之相距約二百年）。苟魏書所云若無謬誤，則托跋之推寅與鮮卑之推演，相距凡百數十年，到底不能視爲一人也。然玩索魏書帝紀之文，自聖武帝詰汾以上十三帝之事實，頗有令人難於置信者在。余於此譜系中覺其第一可疑者，爲自始祖毛至獻帝隣之間，十三代君主之名，除推寅外，其餘皆以一字爲名；以一字爲名者，乃中國之風俗。如蒙古滿洲等，皆爲多綴語之國民，故其名稱常在一字以上。而自聖武帝詰汾至昭帝什翼犍之間，十三代之名，除平帝諱綽，思帝諱弗外，其餘可汗之諱，多係二字或三字也。然平帝思帝之以一字爲諱者，猶可視爲蒙中國之影響而然；若自可汗隣以上至可汗毛之間，十三世君主，皆僻在漠北，與中國交通尙未頻繁之際；而謂其諱名皆係一字，此極難令人置信者也。尤若明帝諱樓，景帝諱利，獻帝諱隣，明係中國式之名稱，而不類托拔式之名稱。何也？考滿洲蒙古土耳其之古語中，皆未有以「一」或「二」音爲始者；而此等托拔古代之可汗，旣以一字爲名，且上述三可汗之名，又皆以「一」音始。由此察之，則此等君主，殆皆史實

所無之人物也。蓋魏主托拔珪於晉隆安二年卽皇帝位，建元天興，而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加以皇帝之號，其詰汾以上之祖先之名，乃其欲以誇門閥之古，示家系之悠遠，而故意造作者也。茲更進一步，就魏書所紀此等可汗之事實觀之，亦可以悟余說之不安矣。據其所紀遠祖毛，但曰「聰明武略，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初未嘗舉其三十六國及九十九姓之名。又自毛至其五世孫推寅，則皆僅記「立崩」二字；而未嘗舉出何等事蹟。又於推寅，則曰「宣帝推寅立，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而不記此大澤之名。自推寅至其七世孫可汗鄰之間，亦但書「立崩」二字，不記何等事蹟。於可汗隣，則曰「獻皇帝諱隣，立時有神人言於國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帝時年衰，乃以位授子。」據此，則自遠祖毛至隣十三代之間，稍敘事蹟者，僅遠祖與其五世孫推寅，及推寅之七世孫隣而已。而此等記事，又皆屬概括的，普泛的，而非特殊的事蹟也。至於其餘可汗，則僅舉其名而已。又此處尙有一可注意之點：卽以推寅爲中心，前列五世至遠祖毛，後列七帝至可汗隣。此種五七之數，亦中國人以陽數設世數之素癖耳。據上所論述，可見自可汗隣以上十二帝之事蹟，皆甚可疑；獨可汗推寅則決非架空之人物。自可汗毛至可汗隣之間十三帝，僅推寅一人有二字之諱。又此名稱與鮮卑檀石槐時之渠帥推演同名；斯可注意之事也。因思托拔氏自詰汾以上之祖先悉失其傳，獨推寅之事蹟尙爲彼民族間所能朦朧記憶；故至托拔珪作祖先世系時，遂以此可汗（推寅）爲中心，前列五世至遠祖毛，後列七世至可汗隣，以粧飾其世系也。果然，則以魏書之可汗推寅與魏志之渠帥推演爲同一人，亦原無不可矣。

至托拔氏之爲鮮卑種，由上所考證殆無容疑；吾請最後提出一種事實，以爲此問題之斷案。卽隋書經籍志所列書目之中，有下列諸書之名：

國語十五卷

國語十卷

鮮卑語五卷

國語物名（後魏侯伏可悉陵撰）

國語真歌十卷

國語雜物名三卷（後魏侯伏可悉陵撰）

國語十八傳一卷

國語御歌十一卷

鮮卑語十卷

國語號令十卷

國語雜文十五卷

鮮卑號令一卷（周武帝撰）

雜號令一卷

此所謂國語，卽指托拔語而言也。據同書同條云：

「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

據此，則此所謂之國語卽指托拔語，甚爲明白。但上述書名之中，國語之外，尙有所謂鮮卑語者。國語旣指托拔語，則與此區別之鮮卑語，宜非托拔語；若可異也。然國語物名及國語雜物名二書之下，皆明載「後魏侯伏可悉陵撰」字樣；而鮮卑號令一卷之下，則載「周武帝撰」字樣。據此考之，則題國語者，皆後魏時人所撰；而題鮮卑語者，其北周時人所撰歟？果然，則所謂國語，固指托拔語；而所謂鮮卑語，亦指托拔語而言。而托拔氏之屬鮮卑，又毫無可疑矣。杜佑通典（卷一九六）斷定拓拔氏爲東胡之後，鮮卑之別部，蓋得其正鵠者也。

托拔民族之原住地

欲判斷某民族之種類者，先考定此民族之原住地，亦可以爲陪證也。故吾人於欲考定托拔之語言以證明其種類之先，試討究其原住地焉。據魏書所記，詰汾三十九年定都於定襄之成樂。至祿官之時，分其國爲三部。帝自統一部居上谷之北，需源之西，與宇文部相接；又文帝之子猗統一部，居代郡參合陔之北；又桓帝之弟猗盧統一部，居定襄之成樂故城。及托拔珪之世，遷都於代（卽今山西大同府）。由此觀之，托拔氏所據之地，蓋自陰山之南巨

及山西省之北部及河北省之西北部；甚明。然而托拔氏之本源地，則非此境，而在更北之處；此徵之此民族之古傳說而可知者也。據魏書云：宣帝推寅之時，「南遷大澤，其地沮洳，更謀南遷，未果而死。」又詰汾之時，「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是知托拔氏之原住地，乃在絕北之區；實爲此民族間所流傳之古說。而示其最確之住地者，爲魏書（卷一八〇）禮志云：

「魏之先居幽都也，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醴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謂魏國威靈神祇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

又魏書（卷一百）烏洛侯國條云：

「世祖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祭文於室之壁而還。」

此石室既在烏洛侯國之西北部，故欲知此石室之所在，當先考烏洛侯之方位。魏書（卷一百）烏洛侯國傳云：「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於海。又西北行二十日有于己尼大水，所謂北海也。」

據此文面，雖猶不能確定烏洛侯國之位置；然與下文所引舊唐書室韋傳之文相照，則可推測其方位矣。舊唐書

(卷一九九)室韋傳云：

「今室韋最西與回鶻接界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馬，人戶亦多，居斿河之南；其河彼俗謂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東有烏羅護部，又有那禮部落……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其國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東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烏丸東南三百里，又有東室韋部落，在猫越河之北。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

此文所見之烏羅護部落，即魏書之烏洛侯國；由舊唐書（卷一九九）烏羅渾國傳可以知之。傳云：「烏羅渾國，蓋後魏之烏洛侯，今亦謂之烏羅護。」將魏書烏洛侯國傳之文，與舊唐書室韋傳之文對照考之，則魏書之完水，即舊唐書之望建河；新唐書亦作室建河。舊唐書之俱輪泊，即今之 Kulun Nor。故自此泊東北流之完水或望建河，即今之額爾古納河（Argun），甚明也。又魏書之難水，舊唐書之那河，皆指今黑龍江也。是則烏洛侯國之地，必在今嫩江流域；而其北部達於黑龍江之南，不難察知。烏洛侯國之所在地，既在今嫩江流域；則在烏洛侯國西北部之托拔氏祖先之石室，亦必在嫩江流域之中，而當在興安嶺之近傍。因而托拔氏之原住地，亦必在此方面內，蓋亦甚明。此地方（嫩江流域與興安嶺近傍）既為蒙古、達瑚爾、索倫等族所佔之處，而托拔氏之發祥地亦在此地域；是則

欲判斷此民族之所屬，此亦大可供參考者也。

托拔之名義

托拔之名，頗有種種異譯：魏書及南齊書作托跋，宋書作託跋，杜氏通典作拓跋，廣韻作拓拔，慧琳辯正論音義作拓拔，皆同語之異譯也。魏書謂托跋語謂土曰托謂后曰拔之說，本係俗解，而非托拔二字之正確解釋，固不待言。然就因此國語而起此種附會之說之點察之，是托拔語呼土后之語與托拔之名在聲音上必有相類似之處可知也。蒙古語謂泥土曰 *tōhon*, *toghosun*; 托跋之托，殆即 *tōhon* 或 *togho* 之同語也。又通古斯語謂君長曰 *boghina* (*bogh*)；托跋之跋，殆即 *boghina* 之對音矣。但以托跋爲土后之義，乃附會文字而起之俗說；則托跋二字之發音與托拔語所謂土后二語之發音，亦自不必其全相吻合。縱知蒙古語謂土曰 *toghosun*，通古斯語謂君曰 *boghina* (*bogh*) 矣；未可即推斷托拔二字當時發音，必爲 *tok-bok* 也。案康熙字典：

托——唐韻，集韻，韻會並關各切，音拓，

拓——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之石切，音隻，

又唐韻，正韻他各切，集韻，韻會，關各切，並音託，

託——唐韻，正韻他各切，集韻，韻會，關各切，並音拓；

拔——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蒲撥切，音跋，

跋——同拔。

據此則托，託，拓三字，古皆音 *ta*，而拔，跋二字古皆音 *bat* 或 *pat* 矣。托拔二字古音果爲 *ta-pat*，則魏書之以托拔語之 *togho-boghina* 當之，而解爲土后之義者，亦但爲其因聲音上之稍有類似而起之俗說而已。托拔之本義，仍屬不明也。

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托拔條云：

「考舊唐書吐蕃傳稱：秃髮語，謂之吐蕃。吐字土聲，是秃字北音與拓音爲土正同。錢大昕晉書考異云：秃髮之先，與魏同出；秃髮卽拓跋之轉，無二義也。古讀輕唇音如重唇，故赫連勃勃卽佛弗。髮從友得聲，與拔音正相近。伯起書尊魏抑涼，故別而二之。今據本書秃髮烏孤傳稱：八世祖匹孤子壽真產被中，乃名秃髮；其俗謂被覆之義（晉書載記秃髮烏孤傳所記略同）。又源賀傳稱：賀爲秃髮，僂檀子；世祖自謂與賀同源。唐書宰相世系表源氏下，亦稱秃髮僂檀爲魏聖武帝長子足弧七世孫。錢氏之說，不爲孤證矣。」

余於秃髮條，已述今蒙古語謂被曰 *debel*, *däbel*, 卽秃髮一語之對音。然所謂壽真生於被中，故以秃髮爲其國號云云，乃附會此名稱聲音上之相似而起之俗解。秃髮之名稱，與蒙古語（卽當時鮮卑語）*däbel* 在聲音上相類似，雖無可疑；然而秃髮之本名，果係 *däbel* 之同語否，尙可疑也。秃髮氏遁於西羌之間，建設國家，乃係事實；則吐蕃族以秃髮之名爲國號，亦未可知也。果然，則秃髮與吐蕃爲同名，卽 *Tibet*, *Tübüit* 之對音也。但據 *Rockhill*

氏之說，則 Tibet 一語，乃西藏語 Thub-phod 二語所構成，乃『可能』之義（The life of the Buddha, p. 216），是禿髮決不能與吐蕃同名。何則？禿髮爲鮮卑語，而吐蕃（即 Tibet）則羌語也。

今假定如舊唐書所云，禿髮與吐蕃爲同名，而托拔與吐蕃亦非可比較者。何則？托拔一語，似西域諸國所以呼中國之 Tangas 或 Tabgac 之對音也。案西域諸國，古代多稱中國曰 Sina，曰 Sinastan（震旦）或 Serica。而 Sina 之一名，乃秦人之稱之傳於西方者；Serica 之名，則因中國爲產絲之地，故有此稱；此人所共知者也。然自隋唐以來，東羅馬帝國及其他西域諸國皆稱中國曰 Tangas。此 Tangas 國之名，見於西域載記者，乃始於隋代至唐初之 Byzantin 學者 Theophylactos Simocatta 也。茲將彼記 Tangas 之一節，譯出如下：

『Tangas 國之君主曰 Taisau，即神子之義也。此國之主權，常握於王室之手，故王位爭奪之亂，絕不起也。……國中有大河，分一國爲二區。古昔以此河爲界，二國對峙；其一國人民著黑衣，而他一國人民則服赤服。然至近年，即 Maurice 帝之世，黑衣人民渡此河而來伐赤衣人，遂克之，而併合其國焉。』

考定此 Tangas 國爲中國者，始自 Deguignes 氏；其後 Gibbon 氏 Klaproth 氏等諸家出，更確證之。至今已成定論，無復疑之者。此 Tangas 之名，據波斯，亞刺伯之記錄，皆作 Tangax；據突厥碑文，則作 Tabgac。關於此名稱之起源，首試解釋者，亦 Deguignes 氏也。據氏之說：Tangas 之名，乃大魏（Ta-göei）之轉訛，原指托拔魏而言也（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p. Lii）。然其後 F. Hirth 氏更提出新說，謂 Tangas

者，唐家（*Tang-kia*）之訛；突厥呼唐人之稱也（*Nachwörter zur Inschrift der Tonjukuk, p. 35*）。關於此名稱之解釋，除上述二氏之外，未聞有更提出新說者。余於 *DeGuignes* 氏以 *Tangas* 爲指托拔氏之說，全表同意；但於氏以 *Tangas* 爲大魏（*Ta-göei*）之對音之說，則不以爲然。蓋托拔氏曾改國號曰元魏，史有明文；而絕未聞此國有稱大魏之事。況 *Simocatta* 之所謂 *Tangas*，乃 *Tabgac*，*Tamae* 之轉訛；而大魏（*Ta-göei*）與 *Tabgac* 在聲音上乃甚相逕庭也。又 *Hirth* 氏以 *Tabgac* 爲唐家（*Tang-kia*）之轉訛，然 *Tabgac* 與 *Tang-kia* 在聲音上亦頗有差異。且 *Tangas* 之名之爲 *Simocatta* 所知，既始於隋代；故 *Tangas* 爲唐家之轉訛之說，亦不能成立也。然則此名稱之起源，更何從而求之耶？據余考證：元魏本姓托拔氏，斯此名之起源也。托拔二字之古音已如前述，當讀 *Tak-pat* 或 *Tak-pat*；此在聲音上雖微有差異之點，然蒙古語系之 *o* 音發音甚微，殆與 *u* 音相近，屬於喉音。故中國人於 *Tabgac* 之名，僅聞 *Tab-hac* 或 *Tabac* 之音而已。因以托拔（*Tak-pat*）二字譯之也。案魏書昭帝什翼犍建國元年條云：「東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破洛那爲 *Fergana* 之音譯，即漢之大宛國也；則托拔之名，自什翼犍之時已廣傳於西域諸國之間可知矣。其後托拔氏踰長城，併吞黃河流域，遷都洛陽，改國號曰元魏；而西域諸國，依然以原名呼之，故 *Tabgac* 之名遂爲呼中國之名稱。此恰如契丹起自西喇木倫流域，當其統一漠北時，其名已遠播於西域諸國，及其後契丹更進而取黃河流域之大半，改國號曰遼，而西域諸國仍然以契丹之舊號稱呼此國；而此名其後亦用之爲呼中國之稱；其例正相同也。據上所考證，則托拔爲

Tabgač 之對音甚明；然此 Tabgač 之意義，猶未詳也。Radloff 氏始以 Tabgač 與土耳其語系之 Uigur 語 Tapkač 與 Tabgač 相比較，則「有名」或「著名」之義也。其後又捨此說，謂此名爲呼唐人之固有名詞(Die Al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p. 428)。今滿洲蒙古土耳其語族之中與 Tabgač, Tangaç 可以比較之語言亦頗有之，如蒙古及土耳其語謂印璽曰 Tanga, 似 Tabgač 或 Tangaç 乃 Tanga-či 之轉訛，司印者之義也。či 者表示司其事者之義之語尾；文法家所謂 Nomina agentis 者是也。而 Tanga 之轉爲 Tabga, 亦恰如西域諸國中稱中國之長安府曰 Kubdan, 乃自 Kundan 轉來，而 Kundan 又由中國語之京城或宮城(Kung-cheng)之轉訛也(Hirth: Nachevö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p. 35-36)。至於 Tangaci 之轉爲 Tangaç, 則如下所述土耳其語 Tilmeči 之轉訛爲 tilmes, tilbas 之例而可知矣。

宥連

魏書官氏志所記托拔諸姓中保存托拔語尙多，茲取其可考者分釋之。如官氏志謂「宥連氏後改爲雲氏」吾人以爲宥連係鮮卑語，而雲字卽其漢譯也。案今

長城附近蒙語

謂雲

曰 agüla,

Khalcha 語

曰 üle,

Djungar-Öjöt語

曰 ülin,

Wolga-Öjöt語

曰 ulän (Klaproth: A. P. p. 284),

Burjat語

曰 uleng, ulen, üle (Castrén:— p. 222),

蒙古文語

曰 egülen (Podgorbunsky:— p. 182)。

想托拔語之宥連似卽蒙古語 ulen, ulän 之音譯也。

是樓

魏書官氏志謂「是樓氏後改爲高氏」。余以爲是樓亦係鮮卑語，而高字卽其漢譯也。案

女真語

謂大而峻

曰 斜魯 (金史國語解)

索倫語

謂山之高峻

曰 碩虜因 (Sarong)

通古斯語

謂山峯高處

曰 Sugerä (Castrén: Tungusisch Deutsches Wörterbuch, p. 92)。

托拔語之是樓與女真語之斜魯，索倫語之碩虜因，爲同語也。又通古斯語之 Sugerä，若其中音 g 不發音，則爲 Suerä，此亦可與托拔語之是樓相比較也。

拔列

魏書官氏志謂「拔列氏後改爲梁氏。」吾人以爲拔列亦鮮卑語，而梁字卽其漢譯也。案通古斯語系之 Gold 語謂柱，柄，幹等義曰 *bule* (*Grube: Goldisches, Wörterbuch, p. 113*)。托拔語之拔列，卽 *bule* 之轉譯也。

叱奴

魏書官氏志謂「叱奴氏後改爲狼氏。」吾人以爲叱奴亦鮮卑語，而狼字則其漢譯也。案蒙古語族之

Khalkha 語 謂狼 曰 *Öno*,

Burjat 語 曰 *Sono* (*Podgorbunsky:— p. 39*)。

托拔語之叱奴，乃 *Öno*, *Sono* 之對音也。

素和

官氏志謂「素和氏後改爲和氏。」案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引通志略五云：

素和氏，鮮卑檀石槐之支裔；後魏以本白部，故號素和。

關於此白部之事，通鑑晉紀武帝太元元年白部條云：「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注云：「鮮卑有白部；後漢時鮮卑居白山者最爲強盛，後因曰白部。」吾人以爲素和亦係鮮卑語而白部則其漢譯也。

蒙古語 謂白 曰 Čagan,

Burjat語 曰 Sagang, Čagan,

Dakhur語 曰 Šigan

Solon語 曰 Čigán, Čiga (Castrén:— p. 221; Iwanowski:— p. 69)。

鮮卑語之素和蓋卽上述諸語之轉訛也。又

滿洲語 謂白 曰 Šangsiyan, Šangan,

女真語 曰 𡗗 (Šang-kiang),

Gold語 曰 Čag-ža, Čagžān, Čazan,

Olča語 曰 Čakža,

Oročen語 曰 Čeke (Grube: Goldisches Wörterbuch, p. 58-60)。

又 Gold 語謂白眼之犬曰 Čakke, 謂有黑白斑紋之犬曰 Čokko (Grube:— p. 58-60): 此可見托拔語之素和，與上述諸語亦皆有語源相同之故也。

出連

魏書官氏志謂「出連氏後改爲畢氏。」吾人以爲出連亦鮮卑語，而畢字卽其漢譯也。案蒙古語謂終極，達到等義，曰 *eci*。想托拔語之出連，殆卽 *eci* 之略譯也。

嗚石蘭

魏書官氏志謂「嗚石蘭氏，後改爲石氏。」此石氏之石，當取於嗚石蘭三字中之石字；而非嗚石蘭全語之漢譯也。若依嗚石蘭三字之音讀以求其原語，則：

蒙古語 謂 獅 曰 *Arsalan*，

土耳其語 謂 獅 曰 *Arslan*，

Magyar 語 曰 *Orozfan*；

想托拔語之嗚石蘭，或卽上述諸語之對譯也。案中國人之譯胡語 *arslan*, *arsalan*，往往省略其 *r* 音，其例頗多。如册府元龜（卷九七一）所載之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卽 *Ferguna* 王 *Arslun Tarkan* 之譯文也（*Chavannes: Documents*, p.147, Notes 1）。又遼史之阿薩蘭回鶻卽 *Arslan-Uigur* 之譯文也（*Bretschneider:*

Medieval-Researches, vol. I. p. 242) 又王延德使高昌記之阿斯蘭汗即 Arslan Khan 之譯文也 (同上, p. 244) 由上述諸例考之, 則托拔氏之噁石蘭爲 Arslan 之音譯, 當無不可也。

壹斗眷

魏書官氏志謂「壹斗眷氏後改爲明氏。」吾人以爲壹斗眷亦鮮卑語, 而明字則其漢譯也。案

滿洲語 謂 明白 曰 getuken (清文彙書卷六〇),

Dakhur 語謂 明白 曰 getukün (Iwanowsky:— p. 37)。

想托拔語之壹斗眷, 卽上述 getukun 之轉訛形 yetuken, etuken 之音譯也。若不然, 則壹字讀音可讀爲「弦雞切音兮」(康熙字典), 而壹斗眷可讀爲 getuken, 卽 getuken, getukun 之轉訛也。

吐奚

魏書官氏志謂「吐奚氏後改爲古氏。」吾人以爲吐奚亦係托拔語, 而古字則其漢譯也。案蒙古語系之

Balaganak 語 謂 老古 曰 ötügxon, ötülkhö,

Tunkinsk 語 曰 ütügxon, ütülkhü,

托跋氏考

Khalkha
Khorinsk
Seleginsk } 語

Et ötolikhö (Podgorbunsky:— p. 293),

想托拔語之吐奚，殆卽上述 ötolikhö, ütikhü 等之略譯也。

破多羅

魏書官氏志謂「破多羅氏後改爲潘氏。」此潘氏之潘，無所取義，殆卽破多羅之破字之異譯也。然若就破多羅一語之讀音以求其語源，則

蒙古語 謂擴張，增殖，開張

曰 badara (Kowalewski:— p. 1069),

滿洲語 謂從小愈大，去廣開地土之家計寬闊，充裕，滋蔓等義 曰 badarambi (清文彙書卷三)。

想托拔語之破多羅，殆卽上述 badara 之音譯也。

尸突

魏書官氏志謂「尸突氏後改爲屈氏。」吾人以爲屈字卽托拔語尸突之漢譯也。案

蒙古語 謂 屈 曰 akdoi (Kowalewski: p. 137),

滿洲語 謂 屈 曰 ikō (清文彙書卷一),

土耳其語族之 Taranci 語

Ögatai 語 謂 屈 曰 ig,

Sart 語

Digur 語 曰 ik,

Saga 語

Koibal 語 謂 屈 曰 og (Radloff: Versuch, p. 675-694);

想托拔語尸突之尸，當係尸字之訛寫，卽蒙語 (a)kdoi 之略譯。而通古斯土耳其語之 ikō, ik, ig, og 等諸語，亦同語源也。

渴燭渾

魏書官氏志云：「渴燭渾氏，後改爲味氏。」渴燭渾，蓋托跋語味，其漢譯也。蒙古語族中，

Nizniudinsk 語 謂有甘味

曰 amtaikang, amtékang,

Tunkinsk 語 謂之

曰 amtékhang,

Khorinsk 語 謂之

曰 amtaikhang (Castrén: Ibid, p.216);

又 Nizniudinsk 語

亦謂之

曰 amtetè,

Tunkinsk 語

Khorinsk 語 亦謂之

曰 amtatai,

Selensk 語 亦謂之

曰 amtetè;

又 Nizniudinsk 語

謂味

曰 amten,

Tunkinsk 語

曰 amten,

Khorinsk 語

曰 amtang,

Seleginsk 語

曰 amta;

蒙古文言謂味

曰 amtan,

謂有味

曰 amтатаi,

謂甘味

曰 amtaikhan (Ibid, p. 91)。

因案，托跋語之渴燭渾 (hat-yok-huan) 卽上述 amtekhang 之略譯；以渴字合 antekhang 之 a，以燭渾字合 tekhang，而省略其中間音之 b 者也。考康熙字典：『唐韻正：後魏渴燭渾氏，亦作可足渾氏，又作可朱渾氏；』是今蒙古語之 amtekhang，在當時或音 hamtekhang, khamtekhang 歟？若更尋此語之語源，則通古斯語族之

Gold 語 謂有味 曰 anta,

Oiča 語 曰 anta,

Oročen 語 謂味 曰 anta, 謂有味曰 antaki,

Wilui-Tunguse 語 謂辨味 曰 antan,

滿洲語 曰 antambi,

Kondogir 語 謂味 曰 antakal,

Okhotzk 語 謂辨味 曰 antaren (Grube: Goldisches Wörter., p. 8-9)。

又 Gold 語謂 Vaccinium Uiginosum L. (北平土名山裏紅?) 曰 antaka, 其義若曰有味之物 (Grube: Ibid, pp. 8-9) 土耳其語族之 Altai, Telent, Jakut 等語，謂味曰 antan (Radloff: p. 651)。又朝鮮語謂味曰 mas (mat), 日本語謂味甘曰 ama; 此皆與托跋語之渴燭有語緣者也。

屋引

魏書官氏志云「屋引氏後改爲房氏。」想房字卽托拔語屋引之漢譯也。案今土耳其語族中之

Koibal語 謂家,天幕 曰 ös,

Schor語 } 曰 ügu (Radloff: Ibid, p. 1807)。
Sojon語 }

想托拔語之屋引,與上述 ös, ügu 諸語必有同一語源也。若不然,則通古斯語族之

Gold語 謂家 曰 Khágu, hagu,

Oksa語 曰 hagu,

Oročen語 曰 akdu (Grube:— p. 39)。

案屋引二字今雖讀 ok-yin, 然引字在安南音則讀 dan。若屋引二字讀如 ok-dan 或 ak-dan, 則與上述通古斯語之 akdu, hagu 等諸語,可以比較矣。

鐵弗

案魏書（卷九十五）鐵弗劉虎傳云：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屍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

想因劉虎之父為匈奴人母為鮮卑人，故侮辱之而呼為鐵弗也。案

滿洲語 謂凡各樣胡纏，荒酒色之荒，淫亂 曰 *dufe*,

斥其事 曰 *dufe-demb* (清文彙書卷七，二十三丁)：

想鐵弗即此 *dufe* 之對音，野合之義也。

推寅

拓跋語謂鑽研曰推寅。魏書（卷一）帝紀云：

「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三年乃出，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

即其徵也。此推寅與魏書（卷三十）鮮卑傳所引魏略記鮮卑檀石槐之西部渠帥推寅為同名，已如前述。

滿洲語謂引水和麵之和，磨墨，和水和泥，研墨，凡物攪合水 曰 *Suimbi* (清文彙書卷五)。

Gold語謂和撓之義

Et Gsüilefo (Grube:-p. 98);

因思拓拔語之推寅，鮮卑語之推演，即滿洲語 *Suimbi* (動詞) 之名詞 *Suia* 之對音也。

屈子

案魏書 (卷九十五) 屈子傳云：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

此可見拓拔語之屈子乃卑下之義也。

蒙古語

謂野鄙，粗暴

Et *Küdeki* (Kowalewski:- p. 2594, a),

謂原野，荒地，沙漠

Et *Küdeghe,*

謂野鄙之行爲

Et *Küdeghelekü,*

謂野鄙，粗野

Et *Küdeghelekü* (同上, p. 2593)。

拓拔語之屈子 (*Kutket*) 即 *Küdeki* 之音譯。原由荒野田舍之義轉而爲鄙野，粗暴之義者也。又

女真語

謂野

曰兀的厄，

謂野人

曰兀的厄捏兒麻 (Grube: *Jučen*, pp. 4, 18);

此兀的厄亦蒙古語 *Küdege* 之轉訛也。又中國史謂女真人曰『兀狄哈』亦與此語爲同義也。

木骨閭

托拔語謂頭首圓禿曰木骨閭。魏書（卷一百三）蠕蠕傳云：

「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

卽其徵也。今試案此語之源流，其蔓延之範圍蓋甚廣。例如蒙古語族中之

Tunkinsk 語

謂球

曰 mökhörön,

謂迴旋

曰 mükhuri,

Balagansk 語

謂球

曰 mökhörön (Podgorbunski:— pp. 136, 332),

東蒙古語

謂圓，鈍，無稜角，無端末

曰 mokhor, mukhur,

謂圓

又曰 mokholik, mokholtsok, mogholtsok,

謂無稜角

又曰 mogholtsar, mogholtsur,

謂周圍，外邊

曰 mägür, mägher,

謂圓粒

曰 *mügülik*, *mügürük* (Kowalewski:— pp. 2033, 2034, 2035, 2064, 2065);

又通古斯語族中之

滿洲語

謂凡方角改做圓，凡出的兒截平

曰 *muhuri* (清文彙書卷八，二十三頁)

謂凡物磨去稜角

曰 穆呼哩 (元史語解卷十三頁)

謂圓

曰 *muhuliyan*,

謂車輪

曰 *muhereu* (清文彙書卷八，二十四頁)

謂無角龍

曰 *mukulu*,

謂無角牝牛

曰 *moholo* (Zacharoff:— p. 892)。

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Telent語

謂使物圓鈍

曰 *mokor*, *mokort*,

謂末端之鈍者

曰 *mukor*,

Kumandu語

謂使物圓鈍

曰 *mokor*, *mokort*, (Munkácsi:— p. ?),

Jakut語

謂鈍者，無稜角者

曰 *mungur* (Bohtlingk:— p. 150)。

又

朝鮮語

謂圓塊, 球

曰 mung-u-ri

謂塊

曰 mung-ö-ri,

謂剃髮人(僧侶, 兒童)

曰 mongko-ri,

謂圓塊

曰 mung-k'eu-ri, mong-ul-ok-i, möng-ul (Grube:--

p.318),

日本語

謂迴轉

曰 meguru,

謂曲折

曰 magari.

以上所列舉之語言, 雖皆與拓拔語之木骨閭同語源; 然就此國語中多含蒙古語通古斯語之點察之, 則木骨閭當係蒙古語 mukhur 或滿洲語 muhuri 之音譯, 可斷言矣。又與此木骨閭同語源而稍異其語形者亦甚多。例如

蒙古語族中之

蒙古語

謂鈍

曰 mokhoga, mokhogu,

謂刃或角之鈍者

曰 mokhogo, mokhudur, mokhudak,

謂無角牝牛

曰 mogudur (Kowalewski:-- p. 2032; Schmidt:-- p. 218),

Burjat語

謂鈍

曰 moko,

Kalmuk 語

曰 mukhā (Castrén, Tupoi)。

又通古斯語族中之

滿洲語

謂鈍，無角

曰 mokto, moktu, mohoto (Zacharoff: - p. 892)。

通古斯語

謂切斷之木株

曰 mukdükän (Castrén: -p.?),

滿洲語

謂訥，鈍

曰 modo,

謂眼大而圓

曰 morohon,

謂弓彎

曰 nusen,

謂曲折路，一回二回之回

曰 nudan,

謂耳下下嗑根彎曲之處

曰 nulıyan,

謂彎木，木圈子

曰 muhi,

謂高堆之處

曰 muhu,

謂彎曲路

曰 murıhan,

謂改方爲圓

曰 murtashun,

謂凡物方角做圓

曰 mursınbi (清文彙書卷八，十八丁，廿五頁)。

謂略圓高之處，陵

日 munggau,

謂一次二次之次

日 mari (同上十七頁)

Gold語 謂返，歸

日 močogu, moč'ogui,

Manegir語

日 močourau,

Anadyr語

日 močorup,

Kondogir語

日 mučúdau,

Castén氏之通古斯語

日 mučun,

Tunguse

Oročen語

日 modakta, mudaka,

Gold語

謂回，次

日 móda, modār,

謂河曲

日 moda,

謂鈍

日 mōdōkō

謂圓

日 mūrū

Kondogir語

日 murúma,

謂頭子(槌頭)

日 boŋga,

謂球圓

日 *boŋgal*,

謂圓

日 *boŋgál* (Grube:—pp.119, 120, 121, 111)•

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Virjal-Čuvaš語

謂鈍

日 *muga*

Anatri-Čuvaš語

日 *moga, muga,*

Bujinsk-Čuvaš語

日 *muga,*

Malo-Karačkinsk語

日 *moga,*

Anatri語

謂使物圓鈍

日 *mogat,*

Baraba-Tatar語

謂鈍

日 *mogau,*

Kara-Kirgiz語

日 *mokok,*

Altai-Tatar語

謂鈍, 鈍斧, 刀

日 *moku,*

Telent語

謂變鈍, 變弱

日 *moko,*

謂使鈍

日 *mokot,*

謂使弱

日 *mogus,*

Kumandu	謂變鈍，變弱	曰 moko,
	謂使鈍	曰 mokot,
	謂使弱	曰 mogus,
Kirgiz語	謂變鈍	曰 moka,
Tobolsk-Tatar語	謂鈍	曰 mük,
	謂使物鈍	曰 mugat,
	謂變鈍	曰 mugaj,
	謂末端之鈍者	曰 muktuk,
Kun語	謂鈍	曰 mohdak (Munkáči:— p.),
Čagatai語	謂曲折環繞	曰 bök-, bük-,
Altai語	謂曲折者	曰 Pügrük,
Kirgiz語	謂變曲	曰 bökül,
Osman語		曰 böğri,
Yakut語	謂曲折	曰 bügüt, 謂曲折者 曰 bukir,

Öväsš語

謂曲折

日 pük pügür,

Ögatai語

謂迴轉

日 bur-, bür-,

Altai語

日 pur,

謂曲折

日 mojrük,

Öagatai語

日 mojrük (Vámbéry:— p. 210)。

Magyar語

謂無角

日 buga,

日本語

謂圓球

日 nari,

謂迴旋

日 navari,

謂返回

日 modoru,

謂又

日 mata,

朝鮮語

謂物之鈍角者

日 mu-teui-, mung-ttuk-, mut-tuk- (Scott:— p. 35),

謂塊

日 mung-i,

謂雲之疊起

日 mung-köi

謂物之滑而圓者

日 mung-si, mung-sil-,

謂圓物

曰 mung-syu-ri,

謂塊

曰 mung-fōng-i,

謂禿

曰 mung-tuk,

謂塊片

曰 mung-ŕi,

謂總括

曰 mung-ŕi,

謂頭

曰 mōri (Gale: p. 347).

此等諸語，皆與拓拔語之木骨閩同語脈者也。而朝鮮語謂頭首曰 *hōri*，乃 *honguri* 之轉訛，原為圓禿之義，以頭首形圓，因而得名者也。此 *hōri* 原為頭首之義，由此更轉而為首長，正嫡之義。

日本書紀載韓國

謂正夫人

曰 マガリーオリク，

太子

曰 マガリートモ；

而韓語

謂夫人，王妃

曰 オリク，

曰 於陸，

謂王子

曰 トモ，

此可見 *マガリーオリク* 及 *マガリートモ* 二語之 *マガリ* (*magari*) 為正嫡之義甚明也。又據三國史記新羅

國往昔謂王曰「麻立干」；此干字爲韓語之敬稱已甚明，則麻立亦前語 *ma-sari* 之默去 *o* 音而爲 *ma-sari*，*ma-si* 之對音，與 *ho-si* 均爲頭首，正統之義可知也。又據唐書記高句麗國有至高之官名曰「莫離支」，泉蓋蘇文實爲最初膺此官職之人。此莫離支之支，與任那國王之尊號早岐之岐爲同語，亦敬稱也。是可知莫離與麻立爲同語，皆頭首之義也。

又朝鮮語 謂長，昆

曰 *mat*,

謂兄

曰 *mat*,

謂姊

曰 *mat, nu-eui*,

謂長子之子孫（嫡裔） 曰 *mat-pa*;

此 *mat* 亦由頭首之義所轉來，觀高麗時代之著作鷄林類事所載「頭曰麻帝」，「髮曰麻帝核試」而可知也。

侯尼于

鮮卑語謂有相子曰侯尼于。北史（卷七）帝紀云：

「武明太初孕帝（文宣皇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
即其徵也。

蒙古語 謂道理，原因，動機，理想，機會 曰 *Ueir*，
 謂徵候，徵兆，標記 曰 *Ueir-tu*。
 想鮮卑語之侯尼于，卽此 *Ueir* 之對音，徵兆之義也。

豆盧

北史（卷六十八）豆盧傳云：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河人。其先本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

此可見拓拔語謂歸義曰豆盧。

蒙古語

謂法律，勅令，主義，規則，習慣，政府，制度 曰 *türü* (Kowalewski: -p. 1939)；

Burjat語族之 Balagansk 語 }
 Tunkinsk 語 }

謂政府

曰 *türü* (Podgorbunski: -p. 227)；

滿洲語

謂模樣，式，儀，規矩

曰 *durun* (清文彙書卷七十二
 三頁)；

謂道

曰 doru,

謂禮

曰 doroion,

女真語

謂法度

曰 多羅薄替彈巴,

謂倫理

曰 兀里厄林多羅幹薄。

此多羅幹薄，即可以滿洲語 doru 當之（Grube:— p. 10, 39）。又乾隆十二年改刊金史國語解云：「秃里，掌部落詞訟察非違者，即圖嚕。」此秃里，圖嚕，亦可以滿洲語 dufu 當之。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Uigur 語

謂法律，道德，習慣

曰 törü,

Qagatai 語

謂法律，道德，習慣，裁判官，主宰

曰 töre,

Quras 語

謂裁判官

曰 töre,

突厥語

謂法律，道德

曰 törü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p. 128; Vambery: Etyrn., pp.

184, 185; Budagoff:— I. p. 390);

朝鮮語

謂法律，規則

曰 t'eul,

謂質樸，誠實

曰 t'eul-(syu-hä-ta),

謂正直，自信力之篤

曰 t'eul-(ŷi-ta) :

又蠕蠕語

謂章制

曰豆羅伏跋豆伐，

此豆羅與拓拔語之豆盧爲同語也。

真

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所舉托跋語頗多，茲摘錄其一節於下，而逐一解釋其意義焉：

國中呼內左右爲直真，外左右爲烏矮真，

曹局文書史爲比德真，擔衣人爲撲大真，

帶仗人爲胡洛真，通事人爲乞萬真，

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賤人爲拂竹真，

諸州乘驛人爲咸真，殺人者爲契害真，

爲主出受辭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真，

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真，

以上官名末尾所附之真字，非語尾而爲別一語言，不難推知也。康熙字典雖云「北魏呼官吏爲真，如直真烏矮真

之類」云云，是亦未可視為此真字之正確解釋也。案蒙古語及土耳其語表示司事物或行之者之時，即於其事物之語尾加以 *xi* 或 *dji* 一類之語辭。例如

蒙古語 謂羊 曰 *honi*, 謂司羊者 曰 *honi-xi*,

又土耳其語 謂旅行曰 *jol*, 謂旅行者 曰 *jol-dji*,

之類是也。文法家稱之曰 *nomina agentis* (當事之稱)。如元史兵志中所舉

蒙古語 謂主鷹隼者 曰昔寶赤, 謂譯史 曰怯里馬赤,

謂典文史者 曰必閣赤, 謂典軍者 曰兀刺赤,

謂主馬者 曰莫倫赤, 謂牧駱駝者 曰帖麥赤,

謂牧羊者 曰火爾赤, 謂捕盜者 曰忽刺罕赤,

謂奏樂者 曰虎兒赤, 謂進酒者 曰寶兒赤,

謂主服御者 曰速兒古赤, 謂主酒者 曰答刺赤,

謂主膳者 曰博兒赤, 謂主潼者 曰卻刺赤,

謂司關者 曰八刺哈赤, 謂戶郎 曰五典赤,

此等官役名末尾所附之赤字，即 *nomina agentis*，可以拓拔語之真當之；蒙古語作 *xi* 或 *dji*。例如

蒙古語

謂租稅

曰 *tatari*,

謂主稅官

曰 *tatari-xin*

即是也。拓拔語之真，卽此 *ᠵᠢ* 之對音也。

直真

拓拔語謂內左右曰直真。真字卽上述之語尾，可知直字爲內字之義矣。

Burjat語

謂內

曰 *ᠵᠠ, ᠵᠠ,*

謂由內

曰 *sôgoho* (Castrén:— p. 158),

滿洲語

謂裏衣之裏

曰 *doko* (清文彙書卷七),

女真語

謂表裏之裏

曰 朶課 (*to²-k'o*) (Grube:— p. 2),

通古斯語

謂內部

曰 *dô* (Castrén:— p. 105),

Gold語

謂中央

曰 *tokkône*

謂於中

曰 *dokôndu, dokôndudu,*

Oroçen語

謂中央

曰 *toko* (Grube:— pp. 85, 77),

朝鮮語

謂裏

曰 sok,

日本語

謂底

曰 soko, toko,

此皆與托拔語之直同語源者也。

烏矮真

托拔語謂外左右曰烏矮真。此真字即彼語尾，則烏矮二字為外之義可知也。

滿洲語

謂衣服等之表面

曰 tuku,

女真語

曰 禿科 (tuh-k'o) (Grube: - p. 101) .

蒙古語

謂外面

曰 deghegür, deghere, degür (Kowalewski: - pp. 1743, 1757) .

拓拔語之烏矮音 wu wai: 若無誤寫，則與上述諸語毫無類似之處。惟烏矮若為烏矮之誤，則與此等語言不無

因緣。案烏與鳥在字形上酷似，故中國人傳寫外國語之時，往往不免筆誤。例如魏志之烏侯秦水，作烏侯秦水，即其

一例。故托拔語之烏矮真，亦可視為烏矮真之誤寫也。鳥字當時音 To, 此可由蒙古語之 Toghosun 譯為鳥侯

秦知之。而矮字之古音，亦有數樣。據唐韻矮烏蟹切音 wai, 據正韻矮鴉蟹反音 ai. 據康熙字典引王楙野客叢

談云「黃魯直詩「燿矮金壺肯送持，」註引玉篇「燿短也，矮不長也，」不知燿矮二字見周禮春官典同注「燿

皮買反，雉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爲矐雉，雉正作矮字呼也。』可知矮字亦作苦買反音 *ka*。若烏矮爲烏矮之誤，則當音 *Tokai*，或 *Towai*，則此語與女真語之秃科及滿洲語之 *tu* 可以比較矣。

比德真

托跋語謂文書吏曰比德真，此真字卽彼語尾，則比德爲文書之義矣。

蒙古語

謂文字，文書，文章，書籍 曰 *bičig*,

謂書記，登錄者 曰 *bičikči, bičigheči,*

謂書寫 曰 *biti-kiü* (Kowalewski:- p. 1150-1151),

Kalmuk語

謂書寫 曰 *bitsi,*

謂文書 曰 *bitsik,*

謂書記 曰 *bitsiktai* (Grunzel:- p. 81),

Khalcha語

謂書寫 曰 *bičikhü,*

Seleginsk語

曰 *bičikhü,*

Tunkinsk語

曰 *bičikhü,*

Nizniudinsk 語

II bičikhu,

Aralsk 語

II bičikhu,

Balagansk 語

II bičikhu,

Khalkha 語

謂書記

II bičēci,

Seleginsk 語

II bičēci,

Balagansk 語

II mišēši,

Khalkha 語

謂文書

II bičik,

Seleginsk 語

II bičik,

Khorinsk 語

II bisik,

Balagansk 語

II bisik,

Tunkinsk 語

II bisik,

Nizniudinsk 語

II bisik,

Balagansk 語

謂書錄

II bisilge (Podgorbunski:— p. 210-211),

Castren 氏 Nizniudinsk 語謂文書

II bisik,

Tunkinsk 語

□ bitšik,

Khorinsk 語

□ bitšik,

Nizniudinsk 語

謂書寫

□ biše- (näm),

Tunkinsk 語

□ biše- (näp),

Khorinsk 語

□ biše- (nep),

Seleginsk 語

□ biče- (nep),

Nizniudinsk 語

□ biššše,

Tunkinsk 語

□ biššši,

Seleginsk 語

□ biččči (Castrén:— p.169),

Dakchur 語

謂書籍

□ bitege, bitekhe, bitige, bitke, bitge,

謂書寫

□ bitegé, bitekhe (Iwanowski:— p. 60-64)

又通古斯語族中之

滿洲語

謂書文

□ bithe,

謂筆帖式

□ bitheši,

謂奇書

□ bithelembi (漢文彙書卷三)

女真語

謂書

□ 𡗗𡗗𡗗 (Grube:— p. 12),

Gold語

謂文書、書籍

□ piŋga, bitge, pič'kha, pič'kha,

Oiča語

□ pitge

Oročon語

□ pič'ka, bityha,

Manšgir語

□ bityge, bitə'khe,

Buchta-Solon語

□ bitkhe,

Castřén𡗗𡗗 Tunguse語

□ bitik, bičik,

Nerčinsk語

謂書寫

□ bičirem,

Gold語

□ pitkhala,

Tunguse語

□ bitim (Grube:—p. 104);

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Uigur語

謂文書

□ beček, bičik,

Altai語

謂書寫

□ biči,

謂書籍、文書
曰 pičik,

Čagatai 語
謂書翰、文書、記錄
曰 petek (Vambery:— p. 104).

Osman 語
謂文書、表題
曰 bitik,

謂書記
曰 bitikči,

謂文字、書翰、符文
曰 biti (Zenker:— p.),

突厥語
謂文字
曰 bitig (Radloff: Die Altür, p. 142),

Koibal 語
謂書寫
曰 bazer-,

Karagass 語
謂文字
曰 bitir- (Castrén:— p. 157),

Magyar 語
謂文字
曰 betü,

謂文書
曰 betük.

托跋語之比德，乃上述 bitik, betek, bičik 之對音；比德真，則 bitikči, bitikčin 之音譯也。元史兵志謂：「必闐赤華言典文史者。」又黑韃事略云：「窺見其自上至下只稱小名而不會有姓，亦無官稱，如管文書則曰必徹徹，此必闐赤，必徹徹，皆蒙古語 bitikči 之對音，與托跋語之比德真亦可相比也。若更進而究此語之原義，

蒙古語
謂斑紋
曰 bidar (三合便覽)

滿洲語

謂花文、虎豹身上之花斑文

曰 *beder*,

謂虎

曰 *bedu* (因其有斑)

朝鮮語

謂駁馬

曰 *pa-tok*-(*ma*),

謂虎豹

曰 *pōm* (有 *Pō*者之義)

謂筆

曰 *put*,

日本語

謂筆

曰 *fude*,

謂斑

曰 *fu*, *buti*,

謂文

曰 *fumi*,

中國語

謂斑

曰 *pan*,

謂筆

曰 *pit*,

謂文

曰 *bun*,

Irtis-Ostjak語

謂記號

曰 *pōs*,

Surgut-Ostjak語

謂書翰

曰 *pās*,

Samoyed語

謂書翰

曰 *pādar*, *fadur fadu*,

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謂斑

☐ pādawy (Castrén:- p. 210)

Altai語

謂容貌, 外形, 記章

☐ bet,

謂記號

☐ beček, peček,

Kazan語

謂符

☐ beti, biti,

Jakut語

謂表彰

☐ biti,

Čuvaš語

謂顏貌

☐ pit,

Uigur語

謂裝飾

☐ bes-, bez-,

謂粧飾物

☐ besik,

Čagatai語

謂粧飾

☐ bežek, bezek,

Osman語

謂使之華麗

☐ beze-,

Jakut語

謂粧飾, 模型

☐ bičik (Vámbery:- p. 204)。

此等諸語亦皆與托拔語之比德同語源者, 其原來乃斑紋, 模樣等之義, 一轉而為容貌, 外形, 符號, 粧飾, 記號等之義, 更轉而為符, 文, 字, 書籍, 文書等之義者也。再進而溯此語之根本義:

朝鮮語

謂切斷

日 pö-hi,

Qagatai語

謂刃

日 bič,

Jakut語

日 bis,

以土耳其語之 bič, bit bes, bet 等之語根多有切斷之義思之比德 (即 bičik) 蓋原爲切, 刮, 搔之義也 (Vambery: -p. 203)。

日本語

謂搔

日 kaku,

謂書

日 kaku,

朝鮮語

謂搔, 刮

日 keulk,

謂鑄

日 kkeulxil,

謂畫

日 keuri,

謂文字

日 keul,

蝦夷 (Ainu) 語

謂列, 搔

日 keri,

謂文字

日 i-kiri,

通古斯語

謂雕刻, 鑿

日 huläm.

滿洲語

謂文字

曰 her-geu,

蒙古語

謂搔, 列

曰 kharu,

謂畫, 肖像

曰 gele,

Samojed 語

謂刮

曰 kol-lolam,

謂毛斑

曰 kir-biem;

其他 Finno-Ugur 語族之各方言中由有刮, 搔之義之 *kir* 之語根, 轉而為繪畫, 文字, 文書等之義者, 亦甚多。果然, 則譯比德 (*bitik*) 之語根與此為同樣之轉訛, 亦無不可也。

樸大真

托跋語謂擔衣人曰樸大真。

蒙古語

謂被覆

曰 *bütelkü*,

謂蓋布, 蓋被, 帳蓋

曰 *büteghelghe* (Kowalewski:— p. 1229),

Nizneudinsk 語

Aralsk 語

Tunkinsk 語

Seleginsk 語

Khorinsk 語

謂被覆之

□ bütä- (Podgorbunski:- p. 94),

又 *Castrén* 氏之 Tunguse 語 謂被覆之

□ butám (Castrén:- p. 100),

Oica 語

謂海豹皮製之外套

□ bōdō (Grube:- p. 112),

滿洲語

謂裘

□ furdēhe (清文彙書卷十一)。

因案托跋語之樸大，與上述 *bütä* 爲同語，原爲被覆（動詞）之義，轉而爲被覆之物，即衣服之稱者也。

胡洛真

托跋語謂帶仗人曰胡洛真。案黑韃事略云：『環衛則曰火魯赤，』又成吉思汗實錄（卷七二七四頁）云：『箭筒士（蒙語豁兒赤之漢譯）帶弓箭的（元史兵志）火兒赤（塔察兒傳云：火兒赤者，佩橐韃侍左右者也）。』托跋語之胡洛真與蒙古語之豁兒赤，火兒赤，火魯赤爲同語甚明也。托跋語之真與蒙古語之赤，即彼語尾，已如前述，是

胡洛，火兒，火魯，豁兒諸語，皆有兵仗，箭筒，橐韃之義，不待舉例而可測知矣。然

蒙古語

謂刀

曰 mese, sogorkhai,

謂箭筒

曰 kobdo,

謂弓

曰 nunu,

謂矢

曰 sumu,

此皆與胡洛，火魯等語之聲音不類；是此語之意義必須求之他方面矣。今土耳其語族中之

Uigur語

謂防禦，藩籬

曰 karuk, koruh, kuluk,

謂防禦（動詞）

曰 kuruk-, koruk-,

Altai語

謂守護，防禦，設籬

曰 kori-,

謂陣營

曰 korum,

謂武器，兵仗

曰 koral,

謂帶

曰 kur,

Jakut語

謂防禦（動詞）

曰 karirga,

Kara-Kirgiz語

謂帶

曰 kur,

謂蔽 曰 kurluk,

Čagatai 語 謂守禦帶 曰 kur,

謂監守者 曰 kurči,

Kazan 語 謂庭廡，圍垣之內 曰 kora,

Osman 語 謂公園 曰 koru,

謂公園之守者 曰 koruči,

Čagatai 語 謂圍場，陣衛 曰 kuren (Vámbéry:—p. 81-82);

又蒙古語 謂防禦，禁止，禁鋼，彈壓 曰 khori-

謂防禦，禁止 曰 khorik (Kowalewski:—p.961)。

因案托拔語之胡洛，蒙古語之火魯，火兒，豁兒諸語，皆上述 koru, khori, khorik 之對音，原為圍繞之義，轉而為防禦，兵仗，箭筒等之義者也。元朝祕史之漢譯，譯豁兒為箭筒；是蒙古語亦如土耳其語，謂箭筒亦曰 khori (khor) 矣。

蒙古，突厥，滿洲三國語中，有易與上述諸語相混者，茲有置辨之必要。例如蒙古語族中

Khalkha 語 謂守望之所 曰 karül,

Balaġansk 語

曰 kharrur,

謂看守

曰 karkha (Podgorbunski:- p. 120),

又土耳其語族中

Öġatġai 語

謂守護

曰 karaul, karavul, karagul,

Telent 語

Baraba 語

Kirġiz 語

Kazan 語

謂守護

曰 karaul, karavul, karagul,

謂守望者

曰 karaulġi,

Kirġiz 語

曰 karaulġi (Radloff:- p.146-147),

又通古斯語族之滿洲語

謂番衛所

曰 karun (卡倫)。

此等諸語初見之似亦與托拔語之胡洛真有語緣。然考其實，則語根全異。

蒙古語

謂觀，視察，觀察

曰 khara-

Nižneudinsk 語

謂觀

曰 kara,

Tunkinsk 語

☐ khara,

Seleginsk 語

☐ khara (Castrén:-p. 213),

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Telent 語

Lebed 語

Saga 語

Katschinz 語

Koibal 語

Schor 語

Kirgiz 語

Kara-Kirgiz 語

Kazan 語

Konman 語

Čagatai 語

謂觀，視察，瞻望

☐ kara (Radloff:- p. 142),

Uigur語 謂目，瞻望 曰 karak,

Altai語 謂觀，眼界 曰 kara,

Yakut語 謂目 曰 karak,

Öväs語 謂探索，視察，看守 曰 kora (Vámbéry:— p. 76),

又通古斯語族之滿洲語 謂瞻望 曰 kara.

然則 karu (卡倫) karu 諸語，原由瞻望，偵察之義，轉而為守禦，番禦，守望所之稱；與彼由環繞之原義轉成防禦，守護之名之胡洛，火兒等語，未可混同視之也。

乞萬真

托拔語謂通事人曰乞萬真。案元史兵志云：「怯里馬赤，華言識字人，一云譯史也。草木子云：世祖嘗問孔子何如人左右對曰，是天的怯里馬赤；蓋就其所曉者告之耳。」

蒙古語 謂言語學者，通事 曰 kelemürči (Kowalewski:— p. 2473),

托拔語之乞萬真及元史之怯里馬赤，皆此語之對音也。又

畏兀兒語 謂通事 曰 kelemeči,

Tatar語

Et kälghuči (Klaproth: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 18):

而 Radloff 氏疑畏兀兒語之 *kelemeči* 爲突厥語 *tilmeči* 之誤寫 (Versuch. p. 1115) 然此語恐係蒙古語之傳入畏兀兒語者，未必爲誤寫也。畏兀兒 (*weis*) 語謂河曰 *baŕān*，亦明係蒙古語而非突厥語也 (Klaproth:— p. 11)。

蒙古語

謂敘說

Et kele-kü,

謂舌言語

Et kelen,

謂談論

Et kelele-kü,

Nizneudinsk語

謂敘說

Et kele,

Tunkinsk語

Et kele,

Khorinsk語

Et khele,

Seleginsk語

Et khele (Castren:—p. 209),

Nizneudinsk語

謂知

Et keleng,

Tunkinsk語

Et keleng,

Seleginsk 語

曰 khele,

Khorinsk 語

曰 kelen (同上 p.224)。

因案托拔語乞萬真之乞萬，元史怯里馬赤之怯里馬，皆言語，談論之義。而乞萬真，怯里馬赤，則由言語者，談論者之義，轉而為通事之稱者也。蒙古語謂譯解注解曰 *keleči*，即說者之義。又

蒙古語

謂學語言，翻譯

曰 *kelemečile-kü*，

乃上述 *kelemeči* 活用為動詞之形也 (Kowalewski:— p. 2473)。

更進而探索此語根於各方言

Dakhur 語

謂語 (動)

曰 *keri-(keli)* (Ivanowski:— p. 61)，

Gold 語

謂言語 (名)

曰 *gelga* (Grube:— p. 38)，

Ochozk 語

謂語 (動)

曰 *göli* (Klaproth: A. P. p. 46)，

朝鮮語

謂曰 (動)

曰 *kära*，

其高麗時代

謂舌

曰 *kal* (蛤) (見雞林類事)。

又 Finno-Ugri 語族中

Fin 語

謂舌，言語，絃

曰 *kieli*。

Veps 語		𠄎 𠄎
Voten 語		𠄎 𠄎
Bsten 語		𠄎 𠄎
Livland 語		𠄎 𠄎
Lapp 語	𠄎 𠄎	𠄎 𠄎
Syrän 語	𠄎 𠄎	𠄎 𠄎
Öerm 語		𠄎 𠄎
Votjak 語		𠄎 𠄎
Mordwin 語	𠄎 𠄎	𠄎 𠄎
Öeremis 語	𠄎 𠄎	𠄎 𠄎
Vogul 語		𠄎 𠄎

(Donner: Vergleichendes Wörter-
buch der Finnisch-Ugrischen
Sprachen, p. 58).

據 Donner 氏之說，此等諸語，原為響動之義。蒙古語之 khēle, kele，若與此諸語同語源，則原來亦為響動之

義，轉而爲言說，談論，言語等之義者也。土耳其語族中之

Uigur語

謂通事

曰 *tilmeči*

Čagatai語

曰 *tilmanči*

Altai語

曰 *tilmes,*

Jakut語

曰 *tilbas,*

案土耳其語謂舌，言語曰 *til*，與蒙古語之 *kele* 爲同義；故土耳其語之 *tilmeči* 與蒙古語之 *kelemeči*，*kele-*
meči 語形亦酷似。想蒙古語之 *kele*，與土耳其語之 *til*，當爲同語。蓋 *k* 音之轉爲 *t*，*ç* 音，決不稀罕。例如

朝鮮語

謂路

曰 *til*，亦作 *til*，

Finno-ugri語族中多 謂舌

曰 *käl*，

而 Veps語

曰 *čel*，

Voten語

曰 *čäl*，

又 Kazan語

謂乞，求

曰 *kilja*，亦作 *telja*，

而 Osman語

謂乞

曰 *dile* (Vambery: -p. 175)，

Gold語

謂言語

曰 *celga*，亦作 *d'elga*；

是也。若果有如此轉訛法，則視土耳其語謂舌之義曰 *di*, *ti*, *ti*, *çilga*, 與蒙古語之 *kele*, *khelo* 爲同語，固無不可；因而土耳其語之 *tilmeçi* 與蒙古語之 *kelemeçi* 之爲同語，亦可悟矣。德意志語謂通事曰 *dolmetscher*, 亦係土耳其語 *dilmeçi*, *tilmeçi* 之轉訛，世人之所知也；而此語亦與托拔語之乞萬真，蒙古語之怯里馬亦爲同語，則世人所未想及者也。

可薄真

托拔語謂守門人曰可薄真。真卽語尾，則可薄當係門之義也。

蒙古語

謂門

曰 *kalga*, *kharga*,

謂戶

曰 *üden*, *üde*。

成吉思汗實錄（卷七）云「門者，蒙語額兀顛赤，卽 *üden-çi* 之對音；是托跋語之可薄真，非蒙古語，甚明也。然土耳其語族中之

突厥語

謂門

曰 *kapig* (Radloff: - p. 411),

Osman 語

謂守門人

曰 *kapigçi*,

Krim 語

曰 *kapu*,

Čagatai語

□ kapuk,

Katau語

Tobolsk語

Baraba語

Kirgiz語

□ kapka,

Uigur語

謂門(蓋)

□ kopuk,

Čuvaš語

□ kapka (Radloff: - p. 413, 414, 415);

托拔語之可薄，卽此 kapik, kapuk 之對音也。今試案此語之原義，

Uigur語

謂門，蓋，被

□ kapuk,

謂閉(動)

□ kapa- (mak),

Čagatai語

謂蓋

□ kapak,

謂圍(動)

□ kapa- (mak),

Osman語

謂皮，蓋

□ kabuk,

Čuvaš語

謂閉

□ kop,

托拔氏考

Jakutsk 語

謂蓋

□ kappak,

謂閉

□ kappkta,

Kara-Kirgiz 語

謂蓋

□ kakkpak (Vambery:— p. 76-77)。

又蒙古語族中之

蒙古語

謂蓋

□ khapkhak,

Nizneudinsk 語

□ kapkak,

Tunkinsk 語

Seleginsk 語

Khorinsk 語

□ khapkak (Castren:— p. 111),

蒙古語

謂衣服

□ khoböisun,

Tunkinsk 語

□ khupsalang,

Seleginsk 語

□ khupcan (匣 斗 p. 129),

Tunguse 語

謂蓋

□ kapkak (Castren:— p. 7a),

滿洲語

謂有蓋之籠

□ kapi (Grube:— p. 129),

朝鮮語

謂皮

曰 *kkap'ul, kkop-tök-i,*

日本語

謂皮

曰 *kawa,*

謂壁

曰 *kabe.*

托拔語之可薄，與此等語同語源，原爲蓋，閉之義也。

拂竹真

托拔語謂僞臺乘驛賤人曰拂竹真。

滿洲語

謂送客

曰 *tudembi* (清文彙書卷十二)

女真語

謂送

曰 弗忒味，

謂伴送

曰 貴也魯弗忒味 (Grube:— p. 22)

Tunguse 語

謂送

曰 *udäm* (Castrén:— p.) ;

又蒙古語

謂送客

曰 *üde-(kü),*

謂嚮導人，道中同伴者

曰 *udek'in,*

Seleginsk 語 } 謂隨送
Khorinsk 語 }

曰 nde-(nep),

Nizneudinsk 語

Tunguse 語

Khorinsk 語

曰 ndese-(nim) (Castrén: -p.106)。

通古斯語之 *udu*, 蒙古語之 *ude*, 與滿洲語之 *fude*, 女真語之弗忒爲同其首音。消失之形也。因案托跋語之拂竹真, 乃蒙古語 *udekĭin* (古音 *fudekĭin*) 之對音, 隨伴者隨送者之義也。

又朝鮮語謂朋友曰 *pöt*, 謂附着曰 *put-* (*ëio*), 亦與上述之 *fude* 同語源也。

咸真

托跋語謂乘驛人曰咸真。

今蒙古語

謂驛傳

曰 *örtege*,

驛長

曰 *örtökĭin* (Schmidt: - p. 74),

Tunkinsk 語

謂驛場

曰 *urto*,

Khalikha 語 謂驛路

曰 örtöneý zam,

Balagansk 語 謂驛馬

曰 örtöni morin (Podgorbunski:— p. 236);

此皆與托拔語之成真不相類似也。然元代謂驛傳曰站赤；元史兵志云：『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又稱 yamb; 馬哥孛羅遊記云：『皇帝帝使，自王城發足，沿道凡二十五哩之處，皆設有 yamb, 驛舍也，驛馬之館也。』(Yule: Marco Polo, Vol. I. p. 433) 案馬哥孛羅之 yamb (當作yam) 可以元史站赤之站當之甚明也。Pantier 氏謂此 yamb 爲中國語驛馬 (ima) 之對音；Schlegel 氏駁之，謂蒙古語之 jam 出於中國語之站，已如羽田亨學士蒙古驛傳考所辯，皆顛倒本末之議論也。西曆一四二〇年至明朝之 Shah Rokh 使節所作遊記，謂明之驛舍曰 Yam khane. khane 乃波斯語 khana 之訛，乃屋舍之義，是 Yam 爲驛之義，可知也。土耳其語族中之

Kazam 語 謂驛舍

曰 djām (Budagoff:— p. 428),

東方 Turk 語 謂驛馬，驛舍

曰 yām,

謂驛夫

曰 yāmdji (Zenker:— p. 955),

Takut 語 謂驛舍

曰 djām (Böfblingk:—p. 122),

Qagatai 語 謂驛傳

曰 janzi (Sejx Sulejman:— p. 98);

又通古斯之

Gold語

謂驛

曰 yama (Grube:— p. 55),

滿洲語

謂驛,屯

曰 giyannun,

Dakhur語

曰 gamin (Iwanowski:— p. 52).

女真語

則

曰 葛蠻 (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

金史地理志會寧條注云：『有得勝陀，國言忽土噠葛蠻，太祖誓師之地也。』又吉林通志（卷一二〇）得勝陀碑考證云：『案碑在伯都訥廳北，地名石碑嶺，即額特赫格們，金太祖誓師之地也。』

滿洲語謂勝曰 *etembī*，謂得勝曰 *etehe*，上述之額特赫，即此 *etehe* 之對音也。女真語之忽土噠，可以滿洲語之額特赫當之，女真語之葛蠻，可以滿洲語之格門 (*giyannun*) 當之。

Gold語

謂勝

曰 *khyte*, *khyty-*,

謂勝利

曰 *khytyur* (Grube:— p. 50),

則女真語之忽土噠，與其視為滿洲語 *etehe* 之對音，毋寧視為 Gold語 *khytehe* 之音譯；而女真語之葛蠻，則與滿洲語之 *giyannun*，達瑚爾語之 *gamin* 為同語也。

威真之威，今雖音 *ha*，而古音則讀 *ham*；此可由威字廣東音讀 *ham* 知之。托跋語之 *ham* 或 *gam*，與滿洲語之 *giyannun*，達瑚爾語之 *gamin*，女真語之葛蠻，皆聲音相類似，恐係傳此語最古之形者也。由此

ham, gam 一轉而爲元代之 yam, 更由 yam 再轉而爲 djam, 中國人譯之曰站 (Cham)。方式濟氏龍沙紀略 (卷一) 卜魁站條云:「土人譯驛爲站;」亦可悟站字之非中國語矣。托跋語咸真之咸, 爲驛傳之義, 而真字爲 Nohina agentis; 故咸真 (ham-čin 或 gam-čin) 乃司驛傳者之義, 與元史之站亦爲同語也。然元史兵志謂站亦爲驛傳之譯名, 又謂「站亦華言驛傳文簿也, 今鋪舍冊, 猶亦曆簿,」云云, 皆由原義之轉訛者也。今試案 ham, yam, djam 之原義,

長城附近蒙語 謂道路

曰 yam,

Khalkha 語

曰 zam,

Öiöt 語

曰 zam,

Tunktnsk 語

曰 zam (Klaproth: A.P. p. 283; Podgorbunski: p. 78),

則稱驛傳之 djam, 與此等諸語皆爲同語, 原爲道路, 道程之義也 (Bretschneider,

M. R. Vol. I. p. 187, Note 524) 又

俄語

謂驛村

曰 yam,

謂驛夫, 馬丁

曰 yamčik,

波斯語 謂驛舍

曰 *yam*,

亦皆蒙古語土耳其語之傳來者也。

契害真

托跋語謂殺人者曰契害真。

蒙古語 謂切斷, 破折

曰 *khagla*, *khughul* (Kowalewski:-- p. 736,

885),

Tunkinsk 語 }
Seleginsk 語 } 謂截斷, 分斷

曰 *khagal*, *khagar*,

Khoringinsk 語 }
曰 *khakhal*, *khakhala*, *khakhar* (Castren:-- p.

120);

又滿洲語 謂分斷, 折斷

曰 *gakarambi*,

謂分斷處 曰 *gakarashôn*.

因思托跋語之契害, 乃上述 *khagal*, *khagar*, *gakar* 等語之對音, 故斬人者謂之 *khagar-xin* (契害真) 也。

朝鮮語謂切斷曰 *kor* 亦與此同語系也。

折潰真

托跋語謂為主出受辭人曰折潰真。

Nizneudinsk 語 謂語(動)

曰 *zugul*,

Khorinsk 語

曰 *zugul*,

Seleginsk 語

曰 *zugul*,

蒙古語

曰 *zugala* (Castrén:— p. 162)

想托跋語之折潰，即上述 *zugul* 等語之對音；折潰真，則 *zugul-cin* 之對音也。

附真

托跋語謂貴人作食者為附真。成吉思汗實錄云：「廚官(蒙語)巴兀兒赤(元史兵志云：親烹飪以上飲食者曰博爾赤)。」又元史兵志云：「博兒赤一作博爾赤，華言主膳者。」托跋語之附真，與此博兒赤，巴兀兒赤為同語也。又

蒙古語

謂麪包，餅餌之類

曰 *boghor-sak*, *boghorcak*,

元史之巴兀兒，博兒皆此 *bohor*, *bör* 之對音也。托跋語之附，即 *bör* 之省略 *r* 音者也 (Kowalewski: p. 1167)。朝鮮語謂廚曰 *pu-ök*，亦與托跋語之附，蒙古語之巴兀兒有因緣者歟。又南齊書魏虜傳云：「飲食廚曰阿真，廚在西，皇后可孫恆出此廚求食。」似此，托跋語亦謂廚曰阿真。若阿真之真，亦如其他真字爲 *nomina agentis*，則阿真者，主阿之人之謂也；以此爲廚之名，果何如耶？因思阿與附在字形上爲酷似，傳寫之際，誤寫附真爲阿真也。果然，則阿真（即附真）者，膳夫之謂也。

羊真

托跋語謂三公貴人通曰羊真，

蒙古語

謂職掌，職責

曰 *yamū* (Kowalewski: p. 2292),

羊真之羊，即此 *yamū* 之對音；羊真者，乃有職責之人之義可知也。

俟勤地何

案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云：

「又有俟勤地何比尙書，莫提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別官比諸侯，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

語以爲傳驛云。」

托跋語之俟斡地何，乃可與中國之尙書相比之顯官之名也。

蒙古語

謂無上，卓越，主要，優秀，主君，長上 曰 *ergin*, *ergim* (Kowalewski:— p. 268)。

想托跋語俟斡地何之俟斡，卽此 *erhin* 之對音也。中國人譯法，於外國語音節之終於 *r* 音，往往不譯出其尾音。例如突厥語之 *arhan*，譯爲阿薩蘭之類卽是也。托跋語之俟斡，卽可視爲蒙古語 *erhin*，略去 *r* 音之對譯也。〔俟字有三種發音：據唐韻集韻韻會並牀史切，當音 *vi*；正韻渠宜切，並音奇 (*ri*)；而康熙字典云：又叶于紀切音矣 (*hi*)。〕托跋語俟斡之俟，當從 *hi* 音。此語亦行於契丹，遼史國語解云：「夷离堇，統軍馬大官，會同初改爲大王。」此夷离堇，正是蒙古語 *erhin* 之對音，與托跋語之俟斡亦可相比也。乾隆十二年改刊之金史國語解云：「移里堇，部落墟砦之首領；詳穩移里堇，本遼語，金人因之而稍異焉。移里堇，卽伊呀格因 (*igen*)」；是女真取法遼制，設移里堇（卽夷离堇）之官也。清朝學者以滿洲語之 *igen* 考定之，然 *igen* 乃人民之義，而以之爲顯官之名，果何如耶？

地何

又案俟斡地何之地何：

長城附近蒙古語 謂頭

曰 *tarigun, tolkhhai,*

Khalkha 語

曰 *tologoi,*

Burjat 語

曰 *tulgai,*

Öiöt 語

曰 *tolgoi* (Klaproth: A. P. p. 281),

Balaganak 語

曰 *tarhi* (Podgorbunski:— p. 63)。

因案托拔語之地何，乃蒙古語 *tulgai* 之對音，略中間之「音」之形也。若上之解釋爲不誤，則托拔語之俟勳地何爲蒙古語 *erghin-tulgai* 之略譯，首長之義也。

東胡民族考

地豆于及霫考

地豆于之名，始見於後魏之時。就其方位言之，則魏書（卷一百）地豆于傳但云：

「地豆于國在失韋西；」

又同書烏洛侯傳云：

「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

而關於其四境所至，則未有詳明之記載。魏書所記之烏洛侯國，至隋唐二書，皆已視爲室韋之一部落，作烏羅護或烏羅渾。其住地在嫩江流域，而失韋之本地則在 *Naya* 河之下流域，具見下文失韋考，茲不贅述。魏書謂地豆于在失韋之西，蓋當作在失韋西南解。又北史（卷九十四）奚國傳云：

「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于抄掠，詔書切責之。」

奚國之地，包有西刺木倫、老哈木倫及漂河之上流域；是則據此奚國以北之地豆于之方位，不難察知矣。又北史

契丹傳云：

「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其侵軼，其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

是則地豆于之地，介在蠕蠕與高句麗之間，可以推知矣。就以上所列舉之零碎記事而綜合之，則地豆于之境域，北界當以陶爾河與烏洛侯國相接，南界當以西刺木倫與奚契丹相連，東隔沙陀與高句麗之屬地扶餘（即今長春農安等地）相臨，西界以興安嶺與蠕蠕接壤，可以推知也。

地豆于之名，北魏以後即不復見於史籍；至唐代乃有所謂鬻或白鬻之一民族據於其地。舊唐書（卷一九九）鬻傳云：

「鬻，匈奴之別種也。居於潢水北，南至契丹，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環繞其境。」
又舊唐書奚傳云：

「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距白狼河，北至鬻；自營州西北饒樂水以至其國。」

據此，則鬻國四境所至，北接烏羅渾，南接奚契丹，西接突厥；東境所至雖無明文，然就當時大勢推之，當係沙陀。則其境域與魏書所記地豆于之境域，殆全相吻合也。

然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鶻傳白鬻條云：

「白鬻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陁山。北烏羅渾，東靺鞨，西北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失（卽奧失），曰潢水。」

據此，則白鬻國之境域，與舊唐書所記鬻國之境域，頗有不契合之處。然細考新唐書之文，卽可發見其編者之知識頗有缺欠明瞭之處；記事紛紜，有條理矛盾之嫌；故有予以嚴密批評之必要。據新唐書所記白鬻國之根據在奧支水及冷陁山附近；然則此奧支水與冷陁山果可求之於何處耶？

關於冷陁山之方位，據舊唐書（卷一九九）契丹傳云：

「契丹居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南至營州，北至室韋。冷陁山在其國南，與奚國西山相峙，地方二千里。」

又新唐書（卷二一九）契丹傳云：

「阻冷陁山以自固。」

又同書奚國傳云：

「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鶻牙三千里。多依土護真水，其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徙冷陁山，山直媯州西北。」

又讀史方輿紀要直隸篇云：

「冷陁在福餘衛境，一作冷陁，亦曰冷鬻。志云，在潢水之南，黃龍府北，奚契丹依阻此自固。」

又同書（紀要）契丹條云：

「其地南控黃龍，北帶黃水，冷陁屏右，遼河塹左。」

綜合此等記事而對照考之，則冷陁山爲奚與契丹畫分界線之山脈，屹立於老哈河之東方，與綿亙於此河以西之奚西山相對立，甚爲明白也。

關於奧支水之方位，據方輿紀要土護真水條云：

「奧支水出冷陁山南，下流入於黃河。」

據唐書（卷二一九）奚國傳載奚國五部之中有奧失部，五代史（卷七四）奚國傳所載，則作奧質部，此奧失與質皆與奧支爲同名之異譯，甚爲明白；此部落蓋因居近奧支水而得名也。若新唐書所記爲事實，則唐代之白霫，乃奚國五部落中之奧失部也。又方輿紀要（卷十八）霫條云：

「霫亦東部胡種，一名白霫。唐貞觀四年突厥亡，奚霫室韋等皆內附；二十八年以白霫部爲居延州。五代史云：霫與突厥同俗，保冷陁山與支水，後爲奚契丹所侵，益徙而北，女真以其地置霫部。」

若如上文所云，則白霫原據冷陁山南之奧支水，因不堪奚契丹之壓迫，而移徙於較北方者也。奧支水果係今之何水，雖無由知，然就其發源於冷陁山南，及其下流入黃水之文考之，似當爲老哈河之上流或其支流矣。

然老哈河流域，原爲奚民族之根據地；白霫若非奚國之一部，何能在老哈河流域發展其勢力耶？據舊唐書之

文，醫國本居於潢水之北；而未嘗言其居於南。而新唐書所記白鬻之境域：「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而亦未嘗記其南境所至。然若當時白鬻之領土包有老哈河流域，則其國之圓袤豈止二千里耶？又據新唐書，謂白鬻原與同羅僕骨相接，因避薛延陀而東遷保冷陁山與支水；是則白鬻原非東胡種而爲突厥種矣。乃新唐書（卷一四二）回鶻傳云：

「回鶻，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或曰勅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那，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谷，拔野古，同羅，思結，阿跌，白鬻凡十五部，皆散處磧北。」

案上文，又以白鬻爲鐵勒十五部之一種也。又同傳薛延陀條云：

「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爲易莫真莫賀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汗乙失鉢爲野啞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強，二部黜可汗號，往臣之。回鶻，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鬻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如畢可汗；乙失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

據上文，則白鬻與同羅僕骨等同爲游牧於鬱督軍山之一部落，甚爲明確。鬱督軍山，亦作烏德隄山；其方位，據新唐書地理志云：

「又別道自鷓鴣泉北經公主城眉間城怛羅思山赤崖鹽泊渾義河爐門山木燭嶺，千五百里，亦至回鶻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隄山，南依盟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北岸有富貴城。」

此烏德健山即突厥闕特勤碑文所載 *utikan* 之對音也。又唐書地理志之盟昆河，即今 *Orkhon* 河；其仙娥河即今 *Selenga* 河；西人已考定之矣。烏德健山既位於回鶻牙帳之西，是回鶻牙帳所在地如得考定，則烏德健山之方位亦可得而推知矣。回鶻牙帳之所在，爲今 *Kara Balgasun* 地方，此丹麥學者 *Thomsen* 氏所首倡（*Inscription de l'Orkhon*, p. 152）那珂通世博士於其名著成吉思汗實錄（卷十二）辨之云：

『鄂兒歡河盆地稱喀喇科嚕木者有二處。一曰回紇之喀喇科嚕木，在鄂兒歡河之左岸（西岸），即回紇苾伽可汗之宮城遺址，今之喀喇巴勒嘎縣是也。』

Thomsen 氏考定突厥碑文之 *utikan* 山爲今杭愛山（*Hangai*）或南阿爾泰山（*Altai*）之東部。然回鶻牙帳所在，據唐書地理志，明謂「東有平野，西據烏德健山，南依盟昆水」；又唐書回鶻傳謂「徙牙烏德健山，盟昆河之間」；可見牙帳所在必距烏德健山不遠。德國夏德（*Hirth*）氏考定唐之烏德健山，即元之和林山（*Kara Kokorum*）關於和林山之方位，那珂通世博士之成吉思汗實錄一書曾歷引東西學者之記錄以考定之，不必贅述矣。中國人翻譯外國語言，於外國名稱之以母音始者，往往略而不譯，故於突厥文之 *utikan* 山，除譯爲鬱督軍山，烏德健山以外，尚有譯爲都斤山者。周書（卷五十）突厥傳云：

『雖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恆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

又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云：

一號沙鉢略可汗，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樂水，稱第二可汗。

又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云：

『可汗建庭都斤山；』

皆其徵也。此都斤山，卽 *ᠳᠦᠵᠢᠨ* 省去首音而爲 *ᠳᠦᠵᠢᠨ* 之對音也。烏德健都斤之名，皆以突厥時代始見於史籍，其以前尙有其他譯名否耶？余以爲漢書匈奴傳之兜銜山亦與都斤同爲 *ᠳᠦᠵᠢᠨ* 之略譯也。則此山名之爲中國人所知，已遠在漢時矣。漢書匈奴傳云：

『其年（征和二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遺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此兜銜山果與都斤山爲同名異譯否？雖不明知，然匈奴傳云：『虎牙將軍出五原塞八百餘里，至余吾水上郡，止兵不進；』此余吾水既係指今鄂爾多斯（Oros）以北渡沙漠八百餘里之地之一水名，則其爲指今 Ongid 河而言，可以想見矣。而位於此河以北六七百里處之兜銜山之方位，漢書雖未明記，然就漢軍北進之策戰形勢，亦得推定之。故此兜銜山以 Kara Balgasun 附近之烏德健山考定之，當非謬也。據 Rashid-eddin 氏所著之 *Tarikh-i Ghazani* 一書謂 Uigur 之住地有十河，其一名 *utikan* (Radloff: *Kudatku Bilik*, p. 26;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I, p. 259; Thomsen: Inscription de l'Orkhon, p. 152-3); 想此 *utikan* 水之名, 亦即 *utikan* 之轉訛, 蓋因此水發源於 *utikan* 山而得名者也。若就此 *utikan* 之名義言之, 則 Radloff 氏以爲係 *Digur* 語, 謂選擇曰 *aitu* 之轉訛, 而 Thomsen 氏則以爲係 *Kazan-Tatar* 語, 謂說曰 *utkin*, *Sagai* 語曰 *otkin* 之轉訛 (Inscription de l'Orkhon, p. 152) 又今土耳其語族中之 *Qagatai* 語謂過日子, 過生活等義曰 *otkan* (Radloff: Versuch., p. 1268)。按回紇既爲突厥種, 故以突厥語解釋之, 雖亦頗爲得當; 然在此民族之佔 *Orkhon* 河流域以前, 尙有屬於蒙古種之匈奴蠕蠕等族曾據於此地。故上述匈奴傳所載之兜銜山, 若爲 *utikan* 之略譯, 則此名稱亦不妨以今蒙古語解釋之。案蒙古語族中之 *Dakhur* 語謂小曰 *usiken*, *itsiken*, *uskhin*, *isiken* (Iwanowski: Mandjurica, p. 65), 是則 *utikan* 亦可視爲上述諸語之同語也。

上述烏德隴山鬱督軍山都斤山兜銜山等皆 *utikan* 之譯名, 若爲不誤, 而白鬻與同羅僕骨等族原皆游牧此山之附近, 則此民族之去 *Orkhon* 河流域而徙移於鮮卑故地, 殆專因避薛延陀之壓迫而然也。茲所欲考察者, 卽白鬻之東遷, 果在何時耶? 唐書未嘗明記其年歲, 故非從薛延陀之勢力消長方面推測之, 別無他途。隋書 (卷八四) 鐵勒傳云: 『金山西南有薛延陀, 啞勒兒, 十槃, 達契等一萬餘兵。』此可見隋代之薛延陀, 尙據在金山 (Altai 山) 之西南。至薛延陀之漸因強大, 去金山而東徙於鬱督軍山附近, 蓋在唐太宗貞觀三年真珠可汗夷男之時。唐

書（卷二一七）回鶻傳云：

「回鶻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鬻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繞路齎詔書鼓譟，冊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夷男已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七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漠，北俱輪水。地大衆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不伏屬。」

由上文可見薛延陀主夷男乘突厥頡利可汗之衰亡，漠北陷於混亂，乃得機會東徙而樹牙帳於都尉捷（鬱督軍山），獨樂水之南，其勢始益猖獗。太宗恐釀成後患，乃於貞觀十五年立李思摩爲可汗，置之漠南，俾開王庭；以爲暗中對抗漠北眞珠可汗之計。眞珠可汗心惡之，適太宗有事於泰山，乃乘京師空虛，遣其子大度設擊襲思摩，思摩走朔州。上奏其狀，且乞援兵；於是太宗命營州都督張儉率部曲及奚靺契丹兵赴援。大度設與戰大敗，由是薛延陀之勢頓衰，大不如昔。至吐摩支之時，遂亡；是蓋貞觀二十年之事，上距貞觀三年眞珠可汗卽位之時不過十八年而已。若薛延陀白鬻二國之事實，果如唐書所記，則白鬻避薛延陀之壓迫而東徙於鮮卑故地，亦必在此十八年之中也。

然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云：

「是歲（仁壽元年），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勒所敗，步伽尋亦大亂，奚靺五部內徙，步伽奔吐谷渾，啟民遂

有其衆，歲遣朝貢。」

此文以奚鬻五部連書，於隋仁壽元年已內徙；是則鬻國之居鮮卑故地，乃在薛延陀未盛之前矣。又上述貞觀十五年營州都督張儉所率以驅逐薛延陀大度設之外國兵中之以奚鬻契丹連舉，此鬻國當係隋書之鬻，自隋時卽已與奚契丹接隣，據於西喇木倫之民族；似未可與當時據於鬱督軍山之白鬻同視爲一國。且此鬻國亦不似由鬱督軍山東遷者。果然，則隋書及舊唐書所記之鬻國與新唐書所記之白鬻當係別種，不可混同視之矣。是以舊唐書記鬻國之住地與魏書所記地豆于之住地同，而未嘗云由鬱督軍山遷來也。又舊唐書回紇傳記太宗貞觀二十年設置六府七州於回紇之地，以白鬻爲眞顏州，亦與據鮮卑故地之鬻國相區別也。據唐書回紇傳之言，則白鬻明爲突厥種，而隋書舊唐書所記之鬻國，則似係東胡之苗裔，當屬蒙古種。諸書於記此鬻國之名，常與奚國連書，其意可推。隋書以「奚鬻五部」連書，舊唐書以「奚鬻契丹」並稱，已如上述；此外如新唐書回鶻傳拔野古條云：

「貞觀三年與同羅僕骨奚鬻同入朝。」

又五代史（卷七四）奚傳云：

「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鬻皆服屬。」

又遼史太祖記云：

「丙申，上親征西部，奚阻險，叛服不常，數招諭弗聽，是役所向輒下；遂分兵討東部奚，亦平之。於是盡有「奚

霫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

又同紀贊云：

「德祖之弟述瀾，北征于厥室章，南略定「奚霫」，始興版築，置城邑。」

凡上述諸例，皆以奚霫連稱，殆視爲同一民族矣。霫與奚之俱屬蒙古種，卽此亦可推知。又古來此霫國所據之地爲東胡民族之住地，初未嘗被突厥民族佔領；又此霫國隣接之民族如奚契丹室章等，皆蒙古種之東胡民族。杜佑通典（卷二百）霫國條云：

「霫，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爲隣，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略同。亦臣於頡利，其渠帥號爲俟斤，大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通典（卷一九九）白霫條則云：

「白霫在拔野古東，勝兵三千人，其渠帥各牽所部歸附，列地爲州，卽其酋長爲刺史；自鞠國以下諸國並貞觀二十一年通。」

此可見唐代之杜佑已能區別霫國與白霫爲二矣。如上所述，新唐書以前諸書之於霫與白霫，皆視爲二國；獨新唐書乃混同爲一國，甚可怪也。想新唐書編者因拘泥於霫與白霫名號之相同，而誤認爲一種，故爲白霫立傳之時誤將諸書記霫國事跡者皆取而混雜之於傳中。其文大抵雜襲諸書，故觀其內容，卽可知某句抄自某書，茲分別指出

之如此

1. 『居鮮卑故地，』魏通典 靺鞨傳 『亦鮮卑故地。』
2. 『與同羅僕骨接，』魏同書 回鶻傳 『同羅僕骨白靺鞨在鬱督軍山者。』
3. 『北烏羅渾……地圓袤二千里，』魏舊唐書 『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
4. 『東靺鞨西拔野古，』魏通典 靺鞨傳 『與靺鞨隣』

又通典 白靺鞨傳 『在拔野古東。』

惟『保與支水冷陁山』一句，不能指摘其原來出處，恐亦不免係誤解奚契丹之記事而編入白靺鞨者也。新唐書之編者既陷於如此謬誤之地，故其記白靺鞨四境之際，於東西北三方皆能舉其國名，獨於其南界未能舉出國名，遂陷於窮地。然舊唐書 靺鞨傳明謂『南至契丹』，其文本可從，但因新書編者既誤以位於奚與契丹間之與支水與冷陁山爲白靺鞨之根據地，故遂陷於不能從舊唐書 『南至契丹』之文之苦境，而不得不缺南方一國不記矣。如此分析新唐書之文，則新書誤將東方之靺鞨與突厥種之白靺鞨混爲一國之跡，歷歷可見；後世學者不悟其非，遂亦誤呼東方之靺鞨爲白靺鞨而不怪。例如元代至元二十四年所撰之玉京觀池產珎訟碑記稱『白靺鞨 李察撰，白靺鞨 張洪禮書冊』者，亦明係新唐書 白靺鞨傳之文所欺，誤認東方之靺鞨爲突厥種之白靺鞨者也。

靺鞨國之住地，與魏代 地豆于國之住地相當，已如前述；今茲所需考究者，即靺鞨國果與地豆于爲同一民族與否

之問題是也。據北史（卷九十四）謂地豆于於魏武定八年（即西五五〇年）入朝，又同年北齊受東魏之禪亦入貢；則地豆于迄於西五五〇年尙存在，甚爲明確也。又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謂奚霫五部於仁壽元年（西六〇一）內附於隋，是地豆于國見於史籍之最後年代與霫國見於史籍之最早年代，其間相距不過四十一年而已。又地豆于國於西五五〇年以後尙存在，而霫國則於西六〇一年以前業已存在，亦可得而推想。故吾人不能不臆測地豆于之與霫國，畢竟爲同一國名之異稱也。魏書地豆于國之原名雖無所知，然突厥闕特勤碑文所見之 Tatabi，似即可以地豆于當之。關於此 Tatabi 之記事，闕特勤碑文云：

『泣歎而來，自前方日出處，勇猛的沙漠之民 Tabgacé, Tüpüt, Apar, Aprim, Kirgiz, 三姓 Kurikan, 三十姓 Tatar, Kytai, Tatabi 等之民來歎泣。』

『右則 Tabgacé 之民敵也，左則 Baz 可汗，九姓 Oguz 之民敵也，Kirgiz, Kurikan, 三十姓 Tatar, Kytai, Tatabi 之民皆敵也。』

『我於三十八年之冬，向 Kitai 進兵；於三十九年向 Tatabi 進兵。』

此 Tatabi 之名，常與契丹連稱，而中國史上常與契丹連稱者爲奚國，故 Thomson 氏爲奚國考釋（Inscription de l'Orkhon, p. 141）而 Radiot 氏亦懷相同之意見，以爲此 Tatabi 即指通古斯種之奚國（Die Alt-Tu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p. 429）奚與契丹二國，在隋唐二書常被連稱，又此二國境壤相接，

固皆事實；此 Thomsen 氏及 Radhoff 氏考定碑文之 Tatabi 爲奚國之原由也。但吾人以爲當時與契丹隣接之國，固不獨奚國；南北朝時代之地豆于及隋唐時代之靺鞨，皆係與契丹隣接之民族也。且地豆于國更與蠕蠕爲隣，靺鞨復與突厥及回鶻爲隣。然則突厥碑文之 Tatabi 可以奚國擬之，何獨不可以地豆于及靺鞨比擬之？案地豆于三字，今音雖讀 Ti-tu-yü，而安南音則讀 Dia-dau-oi (tia-tau-i)，可見地豆于之名，與碑文之 Tatabi 在聲音上相近似也。又靺鞨之靺字，今音雖讀 Hai，而廣東音則讀 tsap，安南音讀 tsap，殆卽碑文 Tatabi 之 tabi 之譯音也。若此種音韻之解釋爲不失正鵠，則碑文上之 Tatabi，與其以奚國相擬，毋寧以地豆于國及靺鞨比擬之爲妥當矣。

就魏書及隋唐二書以考地豆于及靺鞨之住地，當在今之巴林部爲中心，東北及阿爾沁部札魯特部，西南及克什克騰部。而此地方從來有一特色，在以多松林著名。五代史四夷附錄引胡嶠陷虜記云：

『自上京去四十里至眞珠塞，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

案遼之上京臨潢府，卽今之 Boro Koton (青城之義)，有巴林之烏羅齊母嶺村 (烏居龍藏氏蒙古旅行記 p. 165)。胡嶠之由此處東向行四十里望見之西方松林，果在何地，雖無由確知；然此松林大體自當指阿爾沁部或巴西村部之西部一帶連亙之大松林而言之也。遼上京道之有平地松林，遼史 (卷三十) 地理志所舉上京道山岳處有松林及平地松林之名可以證之；而此松林之在上京臨潢府之西，據遼史太宗記所謂『天顯七年十

二月丁巳西狩駐蹕平地松林」之語可知。又西喇木倫河之上源地方亦有平地松林，遼史太宗記天顯十二年條云：

「夏四月甲申地震，幸平地松林，觀黃水源」（黃水即西喇木倫之譯名）。

又遼史地理志永州條云：

「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孟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族屬漸盛，分爲八部。」

又方輿紀要直隸篇潢河條云：

「潢河在臨潢南，或謂之黃水，源出西北平地松林，流經臨潢府南，至廢永州東木葉山，合於土河，又東南入於遼河。」

又口北三廳志（卷十五藝文四）載元白挺續潢雅十詩之一云：

「樂水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莫奚超勇，恫悵度易水（註云取松煤於灤陽，即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

此可見元代平地松林猶延長至於上都（即今多倫諸爾東北二百里之處）。

又同書（卷十三藝文二）載元王恽中堂事記云：

「二十八日己丑飯新桓州，未刻扈從鑾駕入開平府，蓋龍飛之地，歲丙辰始建都城，龍岡蟠其陰，灤水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葱鬱，都東北不十里有大松林，異鳥羣集。」

上文之開平府即指上都，位於其東十里之大松林，或指平地松林之西南端亦未可知。即不然，推測往昔之平地松林，實與此大松林相連續，亦未嘗不可。綜合上所列舉之記事而考察之，則所謂平地松林，當指自札魯特部之西，烏珠穆沁部之東，西南延長至多倫諸爾附近之大松林；乃固有名詞，而非僅指其中一部分之稱，故胡嶠所望見之平地松林，潢水上源之平地松林，遼主佃獵地之平地松林，皆不過此大松林之一部分而已。此松林之廣大，觀契丹國志卷首所附之地圖有松林數千里；元袁桷有松林行（口北三廳卷十四藝文三）云：

「陰陰松林八百里，昔日相傳爲界趾。」

又方輿紀要（卷十八）直隸篇云：

「平地松林在臨潢西，即千里松林。」

皆可證明也。此大松林往昔雖鬱鬱蒼蒼高蔽天日，然自漢人移住，到處濫伐，故迄今已多成童山矣。今惟西喇木倫河之上流域，自威因齊因資至庫康屯一百里之間猶見松林繁茂，沿其上源之南岸而進地勢漸爲沙土丘岡，土人呼之曰 *Mangha*，頗呈滿目荒涼之景矣。其對岸即巴林部境，今雖少見樹木，然就土人呼此地爲 *Kara Modo*（黑木之義）之事觀之，則其往日森林之繁茂可以想見（烏居龍藏氏蒙古旅行記）。要之所謂平地松林者，以

今巴林部境爲中心，由東北延亙西南之一大森林也。魏代之地豆于，隋唐時之霫國，皆據此地。

又此大森林與闕特勤碑文所見之 *Kadirkan jis* 之森林爲同地，闕特勤碑文云：

『四方多敵，出兵征伐四方之民，平之，彼等皆垂首屈膝而服。前則 *Kadirkan jis*，後則 *Demir Kapig* 之地；移彼等而安堵之。』

又苾伽可汗碑文云：

『前則 *Kadirkan jis* 之地，移 *Scha* 之民安堵之，後則 *Kengir Tarbun* 之地，移突厥之民安堵之。』
(*Radloff*: p. 449-51)。

案突厥之習，以面東向爲定前後左右之準；故文中之所謂前，卽指東方也。當突厥之前，所謂 *Kadirkan jis* 之森林，自當在其東方；此文中所示之方位固甚明瞭。然尙更明確示其方位者，如苾伽可汗碑云：

『*Tatabi* 之民，從唐天子……我等夏出兵，掠其民。我等（或作彼等）止於 *Kadirkan jis*。』

由此文可知 *Kadirkan jis* 在 *Tatabi* 之領域內，尤爲明白。此森林卽中國史中之平地松林，而 *Tatabi* 之卽爲霫國，因而更可推知矣。關於 *Kadirkan jis* 一語之解釋，*Radloff* 及 *Thomson* 二氏之說頗有不同。*Radloff* 以此語爲普通名詞，譯爲 *der dichte bergwald*，卽深林之義；而 *Thomson* 氏則以此語爲固有名詞，譯爲 *Forêt de Kadirkan*，釋之曰：『此森林當指突厥及 *Tatabi*，*Kitai* 二國之間之山林，爲固有名詞，今與安嶺或其

一部分之名稱也。此名稱之意義尙未詳；然 *Abakan* 語謂防守曰 *Kadir*，以此解釋 *Kadirkan* 一語，如何？又 *Uigur* 語謂槐（卽 *Acacia*）一類之樹曰 *Chadirchan*（*kadirkan*）云，見於 *Klaproth* 氏譯出之畏兀兒譯語（*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據 *Schlegel* 氏謂譯語之槐，乃 *Sophora Japonica*，或 *Bignonia tomentosa* 云，或者 *Kadirkan* 之名，可以此 *Uigur* 語 *Chadirchan* 解說之亦未可知。然余於此樹之果否產於其地，尙不得而知也（*Inscription de l'Orkhon*, p. 136-7 Notes 5）。*Radloff* 氏第二回翻譯時，又撤消前說，謂 *Kadirkan* 者爲 *Bumim* 可汗及 *Bilga* 可汗劃分領域之森林之名云（p. 430）。據余觀之，此森林之爲中國史之平地松林，殆無容疑；故 *Thomsen* 氏以此爲興安嶺或其一部分之名，全然得其正鵠。*Thomsen* 氏不知中國史中有平地松林之固有名詞及其記事，故未能爲正確之考定耳。突厥語之 *Kadirkan* 與回鶻語之 *Chadirchan* 爲同語。若如譯語之解釋而確，則碑文之 *Kadirkan jis* 自當指槐樹而言；然據記載則興安嶺之主要樹林爲杆松及落葉松，而非槐樹也。口北三廳志卷五風俗物產條云：

「杆松生獨石口外，黑龍山中，有青杆紅杆二種。廣羣芳譜：一名白松，其幹直上，枝葉如盤，下枝長，以上漸短，遠望無異浮圖，其體最輕。」

落葉松生獨石口外黑龍山中，其葉比青杆稍小，至冬輒落。廣羣芳譜：落葉松塞外興安嶺多有之，其皮，蒙古無茶時，可以當茶，木性最堅，其刺有毒，入肉則爛，入水則沈，所以木商不取，其幹直挺參天，枝葉蔚然，恍若九

簷羽蓋，以塞北高寒，經秋葉脫，至春復生。聖祖仁皇帝幾暇格物論：五臺及口外與安嶺高寒之地，有樹名落葉松，枝幹與杉無異，而針亦青葱如蓋，惟經霜雪後則葉盡脫。其木質甚堅，有微毒，斫伐時誤入肌膚，輒難平復，根株歷久不朽，沉埋水中則變爲石，可供磨礪之用，亦松杉之別種也。」

又新唐書回鶻傳拔野古條云：

「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者。」

案拔野古在回鶻諸族中爲位於最東之一族，而流經此國之康干河既發源於興安嶺，似卽西流入貝爾泊之喀爾喀河也。而投入此河卽變爲康干石之松樹，亦卽落葉松矣。則當時興安嶺之北部，此種落葉松之繁茂，可以想見矣。案突厥碑文中之 *Kadirkan jig* 一語，乃指今興安嶺之南部而言，已不待論。又此名稱乃取於此山中所特產之主要樹林以爲名，亦不容疑。而此山中所特產之樹林爲杆松及落葉松，是則 *Kadirkan jig* 之名果指此二種中之何種耶？

蒙古語

謂杆松

曰 *Gatsura* (四體合璧清文鑑卷二九)

檜松

曰 *Gatsura* (蒙語類解下三六頁)

滿洲語

謂杉松

曰 *Saksin* (同文類解下四三頁)

蒙古語

謂 *Sapin*

(*Pinus picea*
Pinus abies)

曰 *Gatsura* (Kowalewski:— p. 1000),

Seleginsk 語 謂杉松 (Abies sibirica)

日 Xatsura,

Tunkinsk 語

日 Xusurgan,

Xalx 語

謂杉

日 Xatsura,

Seleginsk 語

謂杉

日 Xatsura,

Tunkinsk 語

} 謂杉

日 Xasuran,

Aralsk 語

Nizneudinsk 語

謂杉

日 Karun (Podgorbunsky:— p. 83, 211),

Nizneudinsk 語

謂樅 (Tanne)

日 Kašurung,

Tunkinsk 語

謂樅

日 Xasûra,

Seleginsk 語

日 Xacur (Castrén: Burjatische-Deutsches Wort,

p. 193),

Uigur 語

謂松 (Fichte)

日 Chatschora (Klaproth: Uiguren, p. 13)。

如此，可見蒙古語之 Gatsura 一語，雖因人而異其譯名，而其實則為同一樹木之名，固甚明也。據 Klaproth 氏所

譯之『畏兀兒譯語』(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 13)以爲 Uigur 語謂松(Fichte)
曰 Chatschora (Khatschora), 謂槐曰 Chadirchan (Khadirchan); 然 Uigur 語之 Chadirchan 與突厥
語之 Kadirkan, 皆可以之與 Tuukinsk 語謂杆松 (Abies sibirica) 曰 Xasugan (Khasurgan) 者相
比較; 故知 Klaproth 氏於畏兀兒譯語釋之爲槐字者當係誤譯也。槐樹之產於塞外, 雖見於熱河志及承德府志
等書, 與安嶺中尤以槐樹見稱; 但非此山中之主要特產。然 Uigur 語之 Chatschora 與蒙古語之 Gatsura 實
爲同一語形之轉訛, 故 Chatschora 之義既爲杆松 (Abies sibirica) 而與此松有差別之 Chadirchan 一
語, 必爲落葉松或其他類似樹木之名矣。

惟蒙古語

謂落葉松 (Larix sibirica) 曰 Xargai,

土耳其語

曰 Karag'ai (Kowalewski:— p. 844),

則 Uigur 語之 Chadirchan 似並非落葉松之名, 而當係指杆松之名矣。果然, 則 Uigur 語之 Chatschora 亦
非杆松之名而係落葉松或其相類之木名矣。案 Uigur 語之 Chatschora 與 Chadirchan 二語, 雖被記爲異
木之名; 然吾人以爲 Chatschora 與 Chadirchan 一語之語根 Chadir 與 Chats 實同語源, 而 Chadirchan
之語尾 Chan 則又與 Seleginsk 語之 Xasurgan (Khasurgan, Chasurgan) 之語尾 gan 爲同形也。因
案畏兀兒譯語解 Chadirchan 爲槐者, 似當係檜之誤; 蓋槐字與檜字在聲音上顯爲近似, 傳聞之際難免不陷於

此等誤會也。至檜樹之繁榮於塞外，據熱河志（卷九十三）物產篇云：

「檜，塞山多有之，爾雅所謂栢葉松身者也。與落葉松相似而非，廣韻以爲卽栢也。」

又詠檜詩注云：

「落葉松似檜而非，冬時落葉，生與安嶺北，近移植山莊，亦成活。」

由此等倒證，可見檜樹之產於口外，甚爲明白。又因檜樹與落葉松相近似，易致誤解，故 Uigur 語之 Chadirchan 雖指檜樹，而實係落葉松之誤，亦未可知矣。至突厥碑文之 Kadirkan 與畏兀兒語之 Chadirchan 明爲同一語，當指松類之一種而言，故碑文之 Kadirkan jib 一語以「平地松林」考定，當不見何等障礙矣。

如上所述，則今與安嶺之南部，自唐代以迄遼金之世，皆被稱爲松林。是則與安嶺之名，豈非與松林之名亦有語緣耶？案蒙古語系之

Seleginsk 語 謂落葉松

ᠰᠡᠯᠡᠭᠢᠩᠰᠠᠭ

Tunkinsk 語

ᠲᠦᠨᠬᠢᠩᠰᠠᠭ

Aralsk 語

ᠠᠷᠠᠯᠰᠠᠭ

Khorinsk 語

ᠬᠣᠷᠢᠨᠰᠠᠭ (Podgorbunski:— p. 144)。

案通古斯語系及蒙古語系之 *s, s'* 音常與 *p, k* 音互混。例如 Gold 語謂十字架曰 *seweki*，而 Managir 語作

söwaki, 又 *Unter-Tunguska* 語作 *sewaki*, 又 *Witui-Tunguse* 語作 *howökin*, 又 *Ochotsk* 語作 *Xewki* (*Grube: Goldisches Wort*, p. 98)。若此種轉訛法亦可行之於蒙古語族之間者, 則落葉松之名, 一種方言之呼爲 *kinëgän* 者, 其他諸種方言亦可呼之爲 *hinëgän* (*hinagan*), *Xinëgän* (*Xinagan*) 等一類之形。故與 *安* (*Hinggan*) 嶺之名, 或即 *Xinëgän*, *hinëgän* 等之對音, 卽落葉松之義, 亦未可知矣。

此外塞外之各山岳中, 因其山中所特產之樹名而得名者, 亦不少其例。如蒙古地方稱爲『*納喇蘇台*』之山名, 頗多。*納喇蘇台*, 卽 *Narasu-tai* 之對音, 蒙古語有松之義也 (熱河志卷九十三物產篇)。又連互吉林省東北部之大山脈曰 *完達山* 者, 亦因山中產杉木而得名; 滿洲語謂杉曰 *wantah*, 又 *Lamut* 語謂杉曰 *gāngtu*, 又 *Udskoje-Tunguse* 語謂杉曰 *nganktaa*。完達山脈之完達, 卽 *wanta* 之對音, 滿洲語 *wantaha* 之轉訛, 杉山之義也。

失章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三編第三號及第三十編第八號

1. 捺水那河難河
2. 屈利水
3. 燕支水
4. 失章水
5. 俱輪泊
6. 蒙兀蒙瓦
7. 莫賀咄
8. 莫何弗
9. 乞引

附錄

失章考

1. 捺水

2. 太魯水

3. 深末怛

4. 烏洛侯

5. 鉢室韋

6. 莫賀咄

7. 莫賀弗

失韋之名於托跋魏之時始爲中國人所知。就其方位言之，魏書（卷一百）失韋國條云：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掇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北史卷九十四室韋傳作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及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莫婁同。』

據此文，則失韋國當時蓋在和龍（即今朝陽）北方一千餘里，又二十七日行程之處。若假定一日行程爲百里，則

失韋國實在朝陽之北三千七百餘里之地矣。而此處有四里餘廣之大河，自非指黑龍江不可；則魏書之捺水，蓋卽當時土人指呼黑龍江之名也。余此種假定，觀唐書（卷二一九）室韋傳中之文而益確。茲引其一節於次：

「最西有烏素固部，與回鶻接，當俱倫泊之西南；自泊而東，有移塞沒部；稍東有塞曷支部，最彊部也，居噶河之陰，亦曰燕支河。益東有和解部，烏洛護部，那禮部，嶺西部；直北曰納北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室建河。河出俱倫迤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狹越河，東南亦與那河合，其北有東室韋，蓋烏丸東南鄙餘人也。」

此文所見地名之中，最確實可考者，爲俱倫泊。此俱倫泊，其他諸書亦作呼倫池，枯倫湖，闊濼海子等名，卽今 Dalaï (Nör) 之別名 Khulun (Nör) 之對音也。由此湖水流岀之室建河（舊唐書作望建河），卽今 Argun 河也。又此河注入之那河，卽今黑龍江；而魏書之捺水，與唐書之那河爲同名，亦黑龍江之古稱也。朔方備乘，黑龍江與地圖等之著者考定此那河爲嫩江者，蓋徒拘泥於聲音上之類似，而未嘗深考唐書之本文，故有此誤也。然唐書（卷二二〇）流鬼國傳云：

「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遣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達姤室韋種也，在那河陰凍末河之東，西接黃頭室韋，東北距達末婁。」

倉卒讀此文者，或難保不有疑那河非指黑龍江者；蓋此文中所見之黑水，旣明指黑龍江，何以此外復舉那河之名

耶然黑水者，當時中國人稱黑龍江之譯名，而那河則其土稱，不可誤解此二稱爲異水也。又此那河亦作難河，其名見於魏書（卷一百）勿吉國條記此國使者乙力支語云：

「初發其國乘船泝難河，西上至太侏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

此處之太侏水與唐書之他漏河爲同名，指今陶尓河。又上文所見唐書之凍末河及速末水，粟末水，皆指今之松花江。魏書勿吉傳之難河，與同書失韋傳之捺水，唐書之那河爲同名；與隋唐二書之黑水，同指今之黑龍江，甚明也。魏書東夷傳於黑龍江之分別作捺水或難河者，蓋因此傳之編者所使用之材料有不同也。勿吉使者乙力支至魏，於延興年間及太和年間凡二度，皆在魏尙都於代之時。而同書失韋傳之記事，則在魏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之後所得之材料，乃示自洛陽起點以至失韋國之距離也。

捺水那河難河

黑龍江之古稱那河，難河，與松花江之北支流嫩江（即 Nonni ula），在聲音上相類似；故漢土學者大都混同之。例如蒙古游牧記（卷一）科爾沁條云：

「嫩江，一名妹江，又名諾尼河，古名難水，亦曰那河，明人謂之腦溫江。」

此考定之誤，已如前述；至此二水之名義，則似完全相同。就嫩江之名義言，蒙古游牧記引方式濟龍沙紀略云：

『蒙古謂腦溫爲碧，諾尼音同，今呼嫩江；』

可知嫩江或腦溫江，乃碧河之義也。

蒙古文語 謂碧，綠

☐ *nogo, nogogan,*

長城附近蒙語

☐ *nokhokhon (nokhôn),*

Khalkha語

☐ *nogô-,*

Oïot語

☐ *nokhon (Klaproth: S.P. p. 187) :*

龍沙紀略之所謂腦溫，卽此 *nogon (non)* 之對音也。又通古斯語族中之

Gold語

謂青

☐ *hoïngon,*

謂青，綠

☐ *huïngo,*

Oïça語

☐ *nōgža,*

Oroçen語

謂青

☐ *hogdža, hukdǎ,*

Manigir-Solon語

☐ *nahn,*

女真語

☐ 嫩江 (*nun-kiang*)

滿洲語

☐ *niohon, niowanggian (Grube:-- p. 71-72) :*

因案明人之所謂腦溫，乃蒙古語 *noḡon* (*nōn*) 或滿洲語 *nihoḡon* 之對音；魏書之難水，乃 *Manāgir-Solon* 語 *nahūn* 之對音；魏書之捺水，唐書之那河，乃上述 *nahūn* 之省去末音 *n* 後 *nahū* 之對音也。

滿洲語謂黑龍江曰 *Sahaliyan ula*，乃黑河之義。隋唐二書之黑水，卽此土語之譯名。今此河復有一稱曰那河難河，爲碧河之義；人或疑其非理。然若知黑水之名之所由起，卽可悟余之解釋之非妄。世人每聞黑水之名，輒想像其水之溷濁，此乃不知實際者也。余嘗聞會航行此河之旅客言，此河水乃清冽而不溷濁。但此河與松花江會合之處，反映於松花江水之茶褐色，始呈暗黑之觀。黑水之名，蓋因此云。黑水名稱之由來既如此，則此河水原來並非濁流也。故住於此河下流域之通古斯人，因其爲大河，故呼爲 *Magan*；而住於其上流域之索倫人，因其水色之碧，遂呼爲 *nahūn nahū* (難水，那河，捺水) 也。

塞外河水之名碧河者，除嫩江與難河外，尙有一河，卽突厥碑文所見之 *Jasy1 ügüz* 是也。 *Jasy1 ügüz*，突厥語碧河之義也。關於此河，闕特勤 (*Kül-Tegin*) 碑文及苾伽可汗 (*Bilgä-Kagan*) 碑文云：『我伯父與可汗同出兵，前向 *Jasy1 ügüz* 以迄 *Šantung* 平原』 (*Radt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p. 441; *Thomson, Inscription de l'Orkhon*, p. 103) 此文中所見之 *Šantung*，卽山東之對音，乃唐時代呼太行山以東大平野之名，已如夏德 (*Hirth*) 氏所詳考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pp. 16-18)。然則此 *Jasy1 ügüz* 乃直隸省 (今河北省) 內之河名，蓋甚明也。 *Thomson* 氏考定此 *Jasy1*

ügüz 爲黃河 (p. 149) 案黃河爲當時直隸省內之大河，Thomsen 以碑文之 Jasyi ügüz 擬之，未爲無理；然吾人於此河之名稱上，頗有可疑者。即中國人呼此河爲黃河，而蒙古人呼此河爲 Khara Muren (黑河)，皆因此河水含有多量泥土，其水色呈微黃微黑之觀故也。如斯有特殊色彩之濁流，突厥人不當以碧河、綠水之名呼之。又 Hirth 氏解釋 Tonjukuk 碑文所見之 Talui 河之名，謂桑乾河之古稱灤水，灤水之上加以大字，則成大灤，Talui 卽大灤之對音；又寰宇記謂桑乾河一名小渾河，其爲濁流可知，則闕特勤碑文所見 Jasyi ügüz，卽此水之突厥名；突厥之稱此爲碧河 (Jasyi ügüz) 者，以水中含有泥土故也 (Nachworte, p. 18)。桑乾河爲水經之灤水，固不待論；然未聞有呼此水爲大灤水者。又桑乾河爲濁流，此可由其一名渾河知之；而 Jasy ügüz 係碧河之義，奈何謂其得名於水之溷濁？想 Radtlof 氏譯此 Talui-ügüz 謂爲如海之河，蓋得其原意者，乃當時突厥人呼黃河之名也。此 Jasyi ügüz 既非指黃河，亦非指桑乾河；然則果可以何河水當之耶？據吾人所考證，今之灤河，卽突厥人所謂 Jasyi ügüz 也。此河水之清冽，據遼史拾遺 (卷十四) 引奉使行程錄曰：

「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州處平地，負麓面岡。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間。河面闊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既清泚，臨河有大亭，名曰濯清，爲塞北之絕。」

又東部蒙古誌 (卷下第一〇六頁) 灤河條云：「此河卽古之濡水也；其水清明而深，自渤海至灤平有舟楫之便。」因思突厥人之所謂 Jasyi-ügüz 者，卽指此灤河，因此水之清澄而得碧河之名也。又此河古稱之濡水與黑水之

別名難水，爲同語，亦係碧綠之義；因而使吾人此種臆說益臻確實。滯水之名與難水爲同音，水經注（卷十四）滯水條注趙釋曰：

「一清按：滯水有二：禹貢雖指曰，一音入朱切，出琢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燕盟於滯上，卽此水。一音乃官切，讀若難，從塞外來，東南流，至絮縣碣石山入海，卽今灤河。」

不但此也，又滯水實際上亦有作難水者。水經注同處云：

「滯水，出禦夷縣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水。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北流，左則連淵水注之。水出故城東，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綠水池南，池水淵而不流。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沼，謂之連淵浦。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水入焉。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野，西北入難（注云滯難聲相近，狄語訛耳。）」

卽其徵也。滯水古音 *zəp* 或 *zəp*，亦被稱爲難河；吾人因此難水，不得不連想黑龍江之古名難河。想滯水流域，往昔爲東胡民族所據之處；此民族因此河水之爲碧流，遂呼之曰 *Nahra* (*zəp*)，卽碧河之義；而中國人又從而音譯之曰滯水或難河也。今日呼之爲灤河者，乃滯水難河之轉音也。北方民族之語言中 *pi* 二音之轉訛，決不足怪。例如契丹語之捺鉢亦作刺鉢，女真語之女真亦作慮貞，卽是也。若上述之考察幸得正鵠，則突厥人所謂 *Tasyl tiguz*，與東胡民族所謂滯水難河，爲同河同義，卽今灤河之古名也。

屈利水

魏書失韋傳之捺水爲指黑龍江之稱，既已決定，然則住此流域之失韋民族之方位，果當何地耶？若如魏書所云，此國乃在和龍（卽今朝陽）北三千七百餘里之處，而捺水自北方向此地流來，察之，則此國蓋在瓊瑋（Aigun）海蘭泡（Blagoweschensk）之地矣。黑龍江殆由正北流來，而至此處自 Blagoweschensk 附近更轉方向而向東流。且自嫩江之上流域以出黑龍江，以自墨爾根東北行至瓊瑋（Aigun）爲最容易之通路。則位於瓊瑋（Aigun）東南八月程之屈利大水，必爲今嫩江無疑也。屈利之名果爲何等意義雖無由確知，然

Gold 語

謂灰色

曰 kurl (Grube:— p. 30),

曰 kurri,

Oročen 語

謂碧綠

曰 kurl (Grube:— p. 3),

Dakhur 語

曰 kurl (Iwanowski:— p. 51)。

魏書之屈利，卽此 *kurli* 之對音，碧河之義也。果然，則嫩江，腦溫江者，索倫人呼此河之名；而屈利水者，達瑚爾人對此河之稱也。至此二稱之名義，則全爲一致可知也。

燕支水

位於失韋國南方十七日程，和龍（即朝陽）北方約二十日程之處之啜水，即今綽爾河也。自朝陽至綽爾河之間，有西喇木倫及陶爾河二水；魏書記西喇木倫爲如洛瓌水或洛孤水，記陶爾河作太侏水或太魯水；啜水之非指此二水，明也，且關於啜水之事，唐書室韋傳云：

「最西有烏素固部，與回鶻接，當俱輪泊之西南。自泊而東，有移塞沒部；稍東有塞曷支部；最強部也，居啜河之陰，亦曰燕支河。」

就此文中，亦可見此河位於俱輪泊（即今 Khulun Nor）之東南方；且啜河之啜，朝鮮讀 čol，安南讀 čuyet，廣東讀 čit，認爲綽爾（čor）之對音，亦最適當也。然據唐書，則啜河亦稱燕支河。此燕支二字，與匈奴語之焉支（烟支）爲同語，即蒙古語 Öngö, Üngü 之對音也（蒙語類解謂燕脂曰 Öng-köt-k'io）。中國語別作燕脂，燕脂等，乃忘卻燕支（yen-ki）之古音，而讀之曰 yen-č'i 所起之名稱也。古今注云：

「脂草出西方，葉似薊，花似茜。土人以染粉，爲婦人面色，故曰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之，非彼草染者也。」

由此可知燕脂乃自外國輸入中國者也。匈奴語之焉支不讀 yen-č'i，而讀 yen-ki；據漢書匈奴傳王先謙補註焉耆山條引沈欽韓曰：「耆與支同；元和志甘州刪丹縣焉耆山，一名刪丹山，在縣南五十里。」此可知焉耆山即焉耆山；而焉耆爲西域之一國，漢書西域傳云：「焉耆國王治圓渠城。」漢書補注引錢大昕曰：「員渠即焉耆。」此可

證焉者焉支非讀 *yen-ši* 而當讀 *yen-ki* 也。又匈奴之焉支山，除有作焉耆山者外，亦有作燕支山者，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云：『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恆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裴矩往敦煌，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此燕支山爲河右（卽河西）之山，由此文面而已明；又此山爲匈奴傳所見之焉支山，亦不難推知也。此燕支山既係匈奴傳之焉支山焉耆山，則唐書室韋傳之燕支河，亦與此爲同名；卽蒙古語謂騰脂曰 *ongō*，或 *ungū* 之對音，可斷言也。

失韋水

據魏書（卷一百）失韋傳，失韋國在黑龍江全流域中之瓊瑋（*Aigun*）海蘭泡（*Blagowesčensk*）之地，可以推知；而此民族蔓延之範圍，則無由知之。據隋書（卷八十四）契丹傳，室韋分爲南室韋、北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五部。其中有數部落，雖舉其所據山河之名，然今已不能考定。故五部之方位亦無由明。然新舊二唐書關於此民族之記載，較前二書爲稍詳，於其蔓延之範圍亦得大概髮鬚之案。新唐書（卷二一九）室韋傳云：『最西有烏素固部，與回鶻接，當俱倫泊之西南。』此俱倫泊已如上述，卽今 *Khulun Nor*，是室韋民族之最西部，在此湖水之西南，已達克魯倫河（*Kerulun*）之下流域可知也。又同書云：『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

出俱倫迤而東，河南有蒙兀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舊唐書（卷一九九）室韋傳云：『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此文中所見之大山，爲今興安嶺無疑也。新唐書之室建河與舊唐書之望建河爲同水，卽今之額爾古訥河（Argun），亦不待論；則此河水與那河（卽黑龍江）會合之流域，明爲室韋民族所據，隋書之所謂大室韋，卽指此部落言也。又舊唐書室韋傳於敝烏素固部落之後云：『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馬，人戶亦多，居噶河之南，其河彼俗謂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此文中所見之噶河，爲今之綽爾河，已如前述；住於此河南之塞曷支部落，乃室韋民族之最南者也。而此處所舉之諸部落，皆以據於嫩江流域爲主者，隋書之所謂南室韋，蓋指此也。舊唐書室韋傳於那禮部之次云：『又東北有山北室韋，又北有小如者室韋，又北有婆高室韋。』此乃據於嫩江流域之北部，伊勒呼里山脈北方之部落，卽隋書所謂北室韋也。又舊唐書之婆高室韋，卽可以隋書之鉢室韋當之者也。又新唐書（卷二二〇）流鬼國條云：『開元十一年又有達末婁達妬，二部首領朝貢。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遣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達妬，室韋種也，在那河陰，凍末河之東，西接黃頭室韋，東北距達末婁。』此凍末河，卽今松花江，而那河，卽今黑龍江；達妬，室韋之住地，在此二水會合點之東，卽黑龍江之南，乃室韋民族之位於最東者也。由以上所考證，室韋民族之東西南三方之境界，皆略得推知，獨其北境所至，無由確知，然以自然之形勢考

之，蓋必以大興安嶺爲其北界也。

失韋民族蔓延之範圍雖如此廣大；而失韋之名，必非自當初卽以此爲呼此總體之稱，不過爲此中一部落之名稱耳。而此國之始爲中國人所知，在魏之時；當時此民族之住地，在瓊瑋（Aigun）海蘭泡（Blagowesčensk）一帶，當結雅（Zeya）河與黑龍江會合之地域。案唐書（卷二一九）室韋傳云：『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旁狶越河。』又舊唐書（卷一九九）室韋傳云：『又有東室韋部落，在狶越河之北，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案黑龍江之上流域，東南流而注入此河之大河，獨有結雅（Zeya）河；則此狶越河，當如坪井（九馬三）博士三國鼎立考所考定，卽此 Zeya 河矣。此河至海蘭泡（Blagowesčensk 市）注入黑龍江；故魏書失韋傳所記之地方，實指其南境；是此民族之本據地自魏代已在 Zeya 河之下流域矣。因案室韋與狶越爲同名異譯，皆 Zeya 之對音也。

俱輪泊

新唐書之俱倫泊，舊唐書作俱輪泊，他書亦作枯論、闊連等；卽今 Dalai Nor 之一名 Khulun Nor 之對音也。據 Schott 氏謂：

蒙古語

謂瓠

曰 khul, khulun (Alteste Nachrichten von Mongolen und

Tataren, p. 22):

唐書俱倫泊之名，卽此 *Khulun* 之對音也。此湖水，其形似瓠，故得此名也。又中國語謂瓠曰葫蘆，亦與蒙古語 *Khula* 有關係也。

蒙兀(蒙瓦)

舊唐書室韋傳有蒙兀室韋，新唐書作蒙瓦部，蓋同名之異譯也。此部落之方位，據舊唐書室韋傳云：「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又東經大室韋，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由此文面，可得稍精確之推測。俱輪泊之爲 *Khulun* *Nor*，望建河之爲 *Argun* 河，已如上述。兩唐書皆謂此河東流，其實則北流也。所謂在此河之南之蒙兀部落，實則位於其東。此部落之住地，雖不能的確地考定之，然玩索上述文面，蓋當 *Argun* 河之下流域，而在此河與興安嶺之間也。謂此蒙兀部落卽後世之蒙古之說，首唱於洪皓之松漠紀聞，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蒙骨國，卽唐書所謂蒙兀部。」此盲骨子與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一）所見之蒙骨斯爲同名，皆 *Mongol* 之複數 *Mongos* 之對音也。契丹國志亦作蒙古里，國志云：「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裘之物與契丹交易。」卽其徵也。元朝秘史亦作忙

豁勒，又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七）蒙古條云：「自契丹國志有正北至蒙古國之文，嗣後邱長春西遊記，孟珙蒙韃備錄皆以蒙古定稱。遼史無蒙古而有梅古悉，疑卽孟珙之所謂蒙古斯。」案蒙古雖亦作蒙古斯，而遼史之梅古悉之果與蒙古斯爲同名否，則甚可疑也。

蒙古之名義古來有種種解釋，尙未一定。據宋彭大雅黑韃事略云：「黑韃之國（卽北單于），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銀。」是蒙古乃銀之義也。又 Schmidt 氏駁 Rasid-eddin 謂蒙古之名爲癡鈍孱弱之義之說，而更立蒙古之名爲無畏、慍悍之義之說。又 Schott 氏更折衷此二說，謂蒙古之名，乃原爲癡鈍之義轉而爲無畏、慍悍之義（Alteste Nachrichten Von Mongolen und Tataren, p. 56）。又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七）云：「或以蒙古謂銀亦曰蒙古，因疑達達抗金，故以銀爲國號，揣測附會，似是而實非。博明西齋偶識以爲蒙古之稱在金之先，此說近似（二說皆見張牧蒙古遊牧記）。元時西域史解蒙兀爲孱弱，亦爲魯鈍（似刀鈍比例），此必是元人自言，非拉施特哀丁所能臆造。」是洪氏排斥蒙古爲銀之說，而暗承認 Rasid-eddin 之解釋也。以上列舉諸說之中，以 Rasid-eddin 之解最爲世所尊重；然蒙古與唐書室韋傳所載之蒙兀蒙瓦爲同名，則 Rasid 所云，縱令出自蒙古人之口，亦其後世之俗解，明矣。至黑韃事略謂對女真之稱金國，而蒙古自號銀國云云，於歷史上之事實頗有矛盾之處。蓋蒙兀（卽蒙六）之名，已見於唐代，非至宋金時代而始現也。然吾人因其他理由，頗欲贊成黑韃事略所謂蒙古爲銀之解說。吾人第一理由，以爲北

俗之以金屬之名爲國號者，原非希見。例如契丹之採鑛鐵之名爲國號，女真之取黃金之名爲國號等，是蒙古之借銀之名爲國號者，亦不足怪矣。又第二理由，以爲唐書所見與蒙兀部相對之隣部落，尙有所謂落坦部落者，似係金部落之義之土語。此落坦部落，舊唐書誤作落俎部落，其誤可由新唐書亦稱此部落爲駱丹部，舊唐書亦稱此爲駱駝室韋知之。此落坦，駱丹，駱駝等似皆蒙古語 *Altan*, *Alga* 之對音，金之義也。中國人譯法，凡外國名稱以母音始者，往往省略其首音。例如 *Dunshan* 山之譯爲度斤山，*Orkhon* 河之譯爲鹿根河，*Atirkan* 之譯爲忒里蹇之類是也。又落坦之前，有母音之省略，蓋蒙古之古語，亦如日本語朝鮮語未有以一音始者。因此理由，亦可推測落坦之名必爲 *Altan* 之對音也。果然，則據室建河西岸之落坦部，乃金部落之義，而住於其東岸之蒙兀部或蒙兀部落，則銀部落之義也。案蒙古語族中之

Khalkha 語

謂銀

☐ *nunggu*,

長城附近蒙語

☐ *nunggu*,

Burjät 語

☐ *monggu*,

Oiöt 語

☐ *nunggö*, *monggun* (*Klaproth*: A. P. p. 282),

Dakhur 語

☐ *mungo*, *nunggu*, *munggu* (*Iwanowski*: -p. 70);

又通古斯語族中之

Capogir	謂銀	ᠮᠣᠩᠭᠣᠨ,
Mangažeja		ᠮᠣᠩᠭᠤᠨ,
Nerčinsk		ᠮᠣᠩᠭᠤᠨ,
Barguzin		ᠮᠠᠭᠤᠨ,
Ober-Angars		ᠮᠠᠨᠨ,
Jakut		ᠮᠠᠩᠭᠤᠨᠢ,
Ochotsk		ᠮᠠᠩᠭᠤᠨ,
Lamut		ᠮᠠᠩᠭᠤᠨ,
Unter-Tunguska		ᠮᠣᠩᠭᠣᠨ,
滿洲語		ᠮᠣᠩᠭᠤᠨ (Klaproth: A. P. p. 46),
女真語		ᠮᠣᠩᠭᠤᠨ (Grube:— p. 3v),
Solon		ᠮᠣᠩᠭᠤᠨ (Iwanowaki:— d. 70)。

因滿洲語謂蒙古曰 monggu, 通古斯語曰 mōngo, 與上述之 monggū, muuggu 爲同形之語。而蒙古人自稱爲 Mongol, 則又上述 mongón, mōnggun 之末音 n 轉爲 l 之形者也。

莫賀咄

室韋會長有莫賀咄之稱；隋書（卷八十四）契丹傳室韋條云：

「南室韋北行十二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賀弗三人以貳之。」

又唐書（卷二一九）室韋傳云：

「其國君長，惟大會皆號莫賀咄，攝筭其部，而附突厥，小或千戶，大數千戶。」

皆其徵也。又杜佑通典（卷百九十六）烏桓傳云：

「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敦。」

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云：

「阿史那彌射，亦室點密可汗五世孫，世爲莫賀咄葉護。」

此可知莫賀咄之號，亦行於烏桓突厥之間矣。然則此莫賀咄之名，果爲何語之對音耶？

蒙古語

謂勇士，勇猛

曰 baghatur,

Burjat語

曰 bätür

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Prokikaramen語

☐ batır (Radloff: Versuch., p. 1450),

Koman語

☐ batır,

突厥語

☐ batur,

Kazan語

☐ matur (Radloff: Die Altürkischen Inschri-

ften, p. 375),

又通古斯語族中之滿洲語

☐ batoru.

想莫賀咄卽此 baghatur 之對音，由勇士之義轉而爲渠帥之尊稱者也。而蒙古土耳其等 Ural-Altai 語中凡兩母音之間挾有 *o* 音者，常默不發音，故上述之 baghatur 可以轉訛爲 batur 之形。Buriat 語之 Batur，滿洲語之 Batoru，卽因此轉訛者也。此種轉訛法，似亦行於失韋勿吉等國語之中。案北史（卷九十四）室韋傳云：「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

又同書勿吉傳云：

「渠帥曰大莫弗瞞咄。」

又唐書（卷二一九）黑水靺鞨傳云：

『其酋曰大莫弗瞞咄，世相承爲君。』

此等處所見之瞞咄，卽 *Baghatur* 之轉音 *batur* 之對音也。瞞字康熙字典云「母官切，母版切」，則是有 *ban* 與 *ban* 二音也。元史定宗紀云：

『詔蒙古人戶，每百戶以一人充拔都魯；拔都魯者，華言親軍猛帥也。』

又元史兵志云：

『拔突，華言勇敢無敵也。』

此拔都魯，拔突亦與上述之瞞咄同爲 *batur* 之對音也（*Hirth: Die Abenteuer Atila's nach Johannes von Thurocz, 又 Shiratori: Die Sprachen der Hing-nu und Tung-hn Stämme, p. 34-35*）。

莫何弗

室韋及其隣族之間，莫賀咄，瞞咄之外，尙有所謂莫賀弗，莫弗之稱號，其徵已如前述。隋書室韋條謂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輔大會，乞引莫賀咄；又魏書（卷百）烏洛侯國傳謂「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又同書契丹傳云「顯祖時莫弗紇賀辰奉獻」。此莫弗，乃莫何弗之轉音，亦猶瞞咄之爲莫賀咄之轉音也。想莫何弗，莫賀咄，或莫弗，瞞咄，皆係尊稱；故小君長單稱莫何弗，莫賀咄，而大君長則稱莫弗瞞咄（卽莫何弗莫賀咄）也。又杜氏通典

(卷一九七)突厥傳云：

「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爲英賀弗。」

據 Klaproth 氏謂此始波羅爲東方土耳其語 Sibor 之對音，乃攻敵合圍所吹之大喇叭；又莫賀弗讀 Yenghefu, Yengheb, 乃土耳其語謂勝利者曰 Yenghin, 曰 Yengnek, 乃由克伐之義所轉之語也 (Klaproth: Mémoires Relatifs à l'Asie, T. 2. p. 386-387)。以余觀之，此種解釋，蓋兩皆失其正鵠也。想始波羅一語，乃 Onghin 河流域所發現之突厥碑文所見 Sabra 之對音；此語今無由知其義，Radloff 氏單解之爲人名或官名而止。倘此 Sabra 爲突厥傳之始波羅之原語，則其義爲勇健之義也 (Radloff: Die Altürkischen Inschriften, p. 277)。又英賀弗一語，明爲莫賀弗之誤寫；Klaproth 氏不悟此爲誤字，其解釋更無評論之價值。而此莫賀弗與前所見之莫何弗爲同語，則此語爲勇健之義，可知矣。果然，則莫賀咄與莫何弗皆勇健之義，莫賀爲語根，已含有此勇健之義，而咄與弗則皆語尾也。突厥碑文有官名或稱號之 Baga, 而無可以配莫賀之語。又突厥官名之有以發字爲語尾者頗多。例如吐屯亦作吐屯發，設亦作設發，俟利亦作俟利發之類，皆是也。此發字乃 put 之對音；就突厥之設發，碑文作 Sada put 察之，則莫何弗，莫賀弗之弗，亦此 put 之語尾；而莫何，莫賀乃係語根，從可知也。此語根爲勇健之義，土耳其語族之中雖不能覓到類似之語，反而蒙古語及通古斯語族之中，頗有可引作解釋者。例如蒙古語族中之

Khalkha語

謂強健

曰 bākō, бүкө, bexi,

Tunkinsk語

曰 böxö, бүху, bexi,

Balagansk語

曰 böxö,

Seleginsk語

曰 böxö,

Alaralk語

曰 bexi (Podgorbunski: p. 137)。

想莫賀,莫何 (Baga) 與此等語同語源也。又通古斯語族之中

Gold語

謂強,惡

曰 magä,

謂甚

曰 mäga,

謂甚,強健

曰 manga,

Oïkä語

曰 magä, mäga,

女真語

謂難

曰莽吟,

Oročen語

謂惡

曰 mangga (Grube: p. 117),

滿洲語

謂硬,難,能,幹,強,剛,狠,價錢貴,拔羣者曰 mangga (清文彙書卷八)。

此等語亦與莫賀,莫何 (Baga) 爲同語也。曰與p二音之可以相通,此可由突厥語及其他方言謂勇士勇猛曰

batur, 而 Kazan 語作 *batir* 知之; 是則室韋語之莫賀 (*bagga*) 轉而為 *masga* 亦不足怪矣。

又 *Dakhur* 語 謂勇猛, 勇士 ㊦ *mángga* (Iwanowski:— p. 43),

蒙古語 謂惡 ㊦ *maghu*,

謂奮激, 猛烈 ㊦ *mongla* (Kowalewski:— p. 2031),

朝鮮語 謂惡 ㊦ *mak*,

謂甚 ㊦ *mainu*,

謂猛, 隼 ㊦ *mai*,

此等諸語亦皆與莫賀同語根也。

乞引

案隋書契丹傳室韋條, 謂北室韋部落渠帥曰乞引莫賀咄。莫賀咄為 *baghatur* 之對音, 已如上述; 是乞引必為形容此尊號之嘉言矣。今通古斯語族中之

Gold 語 謂力 ㊦ *kusún, kusū*

Oročen 語 ㊦ *kusun,*

女真語

曰 忽孫，

滿洲語

曰 hōsun (Grube:— p. 30);

又蒙古語族中之

東蒙古語

謂力

曰 khučun,

Castrén \) Nižneudinsk 語

曰 kušeng,

Tunkinsk 語

曰 khušen,

Seleginsk 語

曰 khuče,

Podgorbunski \) Seleginsk 語

曰 khuči,

Tunkinsk 語

Balagansk 語

Khorinsk 語

曰 khuši, khušin (Podgorbunski:— p. 277);

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Uigur 語

謂力

曰 küč,

Čagatai 語

Jakut語
Kara-Kirgiz語

Et Kus (Vambéry:— p. 104-105)。

因思室韋之乞引(Kot-in)蒙古語 khučun, khučün之對音也。

附錄

捺水 難水 那河

魏書記今嫩江爲捺水亦作難水，唐書作那河，又宋元時代之記載則作那兀或那温。此名稱之原音爲 *načun*，*načun* 那兀，那温卽其對音，捺水那河之捺那爲 *načun načun* 之省略，難水之難爲 *načun* 之省略，前已詳說，不必贅述，方式濟龍沙紀略云：

『蒙古謂腦温爲碧，諾尼音同，今呼嫩江。』

若從此說，則蒙古語謂嫩江曰腦温江 (*načun*) 乃碧河之義也。隣接此河之黑龍江，古名黑水，卽滿洲語 *solon* 之漢譯，又注入松花江之呼蘭河，古名忽刺湯江，乃蒙古語 *xulagan*，或 *ulagan* 之對音，赤水之義也，然則謂嫩江之蒙古名曰腦温江爲碧河之義，龍沙紀略之說，蓋不失正鵠者也。今

蒙古語

謂綠碧

曰 *nogo, nogon,*

故此河之呼諾尼(*noni*)或嫩(*nun*)，想即其轉訛也。然與室韋語之 *nagu, nagun* 最相形似者為 *Managir-* *Solon* 語之 *nahun*，索倫 (*Solon*) 人原以通古斯為骨子，而雜有蒙古種之混合種，若以為室韋語之 *nogn*，*nagun* 類似索倫語，遂即謂室韋語為通古斯語，是又不然，何也，上述龍沙紀略明載蒙古謂腦溫為碧，而此腦溫明為 *nagun* 之對音，故索倫語之 *nahun* 寧當屬於蒙古語系者也。嫩江今呼 *noni* 或 *Nonni*, *Isbrants Ides* 氏之遊記亦作 *zagun*，是迄於十七世紀頃猶保存古音之舊可知也。

太魯水 太徐水 太岳魯水

魏書記今洮兒河作太魯水亦作太徐水，又北史亦作太岳魯水，元代記錄記此河作塔兀兒或托吾兒，其原名為 *Tagur* 或 *Daxur*，據金史國語解

Solon 語

謂耕種者

曰達胡里 (*Daxur*)，

太魯水 (塔兀兒) 之名與此同語源也。又與索倫雜居之 *Daxur* 人，中國人譯為達呼爾或打虎兒，是此名稱或亦與洮兒水有緣故也。

深末怛

據隋書室韋五部落中之一部曰深末怛室韋，乃因其地有此水而得名者，此深末怛河果當於今日之何水，雖不明瞭，然必係墨爾根之西北，發源與安嶺，而注入嫩江之一河水則甚確，案通古斯語族中之

Gold語

謂雪

曰 Simotá,

Olča語

曰 Ximmata (Xi=si) (Grube: Goldische

Wörter, p. 43)。

深末怛水 (古音 sin-mat-tan) 之名與此 simotá, ximmata 爲同語，雪水之義也。隋書北室韋條云「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又深末怛室韋條云「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是此處之室韋地方降雪之多可以想見，此可悟流於其地之河水之以雪水得名，當非偶然也。

烏洛侯 烏羅護 烏羅渾

魏書北史室韋傳之烏洛侯與失韋區別之，然唐書室韋傳則謂烏羅護爲室韋之一部落。

蒙古語

謂赤

曰 ulagu, ulagun,

想烏洛侯烏羅護乃 *u-lagu* 之對音，而烏羅渾則 *u-lagun* 之對音，亦之義也。

鉢室韋 婆蒿室韋

隋書之鉢室韋與唐書通典之婆蒿室韋爲同名，已如前述，

滿洲語

謂捕魚類禽獸

曰 *butembi*,

謂打捕

曰 *butxa* (清文彙書卷四，六十)。

今嫩江上流域有名 *butxa* 之地，住於其地之索倫人即稱 *Butxa-Solon*，因考鉢室韋婆蒿室韋之名皆此 *Butxa* 之省略，其正音當作 *Butkwa* 或 *batkwa* 也。

莫賀咄

隋書契丹傳附錄室韋傳云：

「南室韋……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又新唐書室韋傳云「其國君長惟大會皆號莫賀咄，攝莞其部而附突厥。」此可見莫賀咄乃室韋語之尊稱也。此尊稱亦行於突厥，新唐書(卷二二五)突厥傳云「阿史那射彌亦室點密五世孫，世爲莫賀咄葉護」，此莫賀咄葉護之葉護乃 *Jabgu* 之對音，乃突厥

之官名，是莫賀咄一語亦敬稱也。

蒙古語

謂勇士勇猛

曰 bagatur,

Buriat語

曰 batur,

故室韋語之莫賀咄想卽此 bagatur 之對音也。然突厥已有莫賀咄之敬稱，又土耳其語族之中

Koman語

謂勇猛

曰 batir,

突厥語

曰 batur,

然室韋曾附屬於突厥，故室韋民族之此敬稱或者令人疑係採自突厥亦未可知，對此疑問，有通典（卷一九六）烏桓傳云「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教」一節予以答辯，蓋烏桓與鮮卑同爲東胡之苗裔，奚契丹之祖先也。而此烏桓旣已有莫賀咄之敬稱，則其族類之室韋必不借自突厥矣。Radtloff氏之說以爲突厥語之 batir，非自波斯語之 bahadur 或蒙古語之 bagatur 轉來，蓋七世紀之頃之突厥自蒙古借用此語到底不可能云云（*Die Al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p. 375）。然 Radtloff 氏不知突厥以前烏桓已有此敬稱也。想莫賀咄之敬稱亦如可汗之尊稱，乃自蒙古種之東胡民族傳於突厥者也。

北史（卷九十四）室韋傳云「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死則子弟代之，嗣後則擇賢豪而立之。」此餘莫弗瞞咄乃稱酋長之尊號甚明白也。又同書勿吉傳云「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新唐書（卷二一九）黑水靺鞨傳

云「其大會曰大莫弗瞞咄，世相承爲君。」此大莫弗瞞咄與室韋之餘莫弗瞞咄爲同語，而餘莫弗瞞咄之餘字乃大字之誤寫也。而大莫弗之莫弗與室韋語之敬稱，莫何弗爲同語，下文再說，而瞞咄一語之爲一種敬稱亦可見矣。瞞字康熙字典云「母官切，母版切」，是有 man，與 ban 二音矣。故瞞字若讀 ban 則瞞咄二字當音 ban-tut，與莫賀咄之聲音相類似矣。莫賀咄之原語 bagatur 之 ga 乃一甚輕微之喉音，音韻學者稱之爲長母音，故此 ga 音譯爲中國字之賀 (ga) 既過於強，譯爲中國字之阿又過於弱，故漢譯之時不得已或用賀字，或用阿字，元朝秘史譯蒙古語之 bagatur 爲巴阿秃兒，乃後者之一例，而室韋傳譯爲莫賀咄，則前者之一例也。而此長母音一轉而變爲純粹之母音，例如 Burjat 語 bagatur 變爲 batur，又土耳其語族中之突厥語 Kirgiz 語 Kazan 語則作 batur 或 bagatur 之類是也，如此考來，則視瞞咄之稱號爲 batur 之轉音 bagatur 之對音當無誤也。

莫賀弗

室韋與其隣民族之間於莫賀咄、瞞咄之外，亦有所謂莫弗或莫何弗之尊稱，其例已如前引隋書室韋條所謂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輔佐大會，乞引莫賀咄云云，又魏書（卷一百）烏洛侯國條云「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是此國亦有同樣之尊稱，又同書契丹傳云「顯祖時莫弗紇賀辰奉獻」，是契丹亦有此尊稱，又通典（卷一九七）突厥傳云「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爲英賀弗」，此英字乃莫字之誤，是突厥亦有此尊稱也。通典之

莫賀弗與魏書之莫何弗爲同語，若其解釋而正確，則亦勇健之義矣。又此莫何弗或莫賀弗與莫弗爲同語，亦猶莫賀咄之與瞞咄爲同語也。故莫賀弗莫何弗之原語爲 *bagaput*，賀與何乃表長母音 *ga* 者而莫弗一語則省略此 *ga* 音者也。莫賀弗之弗乃一種語尾，突厥語亦有之，例如吐屯亦曰吐屯發，設亦曰設發，俟利亦曰俟利發，之類是也。此發字變爲 *put* 音，突厥碑文中有與漢譯設發二字相當之官名 *Sadaput*，然則莫賀弗原爲突厥語而傳於其隣民族之間者邪！是又不然，何也，魏書烏洛侯傳載此國會長亦有莫弗之稱號，又同書契丹傳載魏世祖時有契丹莫弗紇賀辰入朝獻方物之事，是此稱號在突厥之前已行於東胡民族之間矣。然則莫何弗之敬稱亦猶可汗，莫賀咄等寧爲自東胡民族方面傳於突厥者也。此莫賀弗爲勇健之義，而莫賀咄則爲勇猛，是此二語原義殆無差異也。想莫賀弗，莫賀咄二語之首音 *bage* 爲語根，而弗 (*put*) 與咄 (*tur*) 爲語尾，*bage* 者強健勇猛之義也，今試考此語之系統，通古斯語族中之

Gold語

謂強，惡

曰 maga,

謂大，甚，強健

曰 manga,

Oika語

曰 maga,

女真語

謂難

曰莽哈 (manga) (*Grube: Goldisches Wörter.*,

p. 117),

滿洲語

謂硬，難，強，剛，拔羣者

曰 *manga* (清文彙書卷八)

又蒙古語族中之

Daxur 語

謂勇猛，勇士

曰 *manga* (Iwanowski: - p. 43),

蒙古文語

謂惡

曰 *magu*,

謂猛烈

曰 *mongla* (Kowalewski: - p. 2031),

此等語與莫賀咄莫賀弗之莫賀屬同語源也。Ural-Alai 語族中凡 *o* 與 *o* 二音往往相通，例如土耳其語族中之 *Kasgan* 語謂 *batır* 亦曰 *bastır* 之類是也。然則莫賀咄莫賀弗之莫賀亦得轉爲 *bagga* 矣。

羯胡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三篇第十號

1. 匈奴

1. 秀支

3. 替戾岡

4. 僕谷

5. 幼禰當

西晉政衰，對四裔警衛廢頽，戎狄侵入中國建設邦國者爲匈奴，羯胡，鮮卑，羌，之五種，卽史所稱五胡者是也。
然魏書（卷九五）羯胡石勒傳云：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匍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于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

此可見羯胡乃係羯室之匈奴之略稱，故羯胡可收之匈奴種，而非別爲一種也。

匍勒(君主)

石勒小字匈奴，見於魏書（卷九五）羯胡傳；此匈奴之名，恐非漢名而為胡語。案北史（卷九八）高車傳云：『大和十一年豆嵩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侯婁匈奴，猶魏言大天子也。』

此侯婁匈奴之匈奴，與石勒之小字匈奴，蓋為同語。高車為鐵勒之一稱，其為Türk種不待論；是則侯婁匈奴之稱號，以Türk語解釋之，最為適當矣。Türk語謂大曰 *bi*，曰 *biug*；侯婁二字，即此 *bi* 之對音也。

又突厥族之Tigür語 謂王侯

曰 *baj*, *beg*,

Kara-Kirgiz語 謂君長族長

曰 *big*, *bik*,

Osman語

曰 *bej*, *beg* (Várnberý: Etym. wört., p. 194),

Čagatai語 謂大人，命令者

曰 *bi* (Sejx Subjman, p. 25),

Kirgiz語 謂王，君主

曰 *bej* (Ostroumoff: Tatarsko-Russkij Slovar.,

p. 39),

Aderbairžan語

曰 *bej*,

Kazan語

曰 *bei*,

Altai語

曰 *bü* (Budogoff: -p. 263 b).

因案高車語之匍勒之匍，與烏孫語稱貴人之靡字，及點夏斯語稱貴人之輩字等，殆皆上述諸語 *beg, bej, baj, bi* 等之同語，即君長王者之義也。

又 Uigur 語 謂王者，及有王者之資格之人曰 *bejlik* (*Vambery: Etymo. Wört., p. 194*),

Osman 語 謂王者 曰 *bejlik*, 曰 *beglik*,

案高車語之匍勒，即上述 *bejlik* 或 *beglik* 之對音也。

若上之考察爲不誤，則高車語之侯婁匍勒，譯爲大天子之義，可謂爲正確也。

然石勒之小字匍勒，既與高車之匍勒爲同語，爲土耳其語 *beglik* 之音譯；或不免令人以爲羯胡屬土耳其種之感。然晉書（卷五九）佛圖澄傳載有羯胡數語，與通古斯語蒙古語相類似，乃推定羯胡種族之好資料也。茲述如下。

秀支（軍）

案晉書（卷五九）佛圖澄傳云：

「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耀胡位也。劬秃

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囉也。」

羯語謂軍曰秀支。支字今雖音 \check{O} 而古音 \check{X} ，已如匈奴語焉者條所述。

案通古斯之滿洲語 謂軍

曰 $\check{O}oha$,

女真語

曰 鈔哈，

Gold語

曰 $\check{O}okha$ (Grube:— p. 60),

Solon語

曰 $\check{O}oga$,

Dakhur語

曰 $\check{O}uga$ (Iwanowski:— p. 54);

想羯語之秀支，與此等語必有語緣也。更索此語之原義；

則通古斯語，謂爭鬪曰 $\check{O}ugi-m$ (Castrén:— p. 106),

蒙古語族之Nizneudinsk語 謂打

曰 $soke-nam$,

Khorinsk語

曰 $soke-nap$,

Seleginsk語

曰 $\check{O}okhe-nap$, $\check{O}okhé-nap$,

Tunkinsk語

曰 $högä-nap$,

Khorinsk語

曰 $koögö-nöp$ (Castrén:— p. 211)。

K Nizneudinsk

Balaganak

Tunkinsk

Khorinsk

Alarsk

Kapsalok

語調打

□ sokhi-kho,

Khalcha 語

Seleginsk 語

□ tsoki-khu (Podgorbunski:— p. 10);

羯語之秀支，想卽此等語之轉變，原爲打擊鬪爭之義，轉而爲軍卒兵旅之名者也。又土耳其語族中之

Digur 語

謂戰爭，鬪爭

□ sugyâ,

Kuznezka 語

□ šag,

突厥語

□ söngys (Klaproth: A. P. p. 32);

Osman 語

□ sugyâ,

Kirghiz 語

□ soguz (Klaproth: Memoires relatif à

l'Asie, I. III. p. 350);

又朝鮮語

謂爭

曰 ssa-ho-o,

謂爭鬪

曰 ssa-ho-m;

想羯語之秀支，與上述諸語必有語脈相通之故也。

替戾岡

羯語謂出兵之出字曰替戾岡。此三字今音 *ʃi-li-kang*，而古音 *tai-lei-kang*。余嘗以 *Qagatai* 語之 *to-lan-mak*; *tolgun-mak* 比定之，以為係迴轉之義所轉訛者，今始知其誤。當從 *Munkácsi* 氏之說，以蒙古語之 *daila-khu* 比擬之案。

蒙古語

謂出兵擊戰追敵戰勝

曰 *daila-khu* (*Kowalewaki*:— p. 1552),

滿洲語

謂征伐

曰 *daila-mbi*, *dailan* (清文彙書卷六十三頁)。

替戾岡之替戾，即上述 *daila* 之對音也。又替戾岡之岡，據 *Munkácsi* 氏之說，乃蒙古語 *Gerundium* 之語尾 (Ethnographie, 1902, Heft., p. 138)。

僕谷

羯語謂王位王者之義曰僕谷，案蒙古語謂王位曰 *grie*，滿洲語曰 *oron*，突厥語曰 *bod*；此諸語與僕谷二字聲音皆不相類。僕谷一語，疑非王者之稱，而爲對王者之敬稱。今通古斯語族之

Gold語

謂第一首長，華美，陛下，殿下等義曰 *bong-go*-(Grube:— p. 111, 112),

滿洲語

謂初

曰 *bonggo*;

羯語之僕谷，當卽 *bonggo* 之對音也。

劬秃當

羯胡語謂捉曰劬秃當。余嘗以此爲土耳其語中之二語合成，以爲劬者，突厥語 *ko-p* 之對音，全之義；而秃當者，突厥語 *puta* 之音譯，捉之義也。然匈奴及東胡民族之言語中，所含通古斯語及蒙古語之成分爲較多，故羯胡語之劬秃當，與其以土耳其語比之，毋寧以通古斯蒙古語比之較爲穩當也。案蒙古語謂捕捉曰 *pari*，與劬秃當不相似；然蒙古語謂追獲敵人曰 *Oldakdamoi*（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卷八，三十六頁）。按 *Ural-Altai* 語族中，凡以母音始者，最初多冠以 *ko* 或 *po* 音，故蒙古語之 *Oldakdamoi* 一語，其原形或爲 *khoi-*

dakdamoi 或 *holdakdamoi* 一類之形，與羯胡語之劬秃當頗相近似。若不然，則係中國人翻譯外國語句時，恐讀者不便，於各語之間添以句字，以明句讀，如「秀支(句)替戾岡(句)僕谷(句)力秃當」之形；後來傳寫之際，於僕谷與力秃當二語之間，誤將句字與力字合爲一劬字。若然，則力秃當一語，爲蒙古語 *Oldakdamoi* 之音譯，而略去其首音者也。

蠕蠕考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三編第十號

1. 居地及種類
2. 蠕蠕之名義
3. 丘豆伐
4. 彌苦蓋
5. 勅連
6. 處
7. 受羅部真
8. 伏古敦
9. 他汗
10. 伏圖

11. 豆羅伏跋豆代
12. 醜奴
13. 勅連頭兵豆伐
14. 阿那瓌
15. 可賀敦
16. 是豆渾
17. 於陟斤
18. 步鹿真

居地及種類

蠕蠕之根據地在 Orkhon 河及 Tula 河流域，已如前述，茲不贅及。

就此民族之種類言之，中國史籍之說頗不一致。魏書（卷百三）蠕蠕傳云：

「蠕蠕，東胡之苗裔也。」

宋書（卷九十五）索虜傳及梁書（卷五十四）芮芮國傳云：

「芮芮國，匈奴別種也。」

南齊書（卷五十九）芮芮虜傳云：

「芮芮虜，塞外雜胡也。」

蠕蠕之名義

蠕蠕之名爲胡語，故其譯名有異同。蠕蠕之名，始作柔然；魏書蠕蠕傳云：

「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而役屬於國（指元魏）。後，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

此可見柔然之名，乃車鹿會之所自命，其必取義嘉好，不待言也。魏世祖改書之爲蠕蠕，正如秦漢之際稱匈奴曰匈奴。中國人輕侮北狄之餘，譯其本名之時，特選此種不美之文字也。宋書南齊書皆作芮芮，隋書作茹茹，皆同名之異譯也。則其名既多異譯，果以何者爲近真耶？此殊難遽加判定者也。案

蠕蠕二字今音 *Zuan-Zuan*,

日本音 *Zen-Zen*,

安南音 *Nuan-Nuan*,

又音 Nhyên-Nhyên (類類)

柔然二字今音 Zou-Zen,

日本音 Zu-Zen,

又音 Niu-Nen,

安南音 Niu-Nyen;

芮芮二字今音 Zui-Zui,

日本音 Zei-Zei,

安南音 Nue-Nue;

茹茹二字今音 Zu-Zu,

日本音 Zo-Zo,

又音 Nyō-Nyo,

安南音 Nyi-Nyi.

蠕蠕之譯名，既有異音；欲知其中究以何種發音爲近真，決非容易之事。然宋書索虜傳末云：

「芮芮一號大檀，又號檀檀。」

是大檀，檀檀亦皆蠕蠕之異譯也。由此觀之，則當時蠕蠕之發音，當非 Nuan-Nuan 而爲 Zen-Zen，芮芮之發音非 Nue-Nue 而爲 Zei-Zei，柔然之發音，非 Niu-Niu 而爲 Zu-Zen，茹茹之發音，非 Nyo-Nyo 而爲 Zo-Zo。何則？

大檀二字，當音 ta-tan 或 dai-dan，而不能讀 na-nan，

檀檀二字，當音 tan-tan，或 dan-dan，而不能讀 nan-nan 也。

故知蠕蠕之原名，當讀 Zen-Zen, Zu-Zen, Zei-Zei, Zo-Zo 等一類之音，不可不察也。

案蒙古人名中之稱某 tsetsen, ssetsen 者甚多。今但舉蒙文蒙古源流一書所見者，示例如次：

Abdulla Ssetsen,

Bodor Ssetsen Soriktu,

Bujantu Ssetsen Soriktu,

Bumbari Ssetsen Baghatur,

Chubilai Ssetsen Chagan,

Chuktai Ssetsen Chungtaidsch,

Chungtaidsch Ssetsen Begi,

Mandughai Ssetsen,

Ssanang Ssetsen,

Ssetsen Daitschung,

Ssidatai Ssetsen Tsöregur,

Tumendari Ssetsen Choschighotschi,

Tutschi Ssetsen Künggur,

Uchagatu Ssetsen Chaghan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von Ssanan Ssetsen
Chungtaidschi)。

蒙古語

謂賢明聰明

☐ tsetsen, setsen,

又其複數

☐ tsetset, setset。

此語因方言而微異其音，例如：

Khorinsk 語

☐ sesen,

Tunkinsk 語

☐ sesen,

Balagansk 語

☐ säsän (Podgorbunski:— p. 159)。

又 Khalikha 語

對其會長之尊稱，即用此語

☐ tsetseten, setseten (Kowalewski:— p. 2120)。

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禪傳云：

「特薛禪，姓李思忽兒，弘吉刺氏，本名特，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兼稱特薛禪云。薛禪者，華言大賢也，曰聰明之稱。」

此文中之薛禪二字，明爲 *tseser*, *Sseser* 之對音也。因思柔然或蠕蠕之名，卽此 *tseser*, *Sseser* 之音譯，原爲車鹿食個人自稱之尊號，後遂移爲國號者也。又柔然第三代君主名大檀者，亦與蠕蠕柔然等同爲 *tseser* 一語之轉訛也。

丘豆伐可汗

蠕蠕之始祖社崙之尊稱曰丘豆伐可汗。其名義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云：

「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

可汗之稱，已如鮮卑章所述，今從略；茲就丘豆伐之名解釋之。

蒙古語

謂管理，處置，指揮

曰 *Kitelo*,

謂疆繩，制馭

曰 *Kitelo-bori* (Schmidt:— p. 187);

丘豆伐之丘豆，蓋上述 *Kitelo* 之略譯也。又

滿洲語 謂管理

曰 Kadala,

女真語 謂領

曰 該該兒 (Grube:-p. 94),

通古斯語 謂纏繩

曰 Kadamar (Castrén:- p. 115),

Dakhur語 謂手綱

曰 khadála,

Oročen-Solon語 謂手綱

曰 Khadála,

Butkha-Solon語

曰 gadala,

Manegir-Solon語

曰 Kadála (Iwanowski:- p.72) ;

案此等諸語，與蒙古語之 Kutale 皆同語也。又

蒙古語 謂廣大，開張

曰 badara,

滿洲語 謂張大

曰 bada,

謂張大，開張

曰 badarambi。

想丘豆伐之伐，即 badā 之對音也。又北史蠕蠕傳丘豆伐可汗，亦作豆伐可汗，蓋傳寫之誤也。

藹苦蓋可汗

社崙之弟斛律卽位，號藹苦蓋可汗。藹苦蓋，猶言資質美好也。

蒙古語

謂風習，性質，資質

曰 djang (Kowalewski:— p. 2239),

Burjat語

謂性質

曰 djan (Podgorbunski:— p. 321),

今蒙古語之 *dj* 音，古語讀 *ɣ* 音者頗不少。例如今蒙語謂勅令曰 *djarik* 而古語曰 *yarlik*；又如因食物缺乏而致家畜死亡者，今日曰 *djut*，而古語曰 *yut* (Schmidt: Grammatik der Mongolischen Sprache, p. 11) 之類是也。果然，則今蒙古語謂性質，資質曰 *djang*，其古語亦可作 *yang* 矣。蠕蠕語之藹苦，殆卽 *yang* 之古音 *Yag*, *Yak* 之對音也。

又 Burjat 語系之 Tunkinsk 語，Balagansk 語，謂性質曰 *djan*，則又 *djang* 之轉訛者也 (Podgorbunski:— p. 321)。

又蒙古語

謂美好

曰 gowa,

Tunkinsk 語

謂美好

曰 göje,

Aralsk 語

謂美好

曰 goji。

蠕蠕語藹苦蓋之蓋字，卽 *gowa* 之對音也。如若不然，則

Nizneudinsk 語

謂美好

曰 gaikan,

Khalkha

saixan

Khorinsk

Aralsk

Tunkinsk

Balagansk

gaixan (Podgorbunski:- p.134)?

Khalkha

Seleginsk

謂美好

sajn,

Nizneudinsk

Tunkinsk

Balagansk

Aralsk

Khorinsk

謂美好

gain;

Oastrén-Nizneudinsk 謂美好

haing,

Tunkinsk 語
Khorinsk 語

Et heing, hain (Castrén:— p. 196)。

又契丹語謂美好曰奢或捨。此蓋蒙古 *saia* 之省去尾口音後 *sa*, *sai* 之對音也。而此 *sa*, *sai*, 亦可轉為 *hai*, *hai*, 觀上例可知。故 *Buriat* 語族謂美好曰 *gaihan*, *gaihan*, 其 *han*, *kan* 為語尾。而 *hai*, *hai* 則語根也。契丹之奢或捨，既為 *sa*, *sai* 之轉，則 *gaihan* 之蓋，乃 *saia* 之變音 *gai* 之轉訛，可以推測也。

勅連可汗

蠕蠕第四代君主吳提號勅達可汗。據魏書，勅連猶言神聖也。

蒙古語

謂天神

曰 *tegr*, *tengri*, *tenggheri* (Kowalewski:—p. 1763),

土耳其語

謂天神

曰 *tängri*,

蠕蠕語之勅連，即 *tegr* 之對音也。勅連之勅字，南北朝時代讀如 *tek*, *tik* 一類之音。觀宋雲行紀譯土耳其語之 *tegin*, *bigin* 曰勅勤之例而可知矣。

處可汗

蠕蠕第五代君主吐賀真號處可汗。據魏書猶言唯也。

案此唯字，乃然諾之義；與鮮卑語處可寒之處字同義，皆今蒙古語表然諾之辭曰^ᠦ。之對音也。作處羅可汗者，誤也。突厥別有稱處羅可汗者，疑通鑑撰人混而同之。

受羅部真可汗

第六代君主予成即位，號受羅部真可汗。據魏書則受羅部真猶言惠也。

今滿洲語

謂可憐

曰 *djilakan, djilun, dsilatnuka,*

謂慈

曰 *dsila* (清文彙書卷三十九十七頁)

女真語

謂憐憫

曰 只刺興

憐

曰 只刺埋 (Grube: p. 90)。

蠕蠕語受羅部真之受羅，當與上述諸語為同語。

又蒙古語系之

Balaganak 語

謂愛憐

曰 *durun,*

Tunkinsk 語

謂愛

曰 *dural-xa* (Podgorbunski: p. 149),

Balaganak 語

朝鮮語

謂愛

日 Sarang 日 Saranghã-o,

Ostyak-Samoyed語

謂愛

日 sôram, suoram,

Jurak-Samoyed語

謂愛

日 harãbtãn (h=s) (Castrén:- p. 248),

Magyar語

謂愛

日 szerelem;

上述諸語，皆同語也。

伏古敦可汗

蠕蠕第七代君主豆倫卽位，號伏古敦可汗。據魏書伏古敦言恆也。

考突厥語

謂長生，永久

日 bãngü,

Uigur語

日 Mãngü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

schriften der Mongolei, p.138),

Altai語

日 mönkü (Budagoff:- p. 259);

又蒙古語系中之

東蒙古語

謂長生

日 munke (Kowalewski:- p. 2053),

Balgansk 語

曰 mōnkhō,

Tunkinsk 語

曰 mūnkhū, mūnkü,

Aralsk 語

曰 mūnkhū,

Khörinsk 語

曰 mūnkhe (Podgorbunski:— p. 58),

案 Ural-Altai 語系之蒙古土耳其等語，凡 *m, b* 二音可以通用，其例不少。如突厥語謂長生曰 *bängü*，而其土耳其方言曰 *mängü*，即其最適切之一例也。果然，則蒙古語謂長生曰 *mōnkhō*，*mūngghū*，而古語可作 *bōnkhō*，*būngghū*，亦不難推測而知也。因案蠕蠕語伏古敦之伏古，即上述 *bōnkhō*，*būngghū* 等語之轉訛者也。又元代蒙古人採用 *Monke* 之名者亦不少。如

金鞏國王名

曰 Monké-Témur,

旭列兀之王子名亦

曰 Monké-Témur,

察合台汗 (Čagatai Khan) 之王子名

曰 Yisu-Monke,

Karačar

之王子名

曰 Yisutu-Monkhe.

而其中最有名者，即元憲宗諱蒙哥 (Monké) 是也。

據元史憲宗紀，載此名之由來云：

「憲宗，睿宗拖雷之長子。母莊獻太后，怯列氏。生憲宗時，有黃忽答部知天象者言，帝後必大貴，故以蒙哥爲名；蒙哥者，華言長生也。」

此蒙哥卽蒙古語 *Monke* 之對音也。元史語解（卷一）亦作「經常」之義者是也。

由魏書所述蠕蠕語之範圍攷之，後世蒙古語之鼻音 *᠋ᠨ* 者，蠕蠕語中有默不讀音之形迹。例如蒙古語之 *yang* (*djang*)，蠕蠕當作 *yag*，故漢譯藹苦；蒙古語之 *tengri*，蠕蠕語當作 *tegrī*，故漢譯勅連，之類是也。以此例推之，今蒙古語之 *monke*, *mönkkö* (*bönkkö*)，在古蠕蠕語當讀 *böke*, *bökkö* (*mökke*, *mökkö*)；故魏代中國人以伏古二字譯之也。

又伏古敦之敦，乃蒙古語 *tu*, *du* 之對譯，卽漢語「的，有」之義之語尾也。故伏古敦者，卽長生的，有長生之義也。徵之元史，如元之叛臣有蒙哥都，*Ogodei* 汗之苗裔，有 *Mongédu*，蒙古之酋長有 *Mongédu Kiyar*，此皆蒙古語 *monke-tu* 之訛；蠕蠕語之伏古敦 (*bökhö-tu*) 卽其同語也。

他汗可汗

第九代君主伏圖卽位，號他汗可汗。據魏書猶言緒也。案今蒙古語系之

東蒙古語

謂絲紐

曰 *utasun*, *utosu* (*Kowalewski*:— p. 104),

Nizneudinsk 語 謂絲紐 日 utuhung, utohon,

Tunkinsk 語 謂絲紐 日 utahang,

Khorinsk 語 日 utahan,

Seleginsk 語 日 utaso (Castrén:— p. 212; Podgorbunski:— p. 333);

又 Tunguse 語 謂絲紐 日 utahan (Castrén:— p. 111)。

想蠕蠕語之他汗，卽上述 *utahan* 之對音也。中國譯法，於外國語之以母音始者往往省略之，是他汗者殆 *utahan* 之音去首音 *u* 者也。若不然，則

蒙古語 謂細的繩紐 日 degesün (Schmidt:— p. 275),

Burjat 語 謂馬韁(口繩) 日 déhang, déhän, dehen, dehang (Castrén:— p. 207),

滿洲語 謂線 日 tonggo,

女真語 謂線 日 股戈 (Grube:— p. 101);

則蠕蠕語之他汗，殆卽 *dehan*, *dehang* 之對音，亦未可知也。

伏圖

他汗可汗之諱伏圖，其爲何義，魏書雖無明文，無由知之。然假定伏圖二字，果爲原名之正確翻譯，則可以蒙古語之 bogdo 比之。

蒙古語之 Khalkha 語，Khoringk 語謂聖曰 bogdo (Podgorbunsk: p. 274),

想他汗可汗之名伏圖卽 bogdo 之對音也。

豆羅伏跋豆代可汗

第十代君主醜奴卽位，號曰豆羅伏跋豆代可汗。據魏書猶言彰制也。今

蒙古語謂法制，制度曰 tiri, 豆羅伏跋豆代之豆羅，及托跋語之豆盧，蓋皆此 tiri 之音譯也。

醜奴

又此可汗之實名醜奴，其意義如何，固不明。若此醜奴之翻譯爲正確，則今蒙古語謂狼曰 Qino, Qono, 卽其對音也。古代北方民族如突厥，蒙古等，皆有崇拜狼之習慣；此可據突厥，高車，烏孫，蒙古之傳說推知之。又拓跋魏之時，有叱奴氏，乃狼氏之義，既如拓拔考所述；則此醜奴，蓋亦與叱奴同，爲狼之義也。

勅連頭兵豆伐可汗

第十代君主阿那瓌卽位，號勅連頭兵豆伐可汗。據魏書猶言把攬也。此長名中之勅連二字，乃蒙古語 *tegrī* 之對譯，已如上述，乃天或神之義。而魏書譯此，名之全部爲把攬之義，不可謂非疏略之解釋也。

阿那瓌

又此可汗之諱阿那瓌 (*Anaghai, Anahoei*) 其義雖屬不明，然今蒙古語謂治療疾病，瘡傷之義曰 *anagha* (*Kowalewski: p. 10*)。想阿那瓌，殆卽 *anagha-i* 之對音，治療者之義也。

可賀敦

蠕蠕語謂皇帝曰可汗，謂皇后曰可賀敦。魏書蠕蠕傳云：

「初，豆崙之死也，那瓌爲主，伏圖納豆崙之妻侯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尼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年二十許，爲巫醫，假託神鬼先帝，先常爲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

中，自云恆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爲聖女，納可賀敦，授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

醜奴納地萬爲可賀敦，知可賀敦卽皇后之稱也。可賀敦，已如上述，茲從略。

是豆渾

蒙古語

謂神靈，神牌，神像，神位

曰 *bitughen* (Kowalewski:— p. 1487)，

Khalkha 語

曰 *bitên* (Podgorbunski:— p. 294)。

案是豆渾地萬之是豆渾，卽 *bitughen* 之對譯也。*Saman* 卽巫，地萬卽因此得名也。

於陟斤

蠕蠕第三君主大檀之弟，大那之子曰於陟斤。案匈奴有於除建單于，又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該之子曰 *Ütsü-ken* (Schmidt: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p. 63, 81, 105)，與此於陟斤爲同語也。今

東蒙古語

謂少，小

曰 *ütsüken* (Kowalewski:— p. 541)，

Tunkinsk 語

曰 *üsökhén* (Podgorbunski:— p. 174)，

Dakhur 語

曰 *učihen, uskhein, isiken, itsiken* (Iwanows-

Ki:— p. 65)。

蠕蠕語之於陟斤，卽此 usuken 之對音，小之義也。

又黑龍江畔之通古斯語謂僅少

曰 szukan (Castrén:— p. 134),

滿洲語

謂小

曰 adjige,

女真語

謂小

曰 幹速灣,

朝鮮語

謂小

曰 Čok,

日本語

謂小

曰 suku;

此皆有語脈相同之緣也。

步鹿真

蠕蠕第二代君主藹苦蓋可汗之長兄之子曰步鹿真。

蒙古語

謂灰色

曰 bore,

謂微弱的灰色

曰 borokč'in,

此步鹿真殆卽 borokč'in 之對音也。

庫莫奚

原文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三篇第十一號

1. 種類及居地

2. 庫莫奚之名義

3. 大洛泊

4. 薩葛

種類及居地

庫莫奚之名，始見於後魏。就其種類而言，則魏書（卷一〇〇）云：

「東部宇文之別種也。」

隋書（卷八四）云：

「東部胡之種也。」

庫 莫 奚

通典（卷二〇〇）云：

「東部鮮卑之別種也。」

唐書（卷二一九）云：

「東胡種。」

由上所記可知庫莫奚爲東胡之苗裔，鮮卑之一種，殆不容疑也。

就庫莫奚之住地言之，則魏書（卷一〇〇）云：

「登國三年，太祖親出討，至弱落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

此弱落水爲今西喇木倫之古稱，已如上文所考證；是可知魏時庫莫奚之四部之居地，當在此弱落水之南矣。關於此民族之居地之詳明記載，如唐書（卷二一九）云：

「元魏時自號庫莫奚，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靺……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鶻牙三千里，多依吐護真水……盛夏必徙冷陁山，山直媯州西北。至隨始去庫莫，但曰奚。」

上文所見之白狼河卽今大凌河，大洛泊卽今 Taal Nor，固不待言；而靺國之居地爲今之巴林部境，吐護真水卽今老哈河，冷陁山卽今連互於老哈河東之山脈，已如前述。是則庫莫奚之居地，大體在今西喇木倫河以南之老哈

河流域，固不難知也。然有一問題，即通典（卷二〇〇）庫莫奚傳云：

「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自注云：「一名如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

案上文所記之饒樂水，如洛環水，與魏書之弱洛水，皆西喇木倫之異譯；若通典所記爲不誤，則庫莫奚之居地不在西喇木倫之南而在其北矣。如吾人上所推定爲不合，則唐代據西喇木倫流域之民族爲霫國而非奚國，已如前述；故通典所謂奚理饒樂水北之言，蓋霫國之誤也。熱河通志（卷五九）建置沿革條考定奚之方位頗得余意，因轉錄其文如次：

案奚四境所至新舊唐書所載俱同，其西至突厥，北至霫，皆不在今境內。

其東北接契丹之界，考新唐書地理志曰：「營州西北百里曰松陁嶺，其西奚，其東契丹。」知奚之東界距營州（州治在今朝陽縣南座塔地）百里，當在今建昌縣境也。富弼行程錄曰：「中京正北二百六十里崇信館，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其南皆奚地。」知奚之北界在中京（今平泉州大寧故城）北二百六十里，當在今赤峯縣南境也。又契丹國志曰：「由古北口至中京，皆奚境。」王曾行程錄曰：「古北口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知今古北口外若承德府本境，灤平縣，豐寧縣，赤峯縣，平泉州右境，在唐時檀薊平三州長城以外者，其地盡入於奚也。

其南距白狼河，知今朝陽縣西南境自大凌河（即白狼河）發源處之北，亦奚地也。

又新唐書地理志曰「檀州密雲郡東北八百十五里有北口守捉，長城口也，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真河，奚王衙帳也。」吐護真河即今土河，是唐時奚王衙帳在古北口東北八百里土河之旁，爲今平泉州北境之喀喇沁地，與遼史「中京大定府爲故奚王帳地」之文，方位相合。

庫莫奚之名義

庫莫奚三字，乃此民族元來之稱呼；而單稱奚，則隋時所行之略稱也。欲求此名稱之意義，則不可不就庫莫奚之全稱考察之。案

蒙古語

謂細沙，沙粒，水中塵土

曰 Komak, Komaghi (Kowalewski: p. 932-33),

索倫語

謂沙土

曰 Sar-Khomuge (Iwanowski: p. 68)。

想庫莫奚三字，乃蒙古語 Komaghi 或索倫語 Khomuge 之對音，大抵此民族之住地多沙漠，因而得名也。

案庫莫奚境內之多沙漠，據魏書（卷一〇〇）隋書（卷八〇）通典（卷二〇〇）諸書所記此民族爲慕容氏所破，竄匿於松漠之間之文，可以知之。所謂松漠者，蓋指平地松林及沙漠言也。其他因居地多沙漠而得國號者，如西域古國中之姑墨，乃土耳其語 Kum 或 Komak 之對音，即沙漠之義，西人已說之矣（F. Waters, On Yuan Chwang, vol. I. p. 64-65）。又沙陀突厥之名，亦因居近沙磧而得名者，由唐書（卷一二八）沙

陀傳「處月居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爲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之文，而可知之。又回鶻種之拔野古(Bajirku)住 Tal 海之南方，據 Qai, Volga 河之下流域之 Kipçak 等，亦皆土耳其語曠野沙漠之義也。果然，則庫莫奚之名，亦沙漠之義矣。

但茲所需考者即土耳其語謂沙土曰 Kuum, Kumak, Kumah, Kumakh (Klaproth: A. P. p. 35; Böth. p. 70)：是則庫莫奚之名，不免有被人認爲土耳其語之對譯者。然余謂庫莫奚三字之古音爲 Kumak Kei；若此譯名之原語爲土耳其語之 Kumak，則譯爲庫莫二字爲已足，不必更附以奚 (Kei) 字於語末。今此譯名既附奚 (Kei) 之語尾，豈不適足證明其爲蒙古語 Kumaghi 或索倫語 Kumuge 之音譯耶？

大洛泊

唐書(卷二一九)奚傳云：「其國西抵大洛泊。」此湖水蓋明指今之 Tal Nor 而言；大洛即 Tal 之音譯也。此湖水據大清一統志所記，爲達里泊，元史作答兒腦兒，或答兒海子。歐人首先發見此湖者，爲 Gerdillon 氏，即呼之曰 Tal Nor，而 Przewalski 氏則作 Dalai Nor。然湖水之實稱，乃 Tal 而非 Dalai，此 Breitschneider 氏親聞之來從彼地之蒙古人者也。據氏之說，Tal 乃蒙古語原野之義，Nor，則湖水之義也。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I. p. 49. Notes 114) 今蒙古語土耳其語滿洲語謂原野曠野之義曰 Tala。

因思唐之大洛 (Tala), 卽此 Tala 之對音, 而今作 Tsal 者, 則其轉訛也。又朝鮮語謂原野曰 Teul, 亦與 Tala 同語源。

薩葛

唐書 (卷二一九) 奚傳云: 『咸通九年, 其王突董蘇使其大都督薩葛入朝。』是薩葛乃奚人名也。關於此人名之意義, 雖原書未會明記; 然此名與突厥之官名『索葛』語形極爲相似。若爲同名, 則其意義亦可推測。通典 (卷一九〇) 突厥傳云: 『初, 國貴賤官有十等, 或以形體, 或以老少, 或以顏色鬚髮, 或以酒肉, 或以獸名……謂髮爲索葛, 故有索葛吐屯。』案此索葛一語, 不但有髮之義, 而且兼有鬚與髮之義者也。今土耳其語族中之

Uigur 語 謂鬚髮 曰 saxal,

Kazah 等方言 曰 sakal,

Telent 等方言 曰 sagal,

Jenisei 語 曰 zagal,

Kangaz 語 曰 tsagal,

Qaraçai 語 曰 tsakal,

Qazach 語

曰 sakkal,

Osman 語

曰 saqal,

Čuvasš 語

曰 zogál, suxal (Klaproth: A. P. p. 27),

Sojot 等語

曰 sagal,

Karagas 語

曰 sahal (Castrén:— p. 135)。

是突厥語之索葛，明爲上述 sagal, sakkal 等語之音譯也。又 Klaproth 氏依此索葛二字今音 Sogo 或 Solko 而考定爲土耳其語謂頭髮之義 Sag 或 Saç (Mémoires Relatif a l'Asie, T. 2. p. 385) 此乃拘於通典謂『髮爲索葛』之文而解釋之者，不悟其所謂髮實兼指鬚髮言之也。突厥之索葛，乃上述土耳其 Sagal, Sakkal 等之音譯，既如前述，而奚語之薩葛與索葛在聲音上爲酷似，因想奚之薩葛亦 sagal, sakkal 等之對音，亦鬚髮之義也。然謂鬚髮曰 sakkal, sagal 云云，固不僅土耳其語族爲然，今通古斯語族之

Oročen-Solon 語 謂鬚髮亦

曰 sakkala,

Butxa-Solon 語

曰 sagala,

滿洲語

曰 sakkār (Iwanow., p. 59),

曰 Sala,

又蒙古語族中之

Dakhur 語

謂髮

□ saxala (Iwanow, p. 59),

Seleginsk 語

□ saxal,

Khalkha 語

□ saxal,

Balegansk 語

□ gtaxal, gtaxul,

Tunkinsk 語

□ gtaxal, gtaxul (Podgorbunski:-- p. 16),

Nizneudinsk 語

□ haxal

Tunkinsk 語

□ haxul,

Khorinsk 語

□ haxul,

Seleginsk 語

□ saxal (Castén:-- p. 185)。

然則奚語之薩葛，非土耳其語之 *sagal*，而係蒙古語通古斯語之 *saxal*, *sagala* 等之聲音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東胡民族考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白鳥庫吉

譯述者 方壯猷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朱公垂)

*B四三四六

